

# 偽幣機關

福爾摩斯最新探案



影泉

偽幣機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7198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殺人者誰？

在星期四的那天，福爾摩斯忽然對我說道：華生，我此刻要往特脫一行。我道：你去幹什麼事呢？福爾摩斯注視了我一會兒道：羅斯大佐失馬事，你怎麼還沒有曉得？原來這事，已轟動了整個的社會。我因道：知道。我跟你去，不妨嗎？福爾摩斯道：你願意一同去，那是最好。

一小時以後，我與福爾摩斯坐在火車中，一路的和風拂面，精神頓為大爽。福爾摩斯告訴我關於這案子的始末道：羅斯大佐有一匹銀色的馬，愛蘇洛年種，在競賽場中非常有名，羅斯大佐很寶貴這馬的馬廐，在肯司泊倫特。訓馬人約翰斯屈句，平日也還勤慎。受約翰斯屈句指揮的，有三個馬卒。那馬廐很小，只能容納四匹馬。每夜以一人看守，其餘二人則睡在馬廐旁的一小間小樓之中。這些馬卒，多很誠懇。約翰斯屈句已經娶了妻，他住的地方，距離馬



廐約二百碼。沒有生什麼孩子，而祇用一個女傭人。他家西去二里，又有開泊來馬廐，比羅斯大佐的大了些。那主人是勃格表脫勳爵，經理其事的名賽勃白郎呢。在星期一晚，廐門已關了。馬卒叫納德亨脫，獨個子留守着。其餘二人，都往約翰斯屈回家就餐去了。數分鐘後，約翰的女傭人愛笛斯送餐往馬廐，給納德亨脫進用。其時愛笛斯攜有燈火一盞，獨行於曠野中。至離馬廐約三十碼的地方，忽遇一人，穿灰黑衣服，攜一杖，形狀好像很匆促。忽問道：我未見你燈光時，幾呼無路可走了。這裏究竟在何處？你能夠誠實告訴我嗎？愛笛斯道：已近肯司泊倫特的馬廐。那人聽了，就呼道：你的話可以相信嗎？真幸了！我竟到這裏。愛笛斯不和他多言，便一直至馬廐前，自窗中送餐進去，如往日一般。而那人也就跟來，隔窗與納德亨脫點首。且道：你廐中不聽說有一匹銀色馬和一匹赤色的馬，將要參加韋奢克司的競賽嗎？這二馬的優劣怎樣呢？請你告我，當不使你失望的。納德亨脫便喝道：你來這裏幹什麼？不是想誘我嗎？我當使你知道我們只能盡其職。於是便起立，解犬繩。這時，愛笛斯已驚走。且行且迴顧，却見那人正倚在窗前，還未曾跑去呢。剎那間納德

亨脫已帶犬而出，可是那人忽爾不見了。

福爾摩斯繼續又道：納德亨脫既見那人已逃去，就歸廐。這事旋即爲約翰斯屈所知道，很覺不妥，恐怕有什麼意外發生，那夜一點鐘，其妻忽見他披了衣服起身。問其故，說懷念廐中的馬，所以不能寐，故要去看一看。其時雨點很大，滴滴作響。其妻苦勸不從，竟帶了雨具而去。次日七點鐘，其妻不見約翰斯屈回來，因此大疑，就帶了女傭人逕至馬廐。却見廐門閉着，而納德亨脫倒在椅中，已失去了知覺。銀色馬及約翰斯屈，都不見。便喚醒了那樓上的二個馬卒起來，一同至曠野間尋索。起初以爲約翰斯屈或在練馬呢。旋見金雀花叢中，招展着約翰斯屈的大衣。於是四人連忙都趕去，不料大吃一驚。原來那裏有一個很深的陷阱，約翰斯屈已被埋在其中了。腦袋碎裂，身上也有傷痕。手裏還拿着一把小刀，血跡淋漓。又有一條絲帶，紅黑色相間。經女傭人愛笛斯的指證，爲昨夜窺馬的那人所有的。觀察其形狀，臨危時也許曾與人相鬥似的。其後納德亨脫既醒來，便以爲昨夜那人必暗中放藥在那飯裏，故使他吃了竟會昏去，而那人便成功了盜馬的計劃。旋化驗所剩的食

物，乃是含有鴉片的粉呢。

福爾摩斯又對了我道：你聽了我的話，當能知道其大略。現在警署中把這件事怎樣措置，一定也爲你所要知道的吧。偵緝長郭利酷來，也是一個多才的人。自奉令辦這案子以後，已捕得一人。這人很有聲望，也出自世家，名叫非詞魯歌泊遜，似乎也並不是作惡者。這人因爲賽馬而喪失其產業，近住在倫敦運動會中，從事著作。這案件既發生，警署中就去檢閱下星期的賽馬冊，知道非詞魯歌泊遜以五千鎊將與銀色馬一博。非詞魯歌泊遜被捕後，承認那夜至特離刺探肯司泊倫特的銀色馬，以及開泊來的澹史鮑魯馬底近狀。此行雖然有些詭異，也不過要探得其實而已。盜馬殺人，怎樣能夠相誣，檢察官以絲帶相示，且問他怎麼會竟落在死者手中的呢？非詞魯歌泊遜大驚，一句話也說不出。再察其身，衣履都很潮濕，便知道他昨夜必冒雨遠出。所拿的一根杖，包着鉛，的確可以傷人。因爲這數端，非詞魯歌泊遜其人，於是有着很重大的殺人嫌疑了。但是那死者手裏的刀，血跡淋漓。推度其狀，殺人的當也有幾處傷痕。可是非詞魯歌泊遜，却一些也沒有。華生，你以爲怎樣？我道：那刀上血

跡，也許相門時偶爾不慎自染的。福爾摩斯點點頭，於是沒話。

火車至特泰凡斯托恰鎮，將近傍晚了。我們下車後，就有二個人前來迎接。一個軀幹壯健，目炯炯作碧色，就是英國頂著名的偵探家郭利酷來。一個形容整潔。却架着眼鏡，乃是運動家羅斯大佐。既見了我們，非常客氣的。就同乘馬車而行。數分鐘後，便停在一座小屋面前。那屋佈置很精潔，牆磚是紅色，就是訓馬人約翰斯屈的家。郭利酷來對福爾摩斯道：你情願到約翰死的地方去看一看嗎？福爾摩斯道：不！我想還是在這裏好，稍為休息，便討論着幾個疑點。那尸首已抬了回來嗎？郭利酷來道：現今還在那樓上，因為明天法院中將遣人來檢驗呢。福爾摩斯便對了羅斯大佐道：約翰斯屈担任你家馴馬人，已有多年了嗎？羅斯大佐道：對的，這人很忠實於我呢。福爾摩斯又迴顧郭利酷來道：那死者囊中之物，你曾經一一檢視過沒有？郭利酷來道：我把那東西一一放在起居底室中。你倘是須要偵察這些：可去一看。福爾摩斯道：那末很好！於是我們就同至那室中，環桌而坐。那桌上放着一隻矩形的錫箱，郭利酷來。把牠就開開了，叫我們走去觀看。只見其中有火柴一盒。蠟燭一枝，

燃刺了二寸許。棘根烟斗及海豹皮烟袋各一件，那袋中還有借溫特與烟葉半盞。及銀表一隻，綴着有金鍊。金幣五枚，鋁質的鉛筆套一個。和幾張信紙。此外，就是一把小刀，象牙柄，看去很銳利。其上有字：「倫敦惠斯行製。」

福爾摩斯特注意這把刀，細察一過，就道：「華生，這好像是醫家所用的對嗎？」我應道：是，這刀實在是用來抉眼中醫的。福爾摩斯道：那死者深夜外出，匆促中乃帶着這東西，這件事不覺很可異嗎？郭利酷來道：約翰斯屈句要告訴我，說這刀放在梳粧臺上，已有多天了。約翰臨行，就把他帶走。推度其意，或以爲偶值危難，也聊爲抵敵的因果。福爾摩斯道：你話很是。但此中信紙，你看過沒有？郭利酷來道：都看過的了，一共有五紙。三張是出賣草料者所寫的收據。一張是羅斯大佐底親筆信。還有一張却是防特街衣店的賬單。這賬單是預備要寄給維廉特白興亞的，爲的是去催索三十七鎊十二先令。特白興亞是約翰斯屈句的知友，他人寄信給特白興亞，大多數全由約翰斯屈句轉致，也成了慣例。福爾摩斯聽了，注視賬單道：特白興亞夫人，那未免太覺豪侈了！怎麼竟以十二鎊尼，而購得一件衣服？現在我們對於死者遺物，已經詳爲檢視過



了，不須再加研索。可往被害處，一察其他形狀。這時，忽有一個面容很憔悴的婦人走來，與郭利酷來交談數語。福爾摩斯忽對他問道：斯屈甸夫人，你記得我們曾在泊來茂斯園遊會中相見過的嗎？婦人訝道：呀！也許你誤了！我實在不認得先生。福爾摩斯道：不誤的。那穿華美的衣服，其色好如孔雀，頭戴花冠，往來於會場之中的，不是夫人嗎？婦人道：先生大誤了！我家素來寒微，一切都 very 克苦，那有這種豔服啊？福爾摩斯便道：那麼真誤了。於是就別了婦人，而與我們至訓馬人被害處。福爾摩斯注視那坑邊的金雀花叢告訴我們道：我意那夜必無風，故大衣沒有吹下來。你們試看這坑邊，足跡雜沓，可見這案子發生以後，一定有不少人往來。郭利酷來道：因為這故，我們特鋪了一席，檢驗時，大家都走在那席上，不使足印混淆。福爾摩斯道：你措置可謂周密極了。郭利酷來把所提的革囊給福爾摩斯道：此中有約翰斯屈甸與非詞魯歇泊遜的革靴，以及銀色馬的舊蹄鐵各一件，請您拿了！以備偵索。福爾摩斯道：你辦事精密，使人非常敬佩。於是，就帶了革囊，下陷坑，踏在那席上，環顧一過，忽大呼道：這是何物？不就是獵燭嗎？已經燒去了一半，滿染着泥

污，驟看去，無異木片。旋一躍而出，又蛇行進花叢中。郭利酷來就道：環這裏一百碼以內，我遍察過了，沒有所見。福爾摩斯使出道：那麼我就不必去自苦了。但是，這個銀色馬的蹄鐵，當放在衣囊中，以便隨時可以考驗。羅斯大佐見福爾摩斯所為，很覺厭煩，便別了我們，而與郭利酷來先回去。

這時，斜日已經西沉，映着了野草變成金的顏色。福爾摩斯與我徐步曠野間，偵視一切。正在這時。福爾摩斯忽道：殺約翰斯屈句究何人？我們姑且勿論。只要失馬一得，這案子就可以完全破了。我道：那麼銀色馬究在何處呢？福爾摩斯道：我們假定這馬於約翰被害時或事後逃去，那麼逃往何處，就大堪研索了。馬最喜歡結羣，倘獨行，必回去求同伴或投入他羣。那麼銀色馬苟任意所至，不是回到背司泊倫特去，就是往開泊而來。這論雖不能十二分確定牠，然不妨進而偵索。郭利酷來告訴我們，說這裏土質堅燥，必沒有什麼形跡可尋。不過自這裏往開泊來馬廐，其中橫亘着一條泥窪，想來你當已望見？假使銀色馬如我話，而往開泊來馬廐，必經過這窪。那夜大雨，積了許多水，泥鬆軟。試往搜窪中，當有蹄痕可尋。這時，我跟在福爾摩斯的後面，且語且

行，不多時，已到了那窪邊，我們分左右，大家沿窪行。福爾摩斯忙呼道：「華生，快來看！我聽了，立即上前，却見福爾摩斯所立處，馬跡很顯明。以蹄鐵印證，果然相合。福爾摩斯很得意，對我道：這就足見理想的價值了。郭利酷來因少了理想，故不免要失着。於是我們再行淺草中，其地很燥，沒有所見。約行數十步，泥又鬆軟起來，馬跡也發現了。再往前行，又是模糊不見。經過這裏大約有半里許。已近開泊來底馬廐，泥中蹄痕又可非常清楚可辨，且有人跡。我道：馬獨行至這裏，方才遇人。對嗎？福爾摩斯點首。旋驚道：呀！人馬跡乃折回來了！細看了，却印在他處，但仍往開泊來馬廐。於是我們又循着印跡進行，一直至馬廐前。正要進去，一個童子出來，喝道：你們竟到了這裏來！福爾摩斯伸手至衣袋中，溫和他對他說道：我來因要想問句話。明天上午五點鐘，我來訪你們主人賽勒白郎，太早嗎？你說了，當給你錢。童子道：主人性情很暴躁，來人常常被斥逐。倘先生必定要進見的話，今適在這裏，可相見。不過先生惠賜，我實在不敢領取。這時，就有一個人已拿了獵鞭出來，面貌猶惡，然而老了。既喝了童子進去，就對了我們道：你們來幹什麼？福爾摩

斯不答，就上前跟他附耳作數語。那人大驚失色，旋頰道：「你要進去，當從命。」福爾摩斯微笑道：「華生，我且去，請你在此地少待！」又對了那人道：「現在我還是寬容你呢。於是二人就進去了，約過二十分鐘，方出來天已夜了。賽勒白郎對福爾摩斯道：「先生所言，當一一如命。」福爾摩斯注視他道：「那麼勿誤了！賽勒白郎惶恐似的答道：「是，是，怎敢違命呢？於是，我們就回身而行了。」

我道：「盜馬的就是那賽勒白郎嗎？」福爾摩斯道：「對的，他起初還是狡辯，我道其事，歷歷如目觀一般，他聽了，就很恐懼，以為我已經偵得其實了，就承認不諱。我能知道他的所為，也有證據。你不見泥中那足印，其端是方而闊，形狀很奇怪嗎？方才賽勒白郎自廐中出來，我就注意着他的靴，適與泥中印着的一樣。而况人馬足跡都到那廐前而沒了，可見馬是一定進了這廐中。廐中人除了他，誰敢幹此這事呢。那麼他盜馬，當然就沒有疑義了。於是我就將所測的，指明他有早起的習慣，那天他第一個出來散步，忽見曠野裏一匹馬蹣跚着，細看了，知道就是著名的銀色馬，很覺詫異。因想制澹史鮑魯的，只有這馬，不料竟會落到他的手中。當時他想要送回到肯司泊倫特，已牽馬而行

了。旋忽易一念，打算等過了競賽期，然後再放馬自去。那麼澹史、鮑魯馬這一次競賽，就絕對沒有可與相敵的了。故回到開泊來，匿了銀色馬。我說得這樣確鑿，他不敢再抵賴，只得哀求我寬恕。我道：郭利酷來已來檢視這廐了，怎麼竟沒有所得呢？福爾摩斯道：那人既狡黠，難道竟無術去掩飾一馬嗎？

我們且語且行，不覺已回至約翰斯屈家。羅斯大佐與郭利酷來，都等在客室中。相見以後，福爾摩斯就說道：此玩殼了的特脫風景，很覺得快意。可是我不能這樣多耽擱，預備今夜搭快車回倫敦去了。我們聽了，都很覺詫異。羅斯大佐却淡然問道：那麼你術已經窮了，罪人難得嗎？福爾摩斯微笑道：對的，這確是一件難事。不過我能夠肯定地說：下星期二競賽時，你的銀色馬仍能參與。你可叫騎師預備起來。俾奪得錦標。現在我將要去啦，你如能以一幀約翰斯屈的小影交給我，那就好了。別的全完全用不着，郭利酷來聽了，就取出一封信給福爾摩斯折開看了，乃是死者的照片。福爾摩斯很喜歡，又向女傭人問了幾句話，就道：我們現在且回到泰凡斯托恰鎮去吧！到了以後，我與華生再乘車往倫敦。於是，我們就同出。正要上車的當兒，福爾摩斯忽問御者

道：這裏牧場中，羊很多嗎？牧羊的是誰。你能告訴我嗎？御者道：我實業牧羊事。福爾摩斯道：那麼失馬的那一天晚上，你覺那些羊也有異點嗎？御者道：沒有他異，不過三頭忽跛了。福爾摩斯聽了大悅，對我道：華生，我意料竟完全中了。於是我們就上車，向泰凡斯托恰鎮進行。羅斯大佐坐在車廂中，仍露着輕視的形色。郭利酷來却俯首深思，很注意似的。旋對了福爾摩斯道：你想三頭羊忽跛了，也是這案的要點嗎？福爾摩斯點首。郭利酷來道：此外尚有可供研究的嗎？福爾摩斯道：我意廐中的狗也可怪。郭利酷來道：那夜狗並沒有什麼動作啊！福爾摩斯道：因為牠寂然沒有動作，所以才覺可怪呢。這時，已到泰凡斯托恰鎮，我與福爾摩斯就別了他們，當夜歸倫敦。

四天之後，我又與福爾摩斯乘火車往紋却史忒，參觀賽馬。既至，羅斯大佐態度仍舊露出十分冷淡的樣子，旋對了福爾摩斯道：我今天還未見銀色馬哩！福爾摩斯帶笑道：假使你看見那馬，還認得出嗎？羅斯大佐不禁惱怒道：就是十多歲的孩子，也會知道是白額班腿的，就是當世無敵的銀色馬呀。我是牠主人，怎會反而認不出來呢？福爾摩斯沒話，仍笑着。沒有數分鐘，車子已

停在賽馬場的旁邊，我們就進去。却見揭示着這次競賽共有六隻馬。就是銀色馬却也在其中，且註着騎師是黑帽紅衣服。羅斯大佐狂喜道：竟有這樣的一天嗎？密斯脫福爾摩斯，今後我知道你的話可信了。但是銀色馬究何從而來？真使人不解。少頃，鈴聲忽響，衆人都喧呼，原來賽馬時間到了。羅斯大佐注視那場中，旋道：馬已陸續出來，怎麼不見黑帽紅衣的？我道：參與競賽的共有六馬，今已見五匹，再出來必是你的了。這話還沒講完，一馬忽來，掠過我們面前，大家看着騎馬的就是黑帽紅衣服。大佐忽然驚異道：這不是我的！你們不見這馬竟全身都黑嗎？福爾摩斯形色很鎮定，就答道：你耐着！我們且看那究竟吧。於是就用了望遠鏡作遠視，旋呼道：很好！很好！馬蹄已動，都開始竭力競賽了。這時，我們都立在高處，故望去很清楚。起初六匹馬並行，一些也沒有參差。半路上澹史鮑魯馬好像箭似的獨出前飛。衆人都高呼，以爲必奪得錦標了。可是馳久了，其力竟減許多。銀色馬就躍過那馬，速率大增，轉瞬間已經趕至目的地，而得冠軍。澹史鮑魯馬退爲亞軍。第三是勃洛爾公爵的那條赤色馬。其餘依次而下了。羅斯大佐於是回首道：這一定是我家的銀色馬無

疑了。但這件事很奇怪，幾使人疑在睡夢中。福爾摩斯道：「這事當給你知道。現在且同去一看那馬，當有所悟。」大佐應着，我們三人就同到擊馬的地方。福爾摩斯指奪得冠軍的一馬，對大佐道：「你試用藥酒的這馬，就能夠復本相了。」大佐欣然道：「你話更神妙，此中究竟怎的？」福爾摩斯道：「這馬已落在盜匿者手中，我偵得之以後，又施了技術，仍使參與競賽。」大佐道：「那麼我受惠多了。可惜罪人未得，我無以對死者。」福爾摩斯道：「罪人嗎？已得了。我與大佐聽了，都大為詫異。就問道：「那麼罪人何在呢？」福爾摩斯道：「就在這裏。」大佐道：「這裏除了我們三個並沒有他人啊！」福爾摩斯道：「你身後所立的，就是呢。我與大佐又驚道：「殺人者馬嗎？」福爾摩斯道：「對的，牠實是自衛，雖殺人，沒有罪呢。我本要詳述其事，但鈴聲又起了，將為第二次競賽，且看了再說吧。」

賽馬完畢，我與福爾摩斯一同回倫敦。羅斯大佐也要去，就相偕而行。火車中，福爾摩斯告訴我們道：「那廐中不是有着守望的狗嗎？那人深夜進廐，偷了馬逃去，那狗竟一些也沒有聲息，以驚醒小樓上所睡的二個馬卒。那麼於此就可知道偷馬的那人，必為狗所熟識。再者以鴉片粉迷納德亨脫，其他的人實



在不容易下手。我因得決定那夜牽銀色馬出廄的，必是約翰斯屈句無疑了。我閱案已多，訓馬人常爲金錢所動，自傷其馬以利敵，其事也是有的。不算什麼一回事，約翰斯屈句這人，那知他能不學樣呢？你們還記得他手中所拿的小刀嗎？說以爲自衛，便誤了。大佐參與賽馬既多年，當熟悉此中利弊。那般奸人傷馬，往往去刺馬的脛，以使那馬不好走。然其迹很隱密，不易發覺，僅見那馬略跛些罷了。羅斯大佐這才大悟，並且罵約翰斯屈句不已。福爾摩斯續道：約翰必要牽馬至原野，也有緣故。因爲銀色馬那般壯健，怎肯任奸人刺脛呢？那麼必奔跳狂嘶，而驚醒他人。故雖下大雨，也要往原野裏跑。大佐就呼道：說得很是。他因往原野下手，故坑中乃有燃剩的蠟燭。我以前常稱譽約翰斯屈句。以爲他勤慎，真盲目了。福爾摩斯道：我說他罪人，可沒有疑義的了。因社會習俗，就是最知己的親友，也沒有代爲收受賬單的。而死者衣袋中，明明有衣店致特白興亞的賬單一張，這實是不符社會的通例。因疑想所謂特白興亞，必定沒有這個人，而是約翰所假托的。那麼約翰所爲，也有秘密在着。而况賬單所開的，乃是女衣服一件，那價值又很貴，不免使人疑惑。故其後我遇

見約翰夫人，詭言以探她的虛實。她聽了我底話，詫異地堅辯沒有其事。我於是知道約翰必結識了一個婦人，那婦人必愛穿豔服。那種不合理的取求，不是其妻所能為的。我因索約翰小影，並抄了衣店的地址，以備回倫敦時訪問這事，必能明白。那麼約翰怎會死的呢？這點也非常容易瞭解。約翰必以為那坑中地形低，燭光可使人不見。至於那非詞魯歌泊遜的絲帶，也許是遺失的，約翰適拾得，或用來繫馬脚呢。約翰既至那坑中，必立在馬的後面燃燭。銀色馬素來被稱為神駒，其性必定很靈敏，瞧見火光，知有特異，就狂躍。約翰一時不及避，踢碎了他的腦袋。當時他穿了大衣，因不便行事，已脫了。故倒地時所拿的小刀，又很巧的會自傷其身，於是就死了。我所能推測的這樣，你們以為對嗎？羅斯大佐道：你所述明澈如目觀，很使人敬佩。福爾摩斯又道：約翰於刺馬一事，必先為試驗，然後方敢實行。前幾天我問御者，就含有此意。他告訴我失馬那夜，三頭羊忽跛了。因覺刺馬事，更為真確了。其後我復回到倫敦，訪問那衣店的老主人指那幘小影，說這是特白興亞，他有一個妻子，很愛穿衣服，常常來購買的，因認得。那麼，約翰必結識一個婦人，以致經濟拮

据，而為不義的舉動，自害其身，是無疑可<sub>言</sub>的<sub>了</sub>。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殺人者誰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慈母良妻

春初，拂拂的和風。我與福爾摩斯自公園裏散步歸寓，應門的童子就告訴福爾摩斯說道：你去後，就有一個陌生人到這裏來。福爾摩斯道：那人已去了嗎？童子道：是。那人留在室中一時許，可是他性躁，進室後蹀躞不已。旋出道：什麼？福爾摩斯不回來？我應道：將要回來了。請少待！他又道：這室中很悶人，我願立在外邊等候。不過數分鐘，他又道：我且去，少停再來吧。我留他不住，就祇得任他去了。

福爾摩斯道：華生，這幾天我正苦沒有事情幹，那人來也好。且其狀焦急不可耐，那事必定很重要。我未及回答，福爾摩斯忽又道：呀！那桌上的烟斗，不是你的呢，必是那人所遺失的。我知道那人很珍重這件東西，我道：何以見得？福爾摩斯道：這烟斗估價上去祇值六先令七便士，然修補兩次了，修

補處一在木柄，一在琥珀上，都鑲着有銀片，所費的必較原價大。那人甯多耗其資以修補，不願另購一新的，故知道他重視這烟斗了。

沒有一點鐘，那人又來了，軀幹高大，穿灰色的衣服，手裏拿着一頂呢帽，邊很闊。那人尚在少年，看去不過二十五歲左右。既進來，就坐在椅子中，其狀如顛踣得很。福爾摩斯對他道：我能夠知道你失眠兩夜了。但此來竟爲何事？就請說罷！那人道：我遭不幸事，特來求助的。福爾摩斯道：那麼你要我担任去偵探嗎？那人道：不止這點，還望你教我！因爲我要知道此後怎麼樣方才好呢？

那人旋即續說道：尋常人必不願對人而議及他的妻子，尤其是不願告訴陌生人。可是，我事已急了，不得不直言。福爾摩斯便道：你是我親愛的門魯嗎？話未畢，那人一躍起立道：奇了！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福爾摩斯帶笑道：你要隱名嗎？那麼你不要寫在那帽上好了，與人談話時，也得覆帽在膝上呀，使人不得窺見。那人聽了，很佩服似的。就道：福爾摩斯君，今爲你詳述其事：我結婚已經三年，這三年中，我夫婦倆很相得，一言一行，都具有同心

的。不料自星期一那天以後，忽生了許多阻障，只覺我妻似有很重的隱情，而竟與我冷淡起來了。究爲何事？就是我現在所急切要知道的。福爾摩斯君，現在我且述我妻愛牟的歷史吧！我與她相見時，她祇不過二十五歲，然而已早寡了。愛牟少時，就住在美洲的，其後就嫁與愛脫蘭的希郎白。希郎白是個律師，很有聲望。二年後就生了一子，家庭間也非常宴樂。不料那裏忽流行着黃熱症，夫及子都死於這症候裏。我因見她夫死的證書，故知道。愛牟既寡了，鬱鬱不能再留居美洲，就歸來跟他的孀母同住在平納鎮。希郎白遺產很豐富，竟有四千五百鎊之多。愛牟都存在銀行中，每年可收得利息二三百鎊。後與我相識，兩情漸漸地親密起來，就訂婚。我經營麻業，每年可收入約八百鎊。結婚後，就在腦勃蘭租了一座別墅。那裏雖近市，然山水環繞，很是雅緻。別墅旁有旅館一家，大宅二座。還有幾間小屋，適對着別墅！是在曠地中的。此外，惟近車站處，寥寥幾家而已。

那人又說道。更有一點，必須要爲密斯脫福爾摩斯一述。就是我妻所有的財產，完全交給我管理。當時我恐怕我的營業或有失敗，那麼擁妻子的產業，

必被人所譏笑，故不允。可是我妻必要我管理，只得勉強從其意。六星期前，我妻忽向我索取百鎊。我問她道：你要這筆款子何用呢？我妻流露着滑稽的形色道：呀！你不是承認你是我的會計嗎？那麼我須要提款，你應該付給便了。

我道：你意如是嗎？當從命。於是就並不多言，便給她百鎊的支票一張。這點也許與其後諸事沒有什麼關係，但我當提及。距離我家不遠處有幾間小屋，方才不是已說過了麼？那屋外松柏茂盛，我常常在那裏散步，很使人快意。那屋已經空了數月，其中很是簡陋。星期一的黃昏，我循例又往散步。忽遇見一輛小木車，上面所載的東西已卸了。既至小屋前，却又看見幾件家用的東西，堆在草地上。以狀推度，必有人僑居那間屋子了。我走過這門前，又立着窺望，因要一識移居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其時那窗中忽露出一個人面來，非常奇怪。使我大吃一驚，再看，那人面已隱了。於是呆立了約有五分鐘，追想適問腦海中所留的印象。那人面男的呢？還是女的？乃不得辯識。最使人認為可怕的，那面燦燦的，似黃色，却不像皮膚。我有了這疑懼，便決定進去偵察究竟。因就叩門。一會兒，就有一個婦人出來，其貌很使人厭惡，她操北音而問



道：你來何為？我指了別墅回答道：我家就在那裏。因知道你們新遷到此地來，故特相訪。以後如有事，或能相助呢。婦人道：是，如果有事，再行奉求吧。說着，就閉門進去。我既遭拒絕，就悻悻歸家，却沒有告訴我的妻子。臨睡時我偶爾提及小屋中已有人。我妻聽了，也沒有回答。這夜，我為那人面，反覆思索，心裏覺得非常不安。朦朧間，忽又聽得一種聲音，便過醒來。却見我妻已經整好了衣服，正要想戴冠。我不禁大為詫異，因為那時已在深夜。旋見我妻臉色灰白，呼吸急促。那種恐怖的形狀，實為我以前所未曾見過的。一邊窺望帳中，恐驚醒了我。少頃，以為我尚未醒，就悄然而出。我一躍起身，疑是在做夢，遂以臂觸床檻，乃很痛，知道是真的。但是荒村寂寞，深夜淒涼。我妻並不畏懼而能踽踽獨行，究為何事？我尋思二十分鐘，終不得其解。且我越推想，這事越覺奇幻。又過了數分鐘，忽聽得輕輕閉門的聲音，繼有細碎的脚步聲，循梯而上。原來我妻回來了。於是我就發問道：愛年，那裏去了？我妻大驚，旋作強笑道：你醒了嗎？我意你睡了，必不覺。我道：你此刻何來？我說這話時，形色稍厲。我妻便道：今夜事無怪你要疑訝。因為我在

這室中，很覺沉悶。假使不吸些新鮮的空氣，必要患病了。故至小園中，靜立了數分鐘，現在已得恢復了原狀。我妻說這話時，眼睛沒有一望我面，其音又異常；且全身在顫動着，那話也斷斷續續，可見其僞了。次日，我餐畢，就出門散步。回到腦勃蘭，已在下午一點鐘。又經過小屋前面，猛憶及昨天那面，就站着，仰望那窗中，想再見有無他異。而門忽開了，一人自內出，就是我妻呢。我們都大驚，一時也沒有話。我妻起初似要退避的樣子，既知已不及，便強笑以迎道：你回來了嗎？我因為這家新遷來，特來敘話，也是親鄰之道，你怎麼瞋視了我？難道竟怒了嗎？我答道：那麼昨天晚上潛行而至的，也是這裏嗎？我妻吃驚道：我今日方來，以前我足跡也未曾到過這裏。我怒道：你還要哄人嗎？你聲音形色都異常的了，怎能隱諱！我一定要進去，一察其異。我妻急道：請不要如是！有上帝知道我呢。我不顧，就舉步進門。我妻竭力拖住了我的衣袖，不讓我進去。且呼道：今夜我當一定詳述其事。但是你不要進去！進去了就壞了。我仍不聽，依舊要進去。我妻就求道：今天你如能相信我的話，此後必平安無事。你要知道，我隱諱這件事，乃出自不得已，而為你

的緣故呢。我見她情詞迫切，很爲所動。就道：你要我相信，便應當聽從我的話，從今天以後，不許再有這種異常的舉動，不是剝削你守秘密的自由，不過必允許我此後不深夜獨行。且與我交談，不能再作假話。你能不蹈覆轍，我也不咎既往。我妻立即答應，便與我同行。既離了那屋，我回顧，却見可怕的黃面，又復露在那窗中。我真是不解我妻與這個醜陋的東西，以及那個粗獷的婦人，乃具有交誼，又竟是這等秘密。我們既歸家，我默察我妻二天，似很守我的約，絕對深居不出。然而一到第三天，那就大謬不然了。那天我因事入市，向例自市中乘汽車歸家，必須在下午三時以後。可是那天獨早些，不過祇有二時四十分鐘。既進門，就見我家的了鬢，匆匆地自室中走出。我問道：你主母在那裏：了鬢囁嚅道：或去散步了。我疑着，就上樓，果不見我妻。因從樓窗中望過去，却看見方才回話的了鬢，正奔往小屋中去呢。於是我恍然大悟，知道我妻又去了；而留了了鬢，一見我歸來，就去報信，其計也非常周密。我想到這裏，大怒不可遏，就下樓追躡。旋遇見我妻於路上，了鬢跟在後，形色惶急，不可名狀。我不與她接談，一直至小屋門前，推門進去。只見那屋中陳

設，都異常簡陋。惟有樓上的一室，就是出現黃面的，獨很精緻。可是我各處搜索，絕對不見一人蹤跡，就是前天應門的那個婦人，也不知潛避何處去了。我既至那室中，就舉目環顧，忽見那壁上懸一幅很大的照片。走近看了，就是我妻的情影，乃三月前所攝的。我見了，更爲疑怒。又搜了一下，沒有所得，便走出小屋，回別墅中來。我妻戰戰兢兢的對我道：我今天不得已竟背約，很覺抱歉。雖然，你要知道此中底蘊，當寬恕。我道：那麼你就快說來！我妻道：這不能，須稍緩幾天。我道：假使你不把住小屋中而得你照片的那個人，明白地告訴我，那麼夫婦間愛情，便開始有障礙了，或甚至要決裂了。我說罷，不顧而出。這是昨天的事呢。此後我未見我妻，也不知她怎樣。昨夜我住在旅館中，鬱鬱不能睡着。今天起身後，忽然想到先生，一定能指示我走出迷途。故卽來這裏，請可憐我的苦衷，而爲我效力！

福爾摩斯沉思了一下，便問道：你能不能確定那人面必是男子？門魯道：我雖雖見過有兩次，却沒有辨得清楚。福爾摩斯道：尊夫人向你取一百鎊，距離現在幾時了？門魯道：已經兩月了。福爾摩斯道：你曾見過她前夫的小影

嗎？門魯道：不！我妻在美洲時，因為失火，各種東西一齊焚掉。那時她前夫死了，還未久呢。福爾摩斯道：那麼她前夫病故的證書。你怎麼又看見？門魯道：我所見的不過是失火後抄錄的呀。福爾摩斯道：尊夫人住美洲時，必定交友，你遇見那些人嗎？門魯道：沒有。福爾摩斯道：尊夫人嫁你後，也有露意再欲美洲一遊嗎？門魯道：平時閒話間，却絕對沒有聽得她說這話。福爾摩斯道：那麼也有信件來往嗎？門魯道：這不是我所得知了。福爾摩斯道：我想那小屋中人，若是一去而不返，這事就難辦。然我料定他是避你搜索，你走後，一定就進去。現在你可以快些回到腦勃蘭去，一察那屋！仍注意那窗際，假使那人尚在其中，便不要舉動，可立刻打電報來。我接得你電信。當在一小時趕到，那麼這疑團，便不難迎刃而解了。門魯道：如此甚好，當遵命。但假使那屋中仍空着的話，便如何？福爾摩斯道：若如是，我明天至，再與你討論一切，以偵得其底蘊。現在你去吧！

福爾摩斯既送客人去後，對我道：華生，你想這件事怎樣？我深慮這事非佳呢。我道：如客人所述，必定是醜事。福爾摩斯道：我意那婦人必受了他人

的脅迫。我道：脅迫者是誰呢？福爾摩斯道：那陳設簡陋的小屋中，獨有精緻的一室，且懸着那個婦人的像片。我推度起來，那窗中的黃面，很足注意。我道：你已有所得嗎？福爾摩斯道：我想門魯所見的人面，必是那個婦人的前夫呢。我道：你怎麼會知道的呢？福爾摩斯道：因為她前後二夫，不能相見，所以堅拒門魯進去。不然，必不至那般惶急。我認爲那婦人與前夫結婚之後，感情決裂。或許她前夫品行上不佳，以及染隱疾，因悒悒不樂，潛至英國。便說丈夫已死了，又與門魯結婚。門魯因看她夫死後的證書，就不察其詐。其實那書中姓名，也都是假的。三年中果然相安無事，不料她前夫忽於此刻追躡而來，寫信恐嚇。那婦人便提取一百鎊，想彌縫這件事。可是賄求無效，而前夫已至，便不得不於深夜進小屋，會見前夫，再三請求，叮囑快去。那前夫始終不允，故又有次日一行，以申前意。不料從屋中走出，適撞見門魯，不得已，便聽從門魯的話，但過了二天，終覺不妥，又潛往小屋，再去善爲措詞，催促她前夫棄去。這行乃有照片相贈，或是她的前夫所索取，非出於本意。亦未可知。那天談判未終，而忽得丫鬢警報，說門魯已歸來。知道事情不妙，就叫屋

中人出後門，暫避深林中。故門魯進去，不見一人，然門魯既出，她倆一定就進屋。華生，你以為我的話對嗎？我道：也都是揣測而已。福爾摩斯道：雖然，必合乎事實。現在我們當靜候門魯的電訊，定進行方針。

不多時，那電訊已來。說小屋中那怪人尚在，請速來。於是，我們就全行。既至腦勃蘭，就見門魯已立在月臺上。福爾摩斯道：現在你以為怎樣？門魯道：我想進那屋，一察其人。福爾摩斯道：你意思已決嗎？門魯點首，就前行，我與福爾摩斯從其後。不過僅數分鐘而已，門魯就指了那林中燈光道：這是我的家呢。我們已近小屋了。又行數十步，便至那屋前。我們仰望樓窗中却見憧憧的人影，掩映於燈光之中。門魯道：我看這形狀，今夜必有二三人相集在那裏呢。我們於是就推門進去，突有一個婦人出來，阻止門魯道：我愛，我知道你今夜必定要來。雖然，請三思，不要上樓！苟信我話，必可無事。門魯喝退了，我們便上樓。只見一個女郎，穿絳色衣裳，帶手套，斜坐在一桌前。既聽得我們上樓，就回顧。我見那面，很吃驚，因那面作金色，無生氣，實在可怕。福爾摩斯就上前在耳後輕輕把他一彈，一個假面就落下來。於是，黃色

變成了黑色。她見我們環立一旁，都帶着詫異的形色，便露出白齒，吃吃地笑起來。我見她笑了，也好笑起來。門魯呆立瞪視，忽呼道：上帝！這是何為！這時，那婦人也來。便道：我意因躊躇未定，故不敢明言。今迫人如是，不得不實說了。我前夫病故後，只有這一個女兒。門魯道：難道這是你的女兒嗎？那婦人就取出銀盒一隻，其中有一幅小影，軀幹非常魁梧，精神弈弈。但看了那面貌，就知是亞非利加洲人，婦人道：這是希郎白，我前夫呢。品行很好，故不嫌種族而嫁給他的，一些也沒有懊悔。不過我女兒羅珊，竟肖了其父，皮膚深黑，很使人見了不樂。我來英國時，托女僕撫養。但是我心中，沒有一刻相忘。後與你結婚，恐怕你不快活，不敢告訴你。三年以來，幸有女僕常常寄平安信來，我才得稍慰於暫時。近來忽要一見女兒，以釋積思。因寫信給女僕，附旅費一百鎊，吩咐同女兒到這裏來，並囑租居小屋中，又爲了我女兒皮膚深黑，恐旁人閑話，因叫她不要外出，且戴了假面具，穿手套，以蔽那色相。女兒既來，我很快樂，本想至次日往視，可是那夜竟不寐，便潛行。只爲你平時好酣睡，絕對慮不到你醒。焉料竟爲你窺見，而我事就起了波折了。次



日，我又去，又與你撞見，幸你能寬恕，就過去了。其後更覺迫切，你進去搜索時，這僕人正帶了我女兒從後門而出呢。現在我話已說完了，隨你怎樣處置我母女吧！門魯聽了，沉思一下，就抱了那女郎，吻其頰。又攜了他的妻子。反身而出。且行且道：「這事歸家後可以暢談，你疑我而懼我，那太過了。我與福爾摩斯跟着走，既至大路，福爾摩斯對我道：華生，我們回去吧！我應着，就一同返來倫敦。歸寓後，福爾摩斯沒有一句話提及這案，不過就寢時，曾經對我道：今後我若是再自信過度，而輕於斷案，希望你將來警覺我道，你忘了腦勃蘭一案嗎？」

福爾摩斯新探索大集成

慈母良妻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囚船暴動記

一天晚上我與福爾摩斯對坐火爐旁，縱談得很樂。福爾摩斯自抽屜中取出一束舊紙，檢一張給我道：「這一頁短簡，能夠嚇死紳士曲父呢，魔力可謂不小，切勿輕視他。我接來一看：那紙只半張，灰色的，字跡很粗劣，寥寥沒有幾句話。且其意都不可解，如勉強譯出來的，是「那倫敦事很多，已爲人敗其謀，露其奸。黑正……」我看這信時，福爾摩斯注視我臉色。笑道：「你也覺迷惘嗎？我道：「這詞意很牽強模糊，曲父怎麼一見竟會嚇死？別欺騙我吧！」福爾摩斯正色道：「你說的話也很是。此中情節，讓我來告訴你聽吧。」

福爾摩斯燃烟斗吸着，對我道：「以前你曾否聽得我一述曲來弗的事嗎？他是我的好友。當我在求學時代，最知己的不過他一人。那年暑假中，曲來弗邀我住在他的家裏。我因爲假期很長，就允許了。他家在道敦拍，那地方很幽

靜，白天無所事事。便可遊山，或去釣魚。他家住宅很宏敞。吃的東西也非常精潔，政耽擱他家，像一切起居等，都很舒服，幾使人快樂得不想回來。曲父獨居已久了，只有一子。他爲人不文雅，然無論魄力智力都很大。他從來沒有讀過書，而平生所至，幾乎遍天下。特別是記憶力又強，偶然提及以前所聞見，都能滔滔地講出。他老了，然軀幹仍壯碩，面部褐色；一望而知他少年時，曾經歷過許多風霜。他財產很富，又肯周濟他人，故在那鄉村中，都敬他爲仁厚的長者。一夜，我與他父子二人，坐在窗前閑談。曲父絮絮述生平，很得意似的。我聽了，也很覺尋常。曲父知道我厭了，就作新語以邀我興道：福爾摩斯君，聽說你愛好偵探術，我一生很多奇遇，請你爲我推測一下！我道：這件事也不難。今先言近事，我便敢斷言：你在這十二個月中，因慮遭人暗傷，常常有防備的心。曲父聽了，就斂了笑容，很吃驚似的。少頃，忽對了其子道：福爾摩斯君所言很是，自盜黨解散以後，他們都說我們竟忘了舊誼，深深地懷恨。於是不幸的愛德華就被殺了，我自聽得那種消息，就刻刻戒備，你是不會知道呢。但福爾摩斯君，怎麼你竟能一言而中的？我道：我因見你拿

着—手杖，而將杖端鑿空了，放進許多鉛，乃成了堅強的武器。現在你安居故鄉，行動自由，假使不慮人暗傷，又何必這般戒備？我又看你杖上所留下的年月，知道你有了還不滿一年，那麼你要戒備，也當是十二個月以內事了。曲父微笑道：除了這些事，尚有發見嗎？我道：據我推度而得，不止這一端。你在青年的時候，必精於拳術。曲父通：對的，你見我鼻端微曲，因此推想而及嗎？我道：不！我注意你的耳際。因為凡是拳術家，耳際都平厚。曲父點首道：此外呢？我道：你手皮很厚，似在鑛中作工了多年。曲父道：我實是起家於金鑛的呢。我道：你曾到過印度及日本，對嗎？曲父點首。我又道：一個人，其名縮寫了，是「▷」二字。起初你與他很知己，其後竟破裂，甚至不欲再想到那人。曲父聽了這話，臉色灰白，幾乎暈去。少頃，稍稍鎮定，方道：你何以見得？也能夠告訴我嗎？我道：我不過是就眼前的形跡，略為推測而已。前幾天你與我同乘小船往湖中去釣魚，無意中釣得一條大魚，你很喜歡捲袖捉來，投入篋中。那時我偶爾注視，瞧見你的臂上乃有「▷」二字，然而墨色已淡小，似要洗去而未得。周遭又染着墨色，以隱蔽原有的字跡似的。我因此能肯

定說：「其人必是你以前親近的，現在深深地懷恨，不欲再見他了。」曲父於是寬心些，暗喜我未悉其底蘊似的。旋呼道：「你的目光精銳極了。但是提及了這些事，很使人不樂，我們且至室中，休息一下吧。」

福爾摩斯繼續道：「從那天以後，曲父對於我，在誠懇中乃帶有些疑懼。我見他這樣，因決意告辭而去。但在臨行前一天，忽有一人來。乃使安居故鄉的曲父，~~永遠~~不得快樂了。那天我們三人，正同坐在小園中，花香撲鼻，斜陽返照成淡金黃色。欣賞間，一個女傭人忽來，說今有一個陌生人要進見，自言與主人相識。」曲父道：「那麼你可以去引那人進來！」女傭人既去，一會兒，那人已來。形容瘦削，舉動好似流氓，穿一件短衣服，很髒，推度其狀，知是水手。曲父一見其人，急奔進門去。不多時復又跑出來，走過我面前，只覺他酒氣沖天。我知道他進去，必飲白蘭地以壯胆量，既出來，就對了那人道：「你來何事？那人很似不悅的樣子，注視曲父道：「難道你不認得我嗎？」曲父道：「你是黑正啊！那麼會不認得呢？」那人道：「一別三十年了！你生活過得很安定，我還潦倒窮途呢。」曲父道：「知道，當日事我沒有完全把她忘掉。於是上前低低作數

語，又道：可到廚房中，任憑你一餐。今後生活，應當替你設法，你勿慮！黑正道：謝謝你的好意！我連年飄泊，實是困苦，很願得一個安居的所在，暫行歇息，但我意不在你處，就欲往見培屠斯呢。曲父道：你知道培屠斯的住址嗎？黑正道：我們幾個人雖散了，我沒有不詳悉其蹤跡的。於是作猶笑，就隨了女傭人往廚房而去。曲父含糊告訴我們，說這是他從前金鑛中的同事呢。曲父旋又進去，我與曲來弗在小園中徘徊數分鐘，也就歸餐室。却見曲父據桌上，斟酒狂飲不已。次日我就別去，一些也沒有留戀之處。因為我住在那裏，反足使主人疑忌。不如離開了，到還能保全朋友的交誼呢。

我回到倫敦七星期，學校裏將要上課了。忽得曲來弗底電信，要我速往敦伯一行。於是略為準備，就乘了火車去，既至站，曲來弗已驅了馬車來迎接。我見他形容非常憔悴，知別後必常處在憂愁之中。我們既上車。曲來弗就道：我們此行，不知能不能再與我父相見？我驚道：怎麼？曲來弗道：今正在病中，形勢很危呢。我道：老人素壯健，怎麼就會病倒呢？曲來弗道：你離去前一天，忽來一人，還記得嗎？我道：記得。曲來弗道：他既來，我父就叫他

當園丁，他以為不足，口出怨言我父就升他任餐室司事，他於是放肆無度，任意所為起來。我父總是容忍，不去禁止。一天，他竟以惡言侮辱我父親，我適在其旁，於是大怒，就捉了其肩，推到門外。他回首惡狠狠注視我一下，就踉蹌而去。少頃，我也外出了，不知道那惡人那天對我父又是怎樣。次日，我父叫我向黑正去道歉，但我執意不從，並且問我父為什麼要縱容那人這樣放肆呢？我父惟長歎不言。那夜我與我父同在餐室中，黑正忽來，已喝得半醉，含糊的說道：我在你家已很久了，非常厭倦，預備往泊歇亞訪培屠斯，我意培屠斯當也能優待我呢。我聽得他說要去，心裏很快意。可是我父還謝道：你匆匆就要辭去，我們有開罪處嗎？黑正聽了，又斜視我道：昨天惹怒了你，還沒有請罪，當能寬恕吧？我父對我道：我兒你知道待慢了客人嗎？我不耐，就道：我父子對待客人，實忍無可忍了，昨天那種情狀，還能容忍嗎？黑正便怒道：你竟如是想嗎？也好，你們等着吧？於是就去了。從那天以後，我父更恐怖，便患了神經病，夜夜不得安睡。昨天忽得了一封信，乃自福亭橋所發的。我父展閱了以後，週身顫動，竟立刻會失去知覺。今天那病更覺凶險，恐怕不治的



了。我們敘話間，馬車進行很速，不覺已到曲來弗家。暮色蒼茫中，我們急下車進去。忽遇見一人，我認識他是醫生。曲來弗就問道：「怎麼了，醫生道：已經逝世了。就在你去後數分鐘。」曲來弗道：「也回復知覺沒有？」醫生道：「臨終時略為清醒些。」曲來弗道：「也有遺言嗎？」醫生道：「僅說有數紙交給你。」曲來弗聽了，很是悲切，就同了那醫生進死者的臥室。黃昏時候，曲來弗方出來，拿着一束紙。其中一張，就是你方才所閱的。華生，當時我看了這封信，乃與你一般迷惘。就反覆推索，欲得其秘意。忽憶及福亭橋，乃泊歌亞省的一個鄉鎮。這信中既露着黑正二字，那麼必是所謂培屠斯所寄的了。再細細揣摩，最後乃為之大悟：只要自信中第一字起，每隔二字，聯讀了，其意就顯露，曲父誠恐有必死的原因了。於是對曲來弗道：「這是警告呢！那話很簡潔，我讀給你聽吧：「那事已敗露，黑正竟告訴眾人。快逃吧！以保全你生命。」曲來弗點頭道：「其意必是這樣。但所謂「倫敦」「野味」又怎解呢？我道：「這沒有關係。我意他寫信時，每二字相聯處，其中必預留空白，寫好了，就隨意選幾字填進去以亂人而已。現在信裏的祕密，已得明瞭。但是那個流離失所的黑正，乃竟

能使很有聲望的令尊及培屠斯，受他束縛而不得反抗，這倒使人不解。曲來弗便歎道：「此中有不可告人的情節呢！你是我知友，也不用隱諱。於是把數紙都給我看道：這是我父的絕筆，也許他知道黑正必要發動，故詳述其事以留示我的。方才我心神非常混亂不能細看，請為我一讀，可以嗎？於是我便讀道：

親愛的我兒：

曲來弗不是我的姓氏，我少時本叫極摩司阿密泰寄。(James Armitage)

你記得數星期前，你同學福爾摩斯以我臂刺有「A」二字，而為推測；他話雖未中，我已受其驚了？當我在少年時，服務於銀行內，因為負了債的原故，私取了銀行的庫款，那事既發覺，我就被收禁起來。那情節本來沒有什麼重罪，可是在三十年以前，法律很嚴，竟判我流往澳洲。於是鉄索圍繞了我的頸兒，穿上了赭色的衣服，準備就道。其時是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亞戰事正在激烈開始，平時裝送犯人的船隻，都在黑海中供運輸的調遣，所以不能遠去，而犯人又急待放逐，那時政府不得已，以克浪利亞號商船代了。此行共有犯人三十八名，船員二十六人，護兵十八人，船主一

人，醫生牧師各一人。自佛爾斯啓行，向着澳洲迅馳。船中犯人各一室，用橡木相隔，然而很薄脆，不難拆通的。我隔室是一個少年，叫傑格泊倫德。下船時，我見他軀幹很梧魁，一些沒有露出可憐的形色。我們只隔着一層薄板，於是常常就隙中交談。既久了，他告訴我己預備反動，船中犯人登船之前，就知道其事的，已經有十二人。傑格又對我知道：今暗中爲我們進行的，就是你剛才所見的牧師呢。這人本是我的知己者，很有智力，且誠信可靠。因偽飾牧師，跟了我來。他穿了黑色的衣服，天天挾了聖書，周行船中，不慮人疑忌。而袋中很有金錢，實爲行賄。故全體船員，都已結爲心腹。他意還要通船主，以使早日成功，我道：那麼我們怎樣反動呢？傑格道：一旦舉事，那些護兵都要死的呢。我道：他們都有武器，恐怕不容易吧。傑格道：不妨，我已爲預備，共事者每人可得手槍二枝，儘足一戰了。

船行還未過海灣，衆人都入了傑格的一黨。相敵的，不過船主醫生等數人，及瑪丁少佐所轄的護兵十八而已。偽牧師惠爾遜，天天進出於我們

囚室之中，挾黑袋一個，其中所藏的，假說是聖經，其實就是兇器呢。這樣數天，我們各人已都拿得銼刀一把，手槍二枝，炸藥一鎊，都放在被底下。佈置非常周密，以為可從容舉事。不料無意中，大禍忽起了。因為那夜，——起行後的三星期——犯人中一個忽然病了，醫生就往診視，偶爾撫床褥，忽覺得有堅硬的東西，知道一柄手槍，假使這醫生當時不露聲色，或者可制止我們反動。可是那人性情暴躁，就吃驚非常。而病者一見其狀，知敗露秘密，就起身擒醫生，縛在臥榻的旁邊。我們聽得聲音，一齊登甲板，撞見守望的護兵，打死了二人。於是蜂擁往船主室中，方進去，而室中槍聲也隨着起了。船主俯身於大西洋圖上，流着鮮血。偽牧師惠爾遜，獨立其旁，拿一槍。那烟氣繚繞，還未散呢。我們既見船主已死了，以為所事已粗定，便同至船廳中，各坐了敘談，快樂達極點，都失去戒心，那廳中多酒箱，惠爾遜打碎了一隻，取出白蘭地十二瓶。大家正要舉杯暢飲的當兒，忽聽得拍拍拍的排槍的聲音，船廳中烟氣迷漫，五步外不見一物。少頃，烟散了，只見尸體縱橫。惠爾遜及同黨八人，已倒在血

泊之中。傑格很勇敢，既見這狀，就大怒而出，我們急跟着，瞧見少佐率殘卒十一人，正立在船尾的高處，俯瞰船廳中，船廳的頂窗已碎成一洞，知道他們所發的槍彈，就從那洞中打進去的。這時，他們槍彈已經完了，正要裝進去，我們已趕到船尾，沒有五分鐘光景，完全打死了。傑格形狀如厲鬼，把那些尸體，一一投入大海中。轉瞬間，我們的敵人，所存的不過護兵船副各二人，醫生一人。然也都就縛了，不得自由。可是傑格性殘忍，必要一齊殺掉。我們幾個人，都勸他不要殺了。傑格不允，且道：假使不殺盡他們以滅口，將來恐不得安居樂業。你們不欲再見殺人，可乘小艇去。我們聽了，都願意。於是我們七人，一些也不耽擱，登小艇而行。回視克浪利亞號，相去已漸遠。忽然看見冒出一股黑烟，向空中直冲。接着，又發爲巨響，海水也奔騰起來。少頃，烟散了，克浪利亞號也隨着而滅跡。我們知道變了，便轉舵向烟氣迷濛的所在疾駛。經過了數十分鐘，方至其處。只見碎板斷桅，隨波蕩漾，却並不見一人，知道遇難而死了。止要離去，忽聽得呼救的聲音，自遠處而來。急望過去，見有一塊木板，

一人攀附着，順流而下。我們等近了，就把他救了起來，認得是水手黑正。其時黑正既傷了，又非常疲倦，已失去知覺。數小時後，方才慢慢醒來，就述其事：說我們離開克浪利亞後傑格就殺了護兵二人，船副一人屍體投入海中，醫生也殺了。所剩的只有大副一個人而已，大副很勇敢，且有智力，起初已鬆了所縛的，既見傑格拿刀進去，鮮血淋漓，知禍事已經來了。急一躍起立，所縛的竟斷了，奔往後艙。追他的十二人，都有手槍，以為大副終不能逃掉。那時大副忽跳在一桶中，那桶中滿裝着些炸藥。大副拿火柴一盒，對衆人宣誓道：你們如果必要我的命，大家都不得生存了。正說着，忽聽得砰的一大響，炸藥爆烈，而船也燒着了。黑正說，炸藥的爆烈，因為有人開槍擊大副，彈進了炸藥桶，遂成這大禍，非出於大副所為呢。我們聽了，深為詫歎。我們乘小艇，在大海中飄泊一晝夜，方遇着化托斯船，遂得救援。化托斯船適開往澳洲，船主只道我們是遇難後的殘生，一些不疑及其他。船到賽特奈，就上了岸，我與培屠斯乃變名當礦工。十年後，我們都得了大宗財產，就回到祖國來。享安樂生

活，也有二十多年了。追想從前，很覺欣幸。不料那萬惡的黑正，竟來任意所爲。我恐怕他洩露其事，只得處處寬容。你試想我當時委曲求全的情狀，當能瞭解我內心的苦衷吧！現在禍事更迫切起來，我得培屠斯信，却道黑正已洩露其事，將使我們不得逃罪了。風燭老人，那裏還經得這些事呢？殺了，我的意思那裏寫得完啊。上帝，可憐我吧！

福爾摩斯又道：華生，這案變幻真多哩。我友曲來弗痛老父的生死，就隱居於泰來，聽得近况還好。但是那事，實無人攻擊，培屠斯的警告，乃係誤會呢。此後，警署曾偵探索黑正，竟未得其蹤跡。同時，培屠斯也遁去。我想培屠斯知道已露其事，恐怕入罪網，深切懷恨，就殺了黑正，挾所有的財產，逃往隱僻的所在去了。他人不知道，故得倖免。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因船暴動記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破帽兒得寶

耶蘇聖誕後的第二天，華生到他的朋友福爾摩斯家裏去拜賀佳節，這時福爾摩斯正偃息在沙發上，他穿着紫色的寢衣，長到地上，身邊堆着幾張晨報，很凌亂的，恰似剛纔讀過。榻旁邊有一只木椅；椅子的背上掛着一頂破舊的硬胎呢帽，帽上有好幾處裂縫，幾乎不能再戴的了，椅墊上還放着顯微鏡和夾箱；這種情形，大概他又在那裏察驗這頂破帽了。

華生道：你正有事麼？我來驚擾你了。福爾摩斯道：不妨，我正想要有一個朋友來和我一同商量；這事是完全瑣碎的。他說時，翹起他的拇指，指着那頂破帽。又道：但也有幾處並不是沒有興味的，很足以動人呢，華生就向椅子上坐下，又在火爐邊伸手取暖。因為那時天氣很冷，寒風敲窗，窗上水氣都凝結成冰柱。便說道：這件東西，或和什麼命案相關；那是一個導線，使你可以

找出什麼秘密來，罪人也不能漏網，可不是麼？福爾摩斯笑道：不，不，沒有什麼罪的。你想聚集四百萬的人民，熙熙攘攘，爭逐在這個很小的地方，人事複雜，接觸較多，自然難免沒有離奇的事情發生，並不都是犯罪的。我們先前已有過這種經驗了。華生道：這些語真不錯的。我已記過你前次探獲的六件案子，其中三案却完全沒有罪的。福爾摩斯道：的確，你說的不是指着愛琳亞德樓的信件和肖照的事，和密司梅麗的事情，還有那倫敦之丐的一回事麼？我相信這件小事，和他們一樣是沒有罪的。你知道經理商人彼得生麼？華生道：知道。福爾摩斯道：這東西便是他帶來的。華生道：這帽是他自己戴的麼？福爾摩斯道：不是，不是，這是他捨得來的；那帽子的主人也不知道是誰。但請你不要當他一頂破帽兒看，那是很啓發人智的問題。我先要告訴你，這帽子從何處來的。這在聖誕的早晨，還有一隻很好的肥鵝同來，但是這時候，那鵝早已烤好在彼得生的火爐前了。

原來當聖誕的早晨四點鐘時，天色未明，彼得生——你知道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從俱樂部還家，走過托敦海街，在煤氣燈光中，瞧見有一個很長的男

子，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在他的前面，肩上還背着一隻白鵝。將近戈旗路時，忽然有幾個惡徒奔了過來，最後一個人舉拳向那人猛擊，把他頭上的帽兒打落，又一齊把他圍住。那人急了，忙舉起他的手杖來保護自身，向上一陣亂舞，竟把那路旁店家的玻璃窗打得粉碎。彼得生見了，奔過去要想幫助那人抵敵。不料那人因為敲碎了窗，心中已有些恐懼，又見他穿着制服跑來，好像是政界中人，所以將鵝拋了，舉步奔跑，逃到托敦海街後面的小路上去，轉瞬便不知去向。那些惡徒見彼得生前來，也就逃去；祇留他一人在戰場上，還有一頂破帽兒，和一隻不開口的聖誕節的鵝，總算是彼得生戰勝後的俘虜品了。華生道：他應該使物歸原主的啊。福爾摩斯道：我親愛的朋友，這裏面也有一個難題了，因為在鵝的腳上，雖縛着一塊小紙牌，上寫（密昔司亨利裴格惠收，）而且帽子上面也有二〇兩個縮寫字樣；可是在我們倫敦城裏，不知有幾千家姓裴格的，而且裴格姓氏裏頭，名喚亨利的，也有好幾百人，所以若要物歸原主，確是不容易的事啊！華生道：那麼，彼得生怎樣辦法呢？福爾摩斯道：在聖誕日的上午，他便帶了帽子和那鵝到我這裏來。因他知道我雖然對於一件很小的

問題，也喜歡研究的。那鵝本留在我處，直到今天朝上，天氣很寒，似再不宜擱置，最好就把來殺了烹食，所以彼得生帶去如法泡製了。但這帽子仍留在我處細察，總想怎樣去還給那失主。最可笑的，那個不知姓名的男子，却已失去了聖誕節的一頓佳餐哩。華生笑問道：他可曾登過失物廣告麼？福爾摩斯道：不曾。華生道：那麼你又怎樣找得他的蹤跡呢？福爾摩斯道：不過盡力細察罷了。華生又問道：是否從帽子上細察麼？福爾摩斯道：正是。華生道：恐怕你在那裏說笑話了。像這樣一頂破舊的呢帽，你能得到什麼呢？福爾摩斯道：這是靠我的顯微鏡。我的故技，想你總知道的。請你試試看，可能夠看得出一二麼？華生就將帽子取到手裏，翻覆的細看。見那帽兒是普通形式的，硬胎圓頂。已很舊的了，紅綢的夾裏，也已褪色，並沒有製造者的標記。祇有福爾摩斯找見的縮寫的「H」二字，寫在一邊。帽邊有小孔穿透着，好像是釘搭攀的，但那寬緊帶已失去了呢，而上又有幾處斑點，十分破舊，並且曾用墨水塗抹過褪色的地方。華生便把帽兒還給他道：我看不出什麼來。福爾摩斯道：華生你是看見的；但你實在沒有想想，並且你又不敢在你的觀察上，加什麼理論。華

生道：那麽，請你將你所得到的告訴我。福爾摩斯拿起那頂帽兒很敏銳的一看；這種偵察的樣子，是他的特性。便說道：雖然有幾樣無關重要，但有幾個見證，却是很明確而有力的。我知道那人很是聰敏，並且在三年以前，他的境况是很好，現在却貧窮的了。他本很有預防的見識，可惜年來命途多舛，志氣頹唐，因此智力也日衰減，道德也日退步。還有種種不良的嗜好，像飲酒等事，他也常借做消遣。這樣，也可知道他已明明失戀於他的妻子了。華生笑道：我親愛的福爾摩斯，好了。福爾摩斯仍不顧，接着說道：但他自尊的心，尚能保存。他常閉門不出，和人絕少交接，過他寂寞的生活。他雖在中年，而髮已花白，前幾天方纔修剪，并塗過檸檬膏的。這些很明確的事實，都從那帽兒上看得出來，並因此也可料到他家裏不燃煤氣燈的。華生道：福爾摩斯，你真滑稽極了。福爾摩斯道：我並不滑稽，現在我把你尋不出的事情，都告訴你了，難道你還不相信的麼？華生道：我相信我是呆笨的，但我自認我實在不能跟蹤你。例如，你怎樣看出那人是有智識的呢？

福爾摩斯把那帽兒戴在自己的腦袋上，竟單沒了他的額角，直單到他的鼻

上才答道：「這樣腦大的人，腦中豈是沒有什麼的麼？所以我決定他是個智識者？」華生道：「那麼，你何以知道他的命運不佳呢？」福爾摩斯道：「這是三年前的舊式帽子。帽邊微向裏捲，並且有絲帶和精美的夾裏，是一種很好的帽兒，試想那人三年前既有錢買這種價昂的帽兒，現在却沒有別的新帽，便可知那人此刻必定貧賤了。華生道：「哦！你說的不錯。但是你說他行事有先見，而後來却又退化，這一點從何證明呢？」福爾摩斯笑了一笑，將手指指着帽上那個扣寬緊帶的小圓孔，然後答道：「這可以見得他的行事有先見。這樣東西，帽上本沒有的，倘使是那人自己做上去的，決計他是為預防風吹的緣故。但我們又瞧那寬緊帶既已斷去，他却並不補好，明明那人現在已不如從前而且日漸退步了。另一方面看來，他又想法用墨水塗飾他帽上的斑點，可知他還保存着要體面的心呢。華生道：「你說的理由，仍是似是而非。我不明這理由。福爾摩斯道：「還有我說他是中年人，有灰白色的頭髮，新近修翦，和用過檸檬膏等等，都是從他的帽子裏面察驗出來的。我用顯微鏡照見有不少的髮末，是被髮髮匠修翦下的，都是灰白色；而帽裏面又有檸檬膏的氣息，這不都是明證麼？你又可看

見帽上的灰塵，並不是街上的灰色塵垢，却祇是一種屋裏面褐色灰塵，顯見這帽是常常掛在室中不用。至於帽兒裏面很覺潮濕，這也可見那人出汗很多，由於不大習練體育和少運動的緣故了。華生道：但是他的妻子，——你說他不戀愛他的丈夫，這又怎樣解說呢？福爾摩斯道：這帽子已有幾星期不曾拂拭過了。華生。假使我看見了你的帽兒裏積有一星期的灰塵，你的妻子却任你這樣的走出來麼？那我也要以為你已失去了你妻子的愛情而驚異了。華生道：他或者是一個沒有妻子的人。福爾摩斯道：不對，他是帶了那鵝回家裏去，奉獻給他的妻子的。你不記得鵝腳上縛著的紙牌麼？華生駁道：好。每一樣你都已回答出來了。但是他家裏不用煤氣燈，你又怎樣察見的？福爾摩斯道：他帽上的燭油，若是祇有一二點，或可說是偶然滴着的；但多至五點，所以我想他家裏常點蠟燭。或者他每夜走上樓梯時，一手拿着帽兒，一手拿着蠟燭，蠟淚便容易滴在帽子上。無論如何，用煤氣燈的人家，決不會有這樣多的燭油的。我的說話能使你滿意麼？華生不覺笑道：你的心思果然很靈巧。但你既然說過這事是沒有犯罪的嫌疑，那人除了丟掉一隻鵝，也沒有什麼損失；那麼，你所用

的一切腦力和光陰，不是白白地虛廢麼？

福爾摩斯正想回答，忽然室門開了，早見那商人彼得生急忙忙的跑進室中，面上現出一種驚奇的樣子。彼得生喘息着說道：密司脫福爾摩斯！這隻鵝，先生！福爾摩斯從沙發上迴轉他的身軀，瞧着這人驚異的面容，說道：「咦！這是什麼事情呀！可是那鵝活了轉來，從你廚房的窗裏飛了出去麼？彼得生道：先生，你看這個，你看我妻子在鵝膝裏尋着的什麼東西！他說時，展開手掌，纔見他掌中有一顆晶瑩光潤的藍色寶石，比黃豆略略小些，但是光輝奪目，照映一室。福爾摩斯不禁跳起身來道：彼得生，這是意外得來的財寶。你知道是什麼寶物麼？彼得生道：先生，這是綠鑽，很名貴的寶石。若用牠劃分玻璃，和銼刀一般鋒利。福爾摩斯呼道：這不是尋常有價值的寶石；這是價值連城，人間難得的寶物。華生不覺失聲喊道：這不是馬卡伯爵夫人所有的藍寶石麼？福爾摩斯應道：是的，是的，近幾天我時時讀着太晤士報上的廣告，故知道這東西的大小和形式。這是獨一無二的寶物。牠的價值，我們也可估計；因為一千鎊的賞格，還不足這東西市價的二十分之一咧！彼得生聽了這



話，不由心中大喜，倒在椅子中，看着我們說道：「一千鈔麼！慈悲的上帝！福爾摩斯道：那不過是賞格罷了。依我推測，還有別種原因。雖使夫人分去家產的一半，只要珠還合浦，她也是願意的。華生道：若然我的記憶不錯，這寶石是在匯衆旅社失去的。福爾摩斯也道：是的，這是在十二月二十二號，不過五天以前。大眾都說是被一個修煤氣管的約翰哈南所偷去的。那人因證據確鑿，已被官中捕去。我這裏曾有這種記載的。說着，便就從新聞報紙堆中檢出，看了一眼日期，摺在手中，把下文讀出來道：

「匯衆旅館的寶石竊案。約翰哈南年廿六歲，是一個修煤氣管匠，在本月廿二日，因有行竊馬卡夫人寶石的嫌疑，被官中所捕。有旅館侍者乾痕司萊特願做證人，因他在那天曾引哈南到馬卡夫人的寢室裏去，修理火爐上的鐵柵。他和哈南在寢室中留不多時，他忽然被人家喚出，等到回進去時，見哈南已不在室中，櫥門已被撬開，還有一隻摩洛哥的小皮匣，拋在梳妝臺上。後來據馬卡夫人說，這匣子是伊用來藏放寶石的，但已空了，不覺驚呼起來。這時由萊特立刻到警署報告。這天晚上，便把哈南捕獲，

然那寶石並不在他身上，也不在夫人的寢室裏。在庭審訊時。有夫人的女僕開澤林柯薩克，聲稱伊也曾聽見萊特驚喊的聲音。急奔入室，伊看見的情狀和萊特說的相同，B區的警史白萊司屈里脫也說，他去拘捕哈南的時候，哈南抵抗甚力，更有人說，他以前也曾犯過竊案，所以法官因見證據明確，不再詳詰，就吩咐把哈南下獄。但哈南在審訊時，顯出十分悲痛的樣子，後來竟不覺暈倒，因被人挾着下庭。」

福爾摩斯讀罷，便把報紙拋開一邊，沉思着說道：「警署中所得的證據，有這樣多啊。現在我們的先決問題，就要明白這摩洛哥皮匣裏的寶石，怎樣會到托墩海街上的鵝腹中去？華生，你現在當知道，我們小小的偵察，忽然和許多事大有關係，並不是無謂的舉動了。這裏是有一顆寶石，是從鵝素中得來的，那鵝又是從密司脫亨利裴格處來的，那人和這破帽兒我也已一度研究過而告訴你了。所以現在我們最要緊找了那人。可以探知這事的秘密。這一著我們祇好先在各報試登廣告；倘然無效，那我不得不另想別法了。華生道：「你在廣告上怎樣說法呢？」福爾摩斯道：「請你給我一管鉛筆和一張紙。於是他一邊寫，一邊

念道：現在我可這樣寫：有人在戈旗路旁，拾得白鵝和黑呢帽各一。密司脫亨利裴格若要得到原物，請在今天晚上六點半鐘，到倍克街B字二百二十一號來領取。這樣，不是又清楚又簡短麼？華生道：很好，但不知道那人可能看見麼？福爾摩斯道：在貧窮的人看來，這也算重大的損失了。他一定要留心看報的。當時他明明是無意中擊碎了道旁的窗，當彼得生走近時，他不想什麼，只想逃走；但是後來定要懊悔何以竟拋去了他的鵝。并且報上有他自己的名字，更易吸引他的注意。須知人人都很關切他自己的大名的。密司脫彼得生，現在請你到廣告經理人那裏去，把這個廣告刊登在晚報裏，彼得生問道：先生，登那一種報？福爾摩斯道：寰球星報，包耳美，聖乾痕司，晚新聞，司登大德，迴響，各報都可。還有別種報，你若能送去也好。彼得生道：很好，但這寶石怎麼樣呢？福爾摩斯道：這寶石我可代為收藏，并要你在回來時買一隻鵝，放在這裏。因為你們已把那人的鵝吃去，不得不重換一隻還給他。

彼得生去後，福爾摩斯拿起那顆寶石，在燈光下細細把玩，便說道：華生，你看這物何等光彩鮮明，的確是無價之寶。但這東西也是犯罪的結核，所

以每樣寶石都是魔鬼的餌物；寶石越大越老，幾乎每一絲光彩中含有流血的罪史。這顆寶石，出世不過二十年，在中國南方廈門的海岸上尋得的。品質和光彩含有各種寶石的美，雖是藍色，却有紅寶石同等的價值。這物傳世的年數，雖並不久遠，可是其中已有不少罪史。我所知道的，有謀殺兩案，和拋鏹水案，自殺案，以及許多盜案；都是爲了這四十格蘭姆重的結晶品。誰能想到這樣美麗可愛的寶物，却是誘人投環和繫牢的不祥品呢？現在我要把牠封鎖在鐵箱裏，然後再寫信去通知馬卡夫人，告訴她我們已代她尋獲了。華生道：你想哈南沒有罪的嗎？福爾摩斯道：現在我不能告訴你。華生道：那麼你試猜想那個亨利裝格是不是案中的犯人？福爾摩斯道：我想亨利裝格大概是不知情的。他必不曾夢想到他手攜的鵝，所含的價值，比較那鵝一樣大小的黃金還要寶貴。但是只要我們的廣告有了回音，就不難定了。華生道：你在未見那人以前不能做什麼事麼？福爾摩斯道：不能，華生道：既然如此我也有事要暫別了。但晚上你解說的時候，我還要來看這件離奇的事怎樣解決呢！福爾摩斯道：這是十分歡迎的。我在七點鐘進晚餐，恰纔已購得一隻山雞。但瞧了目前所遇見

的事，我也要吩咐密昔司黑逞，應仔細看看，膝中有沒有寶石了。華生聽了，不覺好笑，就卽和福爾摩斯告別。

華生恰因有事羈絆，回到倍克街時，已有六點半鐘。正走近門前，見一個身長的人，戴着蘇格蘭帽，外衣鈕扣整齊，正立在燈光下等候。華生剛才走到，門也開了，於是遂一同走進福爾摩斯的室中。福爾摩斯從椅子上立起身來，歡迎來客，向那人說道：密司脫裴格，請就爐火邊坐。天氣很冷，我覺得你是不耐寒冷的。華生，你也恰準在這時到來。密司脫裴格，這可是你的帽兒嗎？裴格道：是的，先生，這真是我的帽兒。裴格是一個偉碩的人，圓顛方肩。面貌像很有智慧的，領下留着小髭，鼻上和兩頰都有紅斑點，手臂時時顫動；因此我想到福爾摩斯說他有特別嗜好的話，似確不錯的了。他的外衣，前面都鈕上，領袖間却都沒有襯衣，細弱的腕臂，時時露出。他談話很遲慢，言語很雅馴，使人可想到他是一個有智識的人，而現在却時運不濟，正自侘傺無聊。

福爾摩斯道：我們代你保存那些東西已有幾天了。因我們很望尊處登出廣

告來徵求，但不知爲什麼竟沒有？裴格露出很羞慚的面色，強笑答道：「我的近況不如以前那樣有錢了。我當時被匪徒襲擊，失去了我的鵝和帽子，但我不願再耗費我的錢財，作這無希望的嘗試，以徵求我的失物了。」福爾摩斯道：「這也當然的事。但我們把你的鵝吃去了。」裴格道：「吃了麼！他說時微從椅子上仰起，帶着失望的形狀。」福爾摩斯道：「是的，但我們若不吃去，恐怕那鵝對於別人也沒用了。我現今已另外購得一隻鵝在室隅，和你的鵝一般肥重，不知可合尊意麼？」密司脫裴格很快活的答道：「斷無不合意的道理，很好，很好。」福爾摩斯道：「前鵝的毛骨腸胃等物，我們還留在這裏，所以。倘使你要——裴格不禁大笑道：「那除了做我遇險的紀念品外，其他更有什麼用呢？先生，我若能得你的允許，只要把那室隅所見的那隻良禽見賜好了。」福爾摩斯對我睇了一眼，微微聳動他的兩肩，接着說道：「那麼，你的帽子和那處的鵝，請你取去便了。但我要請問一句，你的鵝從那裏得來的？因我很像禽學家，喜歡畜養禽類，但終沒有見過生得那樣好的鵝。」裴格早取了他新得的東西，說道：「是的。先生，我平時常到亞珥芳旅館去；那地方和博物院很近，所以我和我的朋友日常在博物

院中消遣。今年我們的旅館主人彈迭凱特，發起一個食鵝會，凡為會員，每星期至少須繳納一辨士，到聖誕節時，我們可各得一鵝。我照章付費，因此得到了那鵝。以後的事，想必你也知道了。先生，我很感謝你，因為我戴這頂蘇格蘭帽，既和我年齡不配，又不合我的身份的。他說罷，對我們很敬重的深深鞠躬，然後告別出門而去。

福爾摩斯把門掩上了，對華生說道：因他一來，使我們明白了不少。他對於這件事情，斷然一概不知道的。華生，你覺得餓麼？華生道：不餓。福爾摩斯道：那麼，我想可以暫緩些時，且去探訪一遭看。華生道：好的。

這是一個很冷的夜裏。我們披上大衣，圍着絨巾，走出門來。但見天空無雲，星光閃爍，路上行人吐出氣來，一陣陣好像開放手鎗時的煙霧。我們的足聲，踏地很重；一直走過醫士區，溫怕兒街，哈蕾街，奧司福特街等地方。一刻鐘後，早到亞珥芳旅館。這也是一個小酒肆，在街的一隅，可通好爾朋。福爾摩斯同我推門進去，吩咐那店主開兩瓶皮酒來。福爾摩斯道：你的皮酒倘然能和你的鵝一般好，那真是其味精美了。店主很覺異詫，便答道：我的鵝麼？

福爾摩斯道：是的，在半點鐘前，我纔和密司脫亨利裴格說過。他是你們食鵝會中一個會員。店主道：不錯，我明白了，但你要知道那鵝並不是我家裏畜養的啊。福爾摩斯道：真的麼！那是誰家畜養的呢？店主道：我買的那十二頭鵝，是從高梵脫園肆主處得來的。福爾摩斯道：是啊，我也略知道那園的情形，但是肆主是誰呢？店主道：他名喚白菜金立奇。福爾摩斯道：唔！我却不認得他。店主，我祝你佳運亨通。我們再會罷！

我們重又走到霜重氣寒的街上。福爾摩斯鈕好他的大衣。又對我道：華生，須知我們所要尋的事，猶如長繩的結一樣；一頭不過是我們所得的一隻鵝，但那一頭却關係一個犯了七年苦工的罪人，除非我們能夠證明他是無罪。雖然，我們的探問，或反足證明他是竊犯，也未可知。總之，我們已得到了警署中不曾覺察的線索。現在我們應依着線索搜尋，好使這案子水落石出。我們快些向南跑罷。

我們經過了好爾朋，走下恩特而街，曲曲折折，纔到高梵脫園。肆門前，有白菜金立奇的名字標出，恰巧那肆主正幫着一個學徒，在那裏收閉店門。我



偷瞧那人，面容瘦削，兩頰上短鬚很多。福爾摩斯忙上前說道：「晚安，今夜天氣很冷啊。那人點點頭，又對我友很疑訝的瞧了一瞧。福爾摩斯指着那空櫃，接續說道：「我想你的鵝恐已賣完了罷？」那人道：「請你明天來。便要五百隻也有。」福爾摩斯道：「不成功。那人道：「既然這樣。那邊有燈光的一家，還有幾隻鵝哩。你可以去買的。」福爾摩斯對道：「但我是有人薦到你家來買的啊。那人道：「誰薦你來的？」福爾摩斯道：「亞珥芳旅館主人。那人道：「是的，我曾賣給他兩打的。」福爾摩斯道：「那些都是很好的鵝。不知道你從何處來的？」

這一個小小問句，竟使那肆主勃然大怒，我真不解。那肆主昂着頭，灣着臂膊，怒聲道：「你問到那裏去了？我們要爽快的直說。」福爾摩斯道：「我本來是直說的啊。因為我很要知道你送往亞珥芳旅館裏去的鵝，是誰賣與你的。那人道：「不必告訴你。」福爾摩斯道：「這也不是什麼緊要的事。我不明白你何以爲了一些小事，却這般的發怒。那人道：「發怒麼？倘你像我一樣是販鵝的，你自然也要發怒了。付好價，得好貨，這樣，交易便完了。但你却要問，鵝在什麼地方得來的？誰人賣給你的？你的鵝是怎樣的？這般絮絮煩問，恐怕世界上只有

鵝來聽你這無謂的說話了。福爾摩斯道：你不高興多說，也不妨的。不過我總以為你的鵝是在鄉間畜養的。肆主很快的回答道：那你却弄錯了。這是城中生養的。福爾摩斯笑道：城中沒有那樣好鵝的。那人道：有的。福爾摩斯道：我終不信。那人道：你雖知道禽類，但可能及我時常見慣的麼？我告訴你，此間送到亞珥芳去的許多鵝，都是從城裏來的。福爾摩斯仍作堅執聲道：任你怎樣說法，我終不信。那人道：那麼，你可要賭個輸贏麼？福爾摩斯道：這不過要你損失幾個錢罷了。因為我知道我不錯的。我可和你賭一個沙佛令，（英國金幣名）好教訓你以後凡事不可堅執。那肆主呵呵笑道：壁兒，快取簿子來。

那時有一個童子取過一本小簿子和一本油紙面的大冊子，一齊放在高懸的燈光下面。肆主說道：你先看這小簿子，上面記的都是販鵝人的姓名，我就是向他們買進鵝來的。名字下面，都註有號數，那賬目便記在總簿上。現在你看這一頁用紅墨水寫的，就是我城裏戶頭的姓名錄。你看第三行，請你自己讀給我聽罷。福爾摩斯因讀道：密昔司倭克露脫，白列克斯敦街，一百十七號——

第二百四十九頁。

對的，現在請你看那本大的總簿子。

福爾摩斯又翻到第二百四十九頁，讀道：密昔司倭克露脫白列克斯敦街，一百十七號，家禽和蛋經售人。現在可看最近的進貨。十二月二十二日收鵝廿四隻，付價七仙令。不錯，請再看下面。同日賣給亞珥芳旅館主人，密昔司彈迭凱特，收價十二仙令。你現在還有什麼說話？

福爾摩斯好似很覺失望。他就從衣袋裏取出一個沙佛令，拋在櫃上，悻悻的返身便走。但是走了幾碼路，他在路燈底下空定，嗤嗤的隱聲笑道：這將不如激將，我敢說若不是我和他賭賽勝負，雖給他一百金鎊，他也不肯這樣完全告訴出來的。華生，我想這事有些把握了。現在祇要決定還是今夜便去訪那密昔司倭克露脫，還是暫緩至明天再去。但恐急於此事的，另外也有其人，并且我要……他的話忽然停頓了。因為我們聽得有一種吵鬧的聲音，從那肆裏出來。我們回轉去看時，見燈光下有一個形容瘦小的少年，還有那個肆主白菜金立奇，却都立在肆門前，握着拳頭，大有躍躍欲擊之勢。

那肆主高聲說道：我為你的鵝麻煩得也夠了。倘使你再要來和我混纏，我

要得罪你了。你可教密昔司倭克囂脫親自前來，我自有話回答伊。但和你有什麼相干呢？我可曾向你買過鵝麼？那少年哀告着說道：不，但其中有一隻鵝，實在是我的。你可去問密昔司倭克囂脫好了。伊教我來問你的。縱使你去請普魯士皇來，我也不管。你快給我滾蛋。他說時很兇猛的衝上前去，那少年却逃到黑暗裏去了。

福爾摩斯便悄悄對我說道：哈哈！可使我們省走一踏白列克斯敦路了。快和我來。看這個少年怎樣。我友說罷，急急從人叢中追到那個少年身後，便在他肩上輕輕一拍。那人不覺直跳起來，在燈光下我見他面已失色。他顫聲問道：你是誰？爲什麼緣故？

福爾摩斯很溫和的說道：請你原諒，因我聽了你和那肆主所問答的話，不禁要來問問你。我想我能幫助你的。你麼？你是誰？你怎能知道這一切的事呢？我便是歐洛克福爾摩斯。我的職業，就在能知別人所不知的事。但這件事你不能知道的。請原諒，我却都知道了。你不是要設法尋找一隻鵝麼？那鵝却被住在白列克斯敦路的密昔司倭克囂脫賣給了白菜金立奇肆主；而肆主又在轉

售亞珥芳旅館主人；最後却又被食鵝會會員亨利裴格得去的。少年忽把兩手伸張，手指微顫，答道：唉！先生，你正是我所想見的人。我很覺爲難。請你先告訴我你所以注意我的緣故。

歇洛克福爾摩斯喊住了一輛路過的四輪車，對他說道：我們與其在這熱鬧的街市談話，不如到一小室裏細說。但在走的以前，請你將大名告訴我。這人躊躇了片刻，向旁邊看着，答道：我名約翰魯濱孫。福爾摩斯却道：不是，我問你的真姓名，莫說謊言。少年聞言，頓時白色的面頰，起了一層紅暈。他因道：我的真姓名是乾痕司萊特。福爾摩斯道：是了，匯衆旅館的侍者便是你。請你上車罷。你要知道的事，都肯告訴你的。少年對我們看着，有些驚恐的樣子，似不知道我們對於他是禍是福。他坐上了車子，不消半點鐘功夫，我們早回到了倍克街寓中。在車行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話說，但見少年呼吸甚弱，兩手時時交握，又時時放開，很覺跼促不安。我們走到室中，福爾摩斯很起勁的說道：這個火爐可稱合時宜的。密司脫萊特，我看你的形狀似乎是很冷，請你坐在這大椅上罷。在我們解決這件小事以前，我先要換睡鞋了。現在你不是要

知道那些鵝怎樣了麼？萊特道：正是，先生。福爾摩斯道：我想或者是一隻鵝罷？我想你最注意的一隻鵝，是白色而尾上有黑條的。對不對？萊特聽了，神情不覺震驚，便道：先生你能告訴我這鵝到那裏去了麼？福爾摩斯道：在這裏。萊特道：在這裏麼？福爾摩斯道：是啊，而且這隻鵝是很奇異的禽類，莫怪你要注意這事。這鵝死後，却生了一個蛋，——寶貴的，光明而藍色的小蛋，世所罕見，我已放進了我的博物館裏去了。少年忽立起身來，他的右手緊緊握住火爐架子。福爾摩斯開了鐵櫃，取出那顆藍寶石來，那寶石光照四壁，好像一顆光明燦爛的星。萊特見了，不由呆呆地站着，似不知道承認是好，還是不承認好。

福爾摩斯很沉靜的說道：這一齣戲，正在起始了。萊特，你好好的立着，不然，你要跌到火爐裏去了。華生，扶他坐下來罷。他雖施行了脛篋的手段，却還沒有胆力呢。給他喝些白蘭地。好了，現在看他有些人色了，這事當然已不問而知。停了一刻，少年立起身來，搖搖欲倒。但是因為喝了白蘭地的緣故，頰上顏色稍好。他再坐下，目中露出驚嚇的神氣，呆瞧着福爾摩斯。福爾

摩斯又道：「這事的線索已都在我手中了。但是一切證據還待搜羅；所以還有一些事情，你當告訴我，好使案證完備無遺。」萊特，你不是早聽得那馬卡夫人的藍寶石的麼？

萊特咽聲道：「這是開澤林柯薩克告訴我的。」福爾摩斯道：「我知道了，伊是夫人的女僕。你却很易受財物的引誘，却不知以前早有許多比你本領更大的人，犯過這種案子了。況且你的方法還是用得精細啊。你想利用那個人人知道他犯過罪的煤氣管匠哈南，嫁禍於他，因而預先串通了柯薩克，故意招請哈南前來；等他去後，你忙把寶石竊去，然後高聲驚喊；於<sup>目下</sup>那個不幸的人，便就此被捕，你就——萊特忽然跪倒在地，將手扶着我友的膝，哀告道：「看上帝的面；請饒恕我了罷。我現在想到我的父親，和母親，若使他們知道了這事，他們心中自然將有重大的悲傷了。我以前從未作惡，以後我再也不敢了。我可宣誓；我肯按着聖經宣誓。請你千萬不要帶我到警察署裏去。為基督的緣故，不要帶我去罷。」福爾摩斯正色說道：「你且回到椅子裏去坐着。現在你很聽卑躬屈節；但你也應想想那個可憐的哈南。他無辜代人受罪，關在牢中已好幾時

了。萊特道：我可以逃走，密司脫福爾摩斯，我要離開這裏。那麼，他既無證人，也就沒有罪哩。福爾摩斯道：嘿！我們且說說他以後的事情。這寶石怎樣會到鵝腹中去，並且那鵝又怎樣賣到市上去的呢？你老實告訴我，或可有免禍的希望。萊特先伸出舌子微微潤濕他的嘴唇，然後說道：當哈南被捕以後，我想最好把寶石立刻藏開，免得被警察想着，或者要來搜檢我的房間。但在旅館中却沒有一個穩當的地方，所以我假做奉着客人的差遣出去，跑到我的姊姊家中。伊嫁給倭克，住在白列克斯敦路，以養鵝爲業。我走在路上時，遇見許多人，都疑心他們是警察，或是偵探，要來捕我的。雖在很冷的夜裏，等到奔至白列克斯敦時，早已汗流滿面；我的姊姊問我爲什麼我的面色發白。我告訴伊旅館中失竊的事，就走到後面場上，吸烟尋思，怎樣做纔好。我從前有個朋友，名叫馬斯蘭，曾在噴敦維早做過竊賊。一天，他和我相遇，講起行竊的伎倆，和安放贓物的法兒；我知他或能助我，就決計想到吉爾盤街去見他。我知他定能教我怎樣把寶石換錢。但我又怎能夠安然到他那裏去呢？因我從旅館到這裏時，心中已不勝驚恐，假使有人要來搜檢我，那麼寶石正在我的懷裏，



我又怎樣對付呢？我倚在牆上，尋思有頃，看見許多鵝在我的腳前後往來繞着；忽然腦裏想着一個方法，也許可以避免偵探們的目光，雖有最好的偵探，也看不出的。原來我的姊姊在幾星期前，曾許我，可以揀選一隻鵝去，算是聖誕節的禮物。我知道伊的話是可靠的；現在我可把這鵝帶去，順便把寶石藏在鵝腹裏，然後再到吉爾盤街去見馬斯蘭，自然可安然無事了。那場中有一個小棚，我從棚後趕出一隻很大的白鵝，鵝尾上有黑條的。我把那鵝捉住了，硬把鵝嘴張開，用手指把寶石塞到鵝的喉嚨裏，那鵝狂叫一聲，我便覺那顆寶石已到鵝膝中去了。但那鵝拍動兩翅，一陣掙扎，忽被我姊姊聽見了，忙過來看是何事。我剛回身和伊說話時，那鵝已跳到鵝羣中去了。伊道：乾痕，你拿這鵝做什麼？我道：你允許我聖誕節給我一隻鵝的；我覺得這鵝最肥。伊道：我們已把你的鵝放開一邊了，那是一隻白而肥大的。我們共有廿六隻鵝；一隻留給自己用，一隻送給你，其餘的二十四隻，都要賣到市場上的。我道：謝謝你，若是一樣的，我情願取我方纔捉過的一隻。伊道：那留好的鵝足有三磅的重量，我們特地養肥了送給你的。我道：這倒不要緊的。我歡喜得那一隻，現在

我要取去了。伊道：那麼，你歡喜要那一隻，便可取那一隻。那隻白色黑尾而正在鵝棚中間的一隻。很好，把牠殺了拿去罷。密司脫福爾摩斯，那時我就照伊所說的話做了，帶了鵝到吉爾盤街去。我見了馬斯蘭，把一切的事告訴他，他聽了大笑。我就用刀剖開鵝腹，不覺大失所望，因為裏面並沒有什麼寶石；便知道其中必有錯誤了。我忙返身跑到姊姊處去，走進後場一看，竟一隻鵝也沒有了。我喊道：梅傑姊姊，那許多鵝到那裏去了？賣去了。賣給誰的？高梵脫園主，白菜金立奇。我問道：其中可有一隻鵝，也是白身黑尾，像我所揀選的一隻一樣的麼？有的，乾痕，共有兩隻白身黑尾的鵝，我也不能分別出來。這時我明白了，立刻盡力跑到白菜金立奇處去；不料他也都已出賣了，也不肯告訴我賣給誰的。我隨便怎樣問他，他總是這樣回答我。那是你剛才所聽得的了。我的姊姊也當我要發瘋了。有時我想我是一個好好的人，現在我是一個賊了。但我並未得到竊物，却已將人格賣去，實在冤枉的。上帝憐我！上帝憐我！他說到這時，雙手掩着面痛哭。

此時室中很覺靜默，祇聽得少年呼吸的聲音，和福爾摩斯的手指拍動桌邊

的聲音。隔了一刻，我友遂立起身來，把門開了。他道：出去罷。先生，願上帝賜福你。不必多說，出去好了，此時沒有話說；只聽一陣足聲，從樓梯上走下去，隨又有關門的聲音，接着那少年已走到街上去了。福爾摩斯道：華生，我也不必去報告警署了。倘然哈南有什麼危險，再行設法。但那人既已逃遁，這案子自能昭雪。我想我今已蹤庇了一個犯罪人，但我却救了一個人的靈魂。因為現在若送他入獄，或使他反而終身為非作惡，自甘墮落了。并且現在正是救人的時節，我們何樂而不為呢？我們有了這個簡單而奇怪的問題，又得機會研究，居然能得解決，我們的心中也很可告慰了。華生，倘然你還有興致，我們可以研究別一件事了，那也是有一種禽類做線索的。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破帽兒得寶

二八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暗殺案

朝餐列桌上，瓶中花向人作嬌笑。其旁坐着兩個人，在舉盞相屬，情味盎然的：就是我與我妻哩。食未畢，女侍忽推門進來，把電報給我。我妻就我手中看了道：這是福爾摩斯所發的嗎？我道：是的。讀那電文道：

『華生，你能否抽出一二日的時間，同我到倫敦西部去，一探那波斯克姆的慘劇？那地方空氣鮮美，風景也很好。假使你願意，請於上午十一點十五分鐘，會於柏丁登火車站。』

於是，我妻道：我愛，你去嗎？我道：這連我自己也不能決定。因為這裏診務很忙，恐未必能脫身去呢？我妻道：這可請安特路德暫代。你近日面色很不好，若能一換空氣，或可恢復健康。且有福爾摩斯君作伴，一路必多興味，不患寂寞呢。我笑續她的話道：我因有福爾摩斯，而得你這個美妻。今他有事

叫我去，而我乃辭了不成。我妻嘆道：「勿再說謊言！如果去的話，快些料理行裝！今已十點半鐘了。」我道：「這不妨，我前在阿富汗軍營時，曾從征數次，對於料理行裝一事，非常神速。數分鐘之後，我乘車至柏丁登火車站。那福爾摩斯已躑躅於月臺上，見我至，就握我手道：『華生，你果然應我的電報而來，我很欣喜。因為你來了，有益於我事很多。』華生，你在此照料行李！我去買車票。說罷，就自去。福爾摩斯的行李很簡單，除了提囊外，僅報紙一握，備作這案參考似的。上車後，福爾摩斯見左右無人，遂展開報紙。其後，搓成一大球，擲在欄架上。向我道：『華生，你也知道這暗殺案嗎？』我笑道：『我這幾天唯親近我妻的秀色，報紙好久不讀了。』福爾摩斯道：『這也很好！據一般輿論，以為是弑逆案。但是我既未目覩，却也不敢斷定。今且把我所知的告訴你。』

這時，火車已行過梨亭。福爾摩斯閉目少息，乃道：『所謂波斯克姆者，乃是個鄉鎮，與洛斯相距很近。其中的大地主，叫約翰湯納。他在少年時，曾旅居澳洲，遂得大富。在數年之前，回到祖國。並將他的田莊名花得雷的，租與查理士馬凱得。因這人也是旅澳而歸來的，同居以示親密的意思。以二人的現

狀而說，約翰湯納似較稍富。故查理士馬凱得寄居於約翰湯納的屋中，然二人並沒有賓主之分。查理士有一子，已十八歲。約翰却有個女兒，也十八歲；因二老都鰥居，故兩小皆失恃。二老雖住在波斯克姆村，然與鄰居不相往來，也許是富而驕呢。故鄉間不能常見這二老的蹤跡，惟於賽馬場中偶爾一見。查理士家中，有二個僕人：一個是男子，一個是婦人。約翰家中，却有五六人。這些是兩姓的家事，故先爲一述。至於這慘劇的開場，在六月三日，就是上星期一。查理士離花得雷田莊，往波斯克姆湖畔。湖很小，不過一池而已，鄉人却叫做湖。其時爲下午三點鐘。在上午，查理士曾到洛斯鎮。臨行時對他的僕人道：下午當回來，因與友人相約於湖畔。既歸來，就匆匆往湖畔。查理士這一去，竟不生還了。我道：湖畔與田莊相距遠嗎？福爾摩斯道：不！從花得雷莊屋到波斯克姆湖畔，不過半英里。曾有二人，瞧見這老人踽踽而行。這二人：一個是老婦。一個叫威理克勞特，乃是約翰湯納的獵夫。他說，那天下午，實見查理士的兒子極姆斯馬凱得，手裏拿着獵槍，隨着他的阿父；但相距却很遠，故老人經過之後，方見其子持槍而來。當時也不以爲意，一到這慘劇演成

之後，便覺他相隨於後，不是偶然。據老婦所供，不過說曾見查理士而已，不足引證。我道：此後就無人見馬凱得父子嗎？福爾摩斯道：有，那人是十四歲的女郎，叫配信司毛倫，其父是約翰湯納的佃戶。據女郎說，她在湖畔拾柴，親見馬凱得父子在深林之內，互相口角，其勢汹汹，幾欲用武。女郎大駭而狂奔，歸家告訴她的父母。那知話未畢，小馬凱得已匆匆趕來。說見他的父親已死在林中，召人去移屍首。說時，神色惶急非常。獵槍與冠已盡失，衣袖上且染着血跡，涔涔未乾。衆人也不暇細辨，就隨着而行。既到那林中，只見老人已僵臥。腦後受重傷，似遭槍管所擊。當局以證據確鑿，遂捕極姆斯入獄，以弒逆論罪，將要判決了。我道：噫！證見確鑿，那麼少年沒有生望了。福爾摩斯笑道：華生，你也這般說嗎？你要知道，證據這東西，實是活動。我人研究的要點，便在這裏。不可以人云亦云。況那鄉人中，實有多人以爲小馬凱得必無罪。約翰湯納的女兒梅麗，持此議尤堅，延萊斯屈萊特而爲偵探。那人就是傑弗遜賀泊一案，曾與我們同事的。今他因這事棘手，轉來求我相助。我道：我恐這案情很顯，等到你去，罪名已定了。福爾摩斯道：華生，天下的事，往



往有證據極顯，而實則不然。今我去，必能以我推想的力而別有所得。或者證實其事，或將其已定的鐵案盡行推翻，這種方法，恐那萊斯屈萊特不曾夢見呢。華生，你知我已深，當不以我為誇。今這事有二點，可加討論：就是警察去捕其子，非在當場，而在他回家之後。且這少年曾自言此次被捕，實有應得的罪。其後，又繼着一番表白無罪的話。可是已衆口一詞，說他已自行招承。裁判官的疑慮，遂也因之而盡決，鐵案也於是鑄成。我道：如此說來，少年的弑父，當然已沒有疑義。他所說實有應得的罪一句話，已無異自行招承的了。

福爾摩斯道：這點你就大誤了！我以為一天雲霧之中，惟此語實為一線光明。假使他在被捕時，而有驚慌的形色，或作不平的話，尚可為疑點。因驚慌與不平，才是奸人作偽的本事。今他坦然自行招承，說實有應得的罪。那麼，可知他胸襟坦白，一些也沒有畏罪之意。因這一句話，不過追悔而已。你記得女郎配信司毛倫的話嗎。少年在深林中，曾與父親口角，甚至幾欲動武。他所謂實有應得之罪，就指這點。他能說這句話，實不失為胸襟坦白的人，否則我必不應召而來。我搖頭道：然而也難了！證據比較這案要少的兇案，而受死刑者已

數見不鮮。福爾摩斯道：然有證據比較這案要多，而屈以死，也不知有多少。華生，你不妨一讀少年的供辭，我知我們此去，對於他有絕大的希望。說罷，取報紙一張給我。標題是極姆斯馬凱得的供辭，辭道：

『這三天之中，我實在勒里斯吐，今晨（即六月三日）纔歸來，聽得我父往洛斯鎮，且與僕人約翰喬柏同去。下午方見我父乘車歸來，然下車以後，就返身匆匆而去。至於他那裏去？我不知道。我因獨處無聊，便攜了獵槍而行，想到牧兔場射兔取樂。下午三時，走過波斯克姆湖畔，這也不過偶然。威理克勞特說我有言者，非也。我到深林中。忽聽得我父高呼古伊的聲音。這是我父子相呼的暗號。聞呼奔去。我父正在蹀躞，一見我到，似乎出於他意外，乃大怒。起初相口角，其後幾乎打起來，必不許我在林中。乃轉身返家，去不多遠，慘聲震耳。往而觀之，那知我父已倒在血泊中了。我就棄了我的槍，撫我父的胸；可是氣將絕，不可挽救。我立刻奔到密司脫湯納的佃戶家求助。此後情形，庭長知道了，可不必供述。以我父的性情說來，我也不諱飾，實不聽得人的頌揚，然也未曾有深仇大怨於

人。今遭慘死，我也不知道所以然的緣故。檢察官道：那麼你父親將死的時候，可有什麼話？極姆斯道：沒有。僅微呼累脫（Fat 譯鼠）而已。檢察官道：那麼你知道他呼鼠的意思嗎？極姆斯道：不知道。或者臨死時的言語而已。檢察官道：好了。你與父親相爭，到底爲何事？極姆斯道：這事我不願宣佈。檢察官道：你知道你不說，對於你有大不利嗎？極姆斯道：我實不願說。但我要聲明，這事必無關於這案。檢察官道：有無關係，當由本席決定，你不能自主！極姆斯道：我知道，然無論如何，我不願宣佈。於是陪審官乃問道：古伊的聲音，既是你父子相呼的暗號，他在深林中高呼，可是知道你去嗎？極姆斯道：不！我從勒理斯吐歸來，我父實沒有知道。陪審官道：那麼他爲何高呼呢？極姆斯沉吟好久道：這我却不知了。檢察官道：你在第二次入林時，除了人受傷，別有所見嗎？極姆斯道：似有……然而沒有。檢察官道：沒有便沒有！何故吐其辭？極姆斯道：僅見一件灰色的東西，像是大衣。離開我所立處約十碼，而去林盡處也十碼。檢察官道：這東西還在嗎？極姆斯道：等到我回身再看，已沒有

了。檢察官道：你見有人取去嗎？極姆斯道：當時我正注視我父，故不及見呢。」

極姆斯供狀止此。我就放了報紙道：福爾摩斯君，今看了檢察官的問答，深覺小馬凱得嫌疑很重。他父親何以高呼古伊及鼠？他爲何不肯說口角的原故？這些情節，都足以鑄成鐵案，福爾摩斯微笑，伸着腳擱在椅背上，說道：華生，你與檢察官實同爲少年的忠臣，乃不惜心思腦力，指出不利於少年的事。然我看來：就你意而論，也矛盾呢！你既以爲少年富於理想的了，又以爲少年沒有理想而覺可惜。非矛盾嗎？我道：這話怎麼講？福爾摩斯笑道：你的意思，以爲少年既自行招承與父口角，而又不以口角的原故明白說出。既不便明說，又何妨僞言呢？這，你所以惜他沒有理想。然一念及高呼古伊與微呼累脫，及大衣種種；又不禁嘆這少年理想之巧，乃能僞作這種種言辭以欺他人。華生，你有這二念否？我因笑道：誠有。福爾摩斯道：這二念都誤呢！今我入手的第一步，就是深信極姆斯無罪，斷然不疑及他的身上。華生，我腹中饑了，當就餐。願你勿再生狐疑，自亂其心曲！

火車抵新登，我們就餐。再行，橫度溫紋湖。湖光潋灩，胸襟乃爲之一曠。其時洛斯鎮已漸漸地入望，但見綠樹參天，紅瓦鱗鱗，隱現於山林之中，鄉味盎然。火車抵站，萊斯屈萊特就來迎接。略致寒暄，就同上馬車，向海福特旅館而行。下車之後，就同入一間整潔的房間。萊斯屈萊特道：福爾摩斯君，我知你行事迅速，今已爲你備車，不如就到犯罪的所在，視察一下。福爾摩斯笑道：我友，我行事的遲速，全視那空氣的壓力；重則行事迅速；壓力輕，則行事遲了。萊斯詫異道：這話作何解說？福爾摩斯笑道：那麼我爲你解說，你且去一看風雨表如何？萊斯道：二十九度無風。福爾摩斯道：空氣重，則下雨。一下雨，則悶坐無聊，不如外出。今空氣輕清，這裏的臥榻又佳，故不如暫緩其事，而讓我吸烟爲佳。萊斯乃大笑。他旋道：福爾摩斯君，你見報上所載而有所意見嗎？我固也說這事很明顯，但密斯梅麗以爲必冤屈，叫我請你。實則證據確鑿，小馬凱得的罪狀，已無待搜索。於是，忽側着耳道：女郎的馬車已到門前了！接着，果有軟靴細碎聲音，逐漸而近。門開了，一個妙齡女郎，姍姍地進來，皎然如展圖畫。雙目淺紫，如玫瑰色寶石；兩頰微絳，時

時於驚憂中流露着秀媚的姿態。舉止尤楚楚大方。既見我友，秋波一盪，就道：密斯脫福爾摩斯，你來，我很欣喜。極姆斯的無罪，你當也能深信。我與他自小相處，故知他性情溫厚，雖一蟲的微小，也不忍殘殺。而况乎人，而况乎父親。然誰無過失？極姆斯一生所有的過失，我知之很詳，但都是細小的事，不足供此案的研究。福爾摩斯道：姑娘勿慮！這事我誓必盡棉力。梅麗道：那麼你信極姆斯無辜了？福爾摩斯點首。女郎乃迴目以視萊斯道：先生，福爾摩斯君無異青天。萊斯微笑道：我恐福爾摩斯君下斷語，未免太早。梅麗道：他的話確呢。至於極姆斯所以與父口角的緣故，而極姆斯不肯說出，不過有關於我而已。福爾摩斯道：願姑娘勿諱飾！請即告訴我！梅麗微俯其首道：今事急了，我也不再隱。那馬凱得父子之間。本來很敦睦。以我的緣故，乃多口角。那極姆斯很愛我，就是他父親也很願我為媳。惟極姆斯自言歷世尚淺，不願早娶，以是重拂老人的心。老人性躁，有時竟欲用武。然極姆斯固不敢抵抗，謹避之而已。福爾摩斯道：令尊也贊成這事嗎？梅麗道：不！除了密斯脫馬凱得以外，並無一人贊成我們早婚。福爾摩斯道：那麼我能於明日一見令尊

嗎？女郎道：是，醫生許可就可了。福爾摩斯訝道：令尊病了嗎？女郎惘然道：我父病了多日了。近得馬凱得凶耗，病更重。因我父平生少交游，惟與馬凱得相得。因為曾共事於維多利亞，故熟識。忽聽得他遭慘死，乃不禁痛傷老友。福爾摩斯道：維多利亞，這與本案實有關係。梅麗道：沒有！不過我父曾與馬凱得老人治金鑛於那裏罷了。福爾摩斯道：謝你見告！今我當往獄中見極姆斯。這事我誓為姑娘效力，請你寬懷，不必鬱鬱便了。梅麗道：得君慰言，無異赦詔。今我要歸去。因我父在病中，雖有醫生章羅士為侍，然我終不能久離。說罷，鞠躬而去。

福爾摩斯道：萊斯屈萊特君，你有入獄執照嗎？萊斯道：有，不過只適用於你我二人。福爾摩斯道：毅了。我二人可乘火車往海福特。華生，今勞你守屋了。我應允，二人遂去。我獨往田野散步，吸了些新鮮空氣。回來取一冊小說閱讀，很覺無味。故不禁回憶小馬凱得所供的話，以及老人的死狀；又想那傷痕，以醫學上的智識推測，也有所得否？我想到這點，遂按鈴呼侍者，令取村中的星期報進來。其中果有一條，載老人死狀很詳。據醫生報告：說後腦受

傷很重，顛骨已碎，決為笨重的兇械所致。我因想這點實足為少年卸罪的一證，因為據配信司說那父子在林中相爭，可知那時必對面而立，那傷處怎會到後腦去？其次，那老人臨死時說鼠，却是什麼意思？那老人的死由於重傷，非病死可比，必不會發鬚語。或者他要解釋被殺的原故，已不及，而語遂中斷。然灰色的東西，豈真為大衣？而犯罪者於無意中遺失，又乘人不見取了去嗎？那麼其人的胆量，可謂大了。總之，這事的離奇，已達極點。但福爾摩斯平生不肯作妄言，且他敏銳的神經，尤加人一等。既說那少年無罪，那麼，少年必不是犯罪者。然而犯罪者到底是誰呢？我想到這裏，如小艇行於大海之中，茫茫然無崖岸可尋。於是，便閉目少息。等到我張眼，福爾摩斯已立在我面前；萊斯屈萊特却不見，原來已回到他自定的旅舍中去了。福爾摩斯道：華生，今夜空氣輕清，波斯克姆湖畔的種種犯罪形跡，當不致為雨所洗去。我們也可以少事休息，明日再去。因這事須賴全副精神，稍有疏忽，就掛一漏萬了。方才我以天氣詢萊斯，也是這原故。今我倦了。便坐道：華生，我已見小馬凱得了。我道：他對於這案，也有所發表嗎？福爾摩斯道：沒有。我起初以為犯罪



的人，他必知道；今知他也正與我們同樣的茫然。我道：這人雖忠厚，但他的性情，我很不以為然。那姣好如梅麗的女郎，他竟拒而不娶，到底是什麼意思？福爾摩斯道：老友，你不知此中實有難言的隱痛呢。他愛女郎，熱度已達沸點。因為格於不得已，不得不強抑其心猿。當二年之前，女郎尚在學校中讀書，與小馬凱得不相識。而小馬凱得心中，也未曾有這人。且愛情濫用，本是少年的通病。故小馬凱得遂與一家酒肆中的女郎相愛，且私婚了。及見梅麗湯納，追悔已遲。當日他父子的所以爭執，就為這緣故。然因禍而得福，極姆斯下獄後，那酒肆中的女郎，料他必死，遂來書與他決絕。說已得一個船廠中的幹事為夫了。然對於這案，關係尚淺。今我們當研究的，却有二點：一是老人在湖邊所約的人，到底是那個？一是老人高呼古伊，到底是什麼意思？因老人在那時，還未知兒子的歸來。這二點實為全案的樞紐，我百思而未得一解。華生，時候不早了，今且圖一次好睡。

次日，萊斯屈萊特至，我三人遂同乘馬車而行；途次，萊斯作惋惜的容色道：今得一消息，很不幸。就是那湯納老人病危。福爾摩斯道：真的嗎？萊

斯道：是的。湯納對於馬凱得，不但爲老友，且爲恩人。那花得雷的莊田，實是湯納的產業；因爲馬凱得貧，慨然送他。且……福爾摩斯便道：這事很足供我研究。那馬凱得既是窮人，受湯納大恩，乃不思報答，還要他女兒下嫁，做他的媳婦；且不容稍緩，若有命令湯納父女的權似的。這是何故？萊斯以目笑視我道：我以爲理想無補於事實。因事實決非理想所能及呢。福爾摩斯也笑道：這話誠當。然理想乃事實的母，事實無不由理想而來。萊斯作輕笑，旋道：然我的理想，以爲害老馬凱得的人，實是小馬凱得。以事實說來，也是如此。而你必要舍正路，這也徒自尋苦罷了。福爾摩斯不與辯，以手外指道：我知到花得雷了。我看了，果然。廣場一片，萬樹作慘綠色。牆上緣古籐，苔蘚斑剝；若告訴我們，牠的屋主遭慘死似的。既下車，福爾摩斯往叩門，只有一個女傭開門而出。福爾摩斯請將馬凱得父子常著的鞋子給他，女傭人從了。福爾摩斯又叫她導到庭中，依那天老馬凱得所行的路，直到波斯克姆湖畔。這路是一條小徑，淺草蒙茸，作油碧色。福爾摩斯額筋暴突，時時伏地而嗅，其狀如獵犬偵兔。旋至一處，但見湖水一片，四圍都是蘆荻等植物。湖之北，萬樹

蔥籠透露着屋頂，就是約翰湯納的所居處。花得雷莊田，却在湖之南。我們所立處，乃淺草一片，潮濕異常，就是老人被殺的所在。屍痕還彷彿可見；因爲其旁有移屍人的足印。就我所見，不過這些。而福爾摩斯留心細察，且道：這是小馬凱得來時的足跡，遠處輕而近處重，乃見了父死而驚呢。這是去時的足跡，但見足尖，不見足跟，輕捷異常。這是第二次來時的足跡，同行者不止一人。這樣看來，小馬凱得的供辭，確呢。這是搬屍人的足跡，畏重而行，故那足跟重於足尖。噫！這是何跡？想是父子交關時，小馬凱得以槍柄拄地所致。那麼這又是何人的靴跡呢？自北向南，止於這裏；迅奔而去，又躡足而來，跳躍而去。我意推度，那人或者就是兇手。而躡足再來，必是取那大衣。說罷，直望林中而行。林盡處，又有一株大榆樹，枝葉蒼翠。福爾摩斯乃細察地上所有的枯枝敗葉，又察樹旁的碎石；且撮沙灰一小掬，放在信封中。似乎很滿意，他道：華生，這事很有興味！那灰色小屋，想是配信司毛倫的家，我要去問她一下，你們且在這裏少待！我應道：是。福爾摩斯遂自去。十分鐘以後，福爾摩斯乃含笑而來，向我們揮手道：走罷！我們三人遂返身上車。途次，福

爾摩斯取出那樹旁所拾的石塊，以示萊斯道：這東西可供你研究嗎？我決定殺老人的，就是這石呢！萊斯詫異道：石塊能殺老人嗎？福爾摩斯道：不錯，人用了牠殺老人呢。這東西體質很重，而牠的下面有豐草，可知這石塊在那裏還沒有多天。附近也沒有泥印，可容這石塊。那麼這石非林中所在，也不是被蹴而起的。萊斯道：那麼何關於這案？福爾摩斯道：乃有人帶來的啊！那老人的傷口，又與這石塊相吻合，那得無關？萊斯有：那麼兇手是怎樣人？福爾摩斯道：其人很高大，慣用左手，右足微蹙，着厚底的獵靴，且常吸印度雪茄，套着烟嘴；身畔有一把鈍刀，披一件灰色大衣，寬大不稱他身體。此外尚有特別之處很多，如此已足我們追捕之用了。萊斯道：你的理想真好！但恐一般陪審官不如你富於理想，怎好？福爾摩斯道：這我可不問。此後的事，由你措置，今我回倫敦了。萊斯道：你探案就此中止嗎？福爾摩斯道：罪人既得，我職已盡。你見偏用左手而蹙右足的人，逮捕便了。又有何難？萊斯道：以一鎮的大，千百人的多，你叫我按戶去搜索嗎？不也顛倒！福爾摩斯道：我不再與你說了。今已到你寓處，你且下車將息！少停我或有信給你，你可等候！萊斯無

言，下車而去。

我們驅車歸寓中，福爾摩斯道：華生，我不知這事如處何置纔好？你坐了！我來告訴你。據小馬凱得所言，可供研究的，僅有兩句話，就是他父親高呼古伊及微呼累脫。但你當知老人臨死的時候，所言必不止這些，惟小馬凱得只聽得他呼累脫罷了。我道：所謂古伊者，到底是什麼意思？福爾摩斯道：必不是呼他的兒子，我知他實呼所約的人。因古伊這句話，乃是澳洲人通用的口語，如我人呼哈羅。我故得假定他所約的人，也曾旅行於澳洲。我點首道：這話很是。試解釋累脫的意義！福爾摩斯乃取出維多利亞地圖一紙，乃昨夜發電報從勃理斯吐購來的。福爾摩斯指一處道：試一讀！我讀道：勃而累脫 *Bularrat* 福爾摩斯道：這就是老人臨死時所呼的，惟聲音微弱，故少年只聽得那尾音，遂成累脫。在老人的意思，或者要告訴他的兒子，說殺他的人，就是勃而累脫地方的某人。惟氣力不續，乃不能續他的話。我道：妙呀！茅塞頓開了。福爾摩斯道：這也淺顯。然我們偵探的範圍，就可因此而縮小。那人既為澳洲人，披灰色的大衣。偏用左手，而蹙右足，身材很高大；而那人又一定住在當地，

非外方所來。因為這裏是湯納的私地，驚生的人不易潛蹤而至。我道：身材的高大與所穿的靴，不難於步武的距離及足印推測而知道。但足蹙與手廢，你又從何知道？福爾摩斯道：這也很易明白。我察那足印，總是左深而右淺，可知他行時，必用左足着力。但何故用力於左足？可知右足微蹙了。至於何以知他偏用左手，這我在警署中所填驗屍格上知道。那傷痕左腦，那麼兇手必自後而至。以在後的人，舉手擊他在前的人，傷痕必在右邊。今老人的傷痕乃在左邊，可知被左手所擊。且我尤能決定當馬凱得父子交關時，兇手必伏身於榆樹之後；因我於樹下覓得烟灰。我對於烟灰，平時也很有研究，故知道此灰是印度洛透丹所造的雪茄。我道：那麼何以知他有烟嘴呢？福爾摩斯道：我又捨得那烟尾，其端有烟油沾污，故知道。且刀切之處，參差不平，故又知他所帶的刀實鈍。我道：聽了你的話，無異明燈照隱，一些也沒有遺漏。我為小馬凱得慶再生了！兇手非他人，也許就是……

我詰未說畢，侍者已推門進來道：密斯脫約翰湯納來了！侍者這話，似續我所語，我於是默然。而約翰湯納已偃樓入室：身材很高大，一足微蹙，濃眉

環眼，鼻下微有紫痕。我因知老人的病已入腠理，不久於世了。既坐福爾摩斯乃道：小馬凱得的事，長者將怎樣處置？老人聽了，忽舉那失神的眼兒，愀然現悽皇的形色道：可憐者少年！無辜入獄。假使少年不得昭雪，我必……旋又道：先生，我知你已盡知我的隱秘，我也不敢諱於先生之前。我所以遲遲不即自行投案，因為風燭殘年，殊不欲於獄中了之而已。福爾摩斯道：那麼長者也是個坦白的人。今願長者將這事始末，一一具述！我當遣我友記錄，并求簽字。密司脫極姆斯的事，我們如能以口舌辯得明白，必不以長者所為的宣布。因我們既受女公子的委托，怎敢以窘長者？惟望極姆斯得出獄，這事便完了；否則也當俟長者天年之後，而將這紙呈於法庭，以脫極姆斯無辜之累。長者能信我的話嗎？老人道：先生真神人！我苟不信，也不造門而請了。且我也自知不久就要辭世而去，我正不妨將這事的緣故告訴你，使你為極姆斯辯護時，稍有把握，今我述，請令友筆錄便了。查理士馬凱得這人，實是我命宮的蛇蝎。起初我治鑛於維多利亞的勃而累脫，那時我年尚少，血氣旺盛，胆量也大，厭棄鑛事，乃流而為盜。同黨有六人，自號勃而累脫黨。我叫勃而累脫黑夾克，

尤爲黨中的驍勇，大家推舉我爲領袖。不久有一行滿載財物的馬車，自途中經過，騎者有六人。我們扼要襲劫，其勢適相敵。然手槍一出，四人竟死於馬下；我們也死了三人。我們竭力殲其餘，三人均分所有的財物。那時敵人中僅一個馬夫未死，那人就是馬凱得。那時我假使殺了他，也不致有今日這事。可是不幸，心腸忽軟，竟放了他。自後我富了，遂棄草莽，到此爲地主；且娶妻，乃生我女兒。不幸我妻早故，然女兒雖幼稚，已能伸嬌嫩的手兒，扶着我向正軌而行。我以前的罪惡，藉此也少得懺悔。那年我赴倫敦，遇馬凱得父子於途中。那時他流落異鄉，幾不能生活。見了我，就拍我肩道：老友！我們可否從你歸去？你安富已久，在理不致忘我。你如允，我就隨你去。否則警察的耳目近呢！我恐他報告警署，便帶他回來，把花得雷田莊一區與他。自此以後，我就沒有安日了。凡馬凱得所要的，我不敢不奉送因馬凱得不久就窺破我的隱衷，而知我懼將從前的劣跡爲女兒所知道，實較懼爲蘇格蘭場所知悉爲尤甚呢。因這緣故，他握得脅迫的權柄，得寸進尺，竟要我女兒下嫁其子。若說那極姆斯，我也無所不願。但他父親無疑象獍，我不願我女兒有這翁在。故與



他約定見六月五日下午會於湖濱，決定這事。及我至，他父子正在交關。老馬凱得出語粗鄙，他視我女兒如一隻母狗。我女兒乃明珠，怎肯被人肆言侮辱？一日下嫁其子，我女兒不是墮落火坑嗎？我想到這裏，殺他之念便決。遂取了礦石，以鑿他的腦袋。密斯脫福爾摩斯，這事我雖死也不悔。我且可自信，假是馬凱得重生於世，我也誓必再擊殺他，以雪我恨。我言已盡於此，請將紙筆給我！說罷，遂用左手握筆，見我所記的紙上簽字而去？開庭的那天，福爾摩斯去替極姆斯辯護，就將種種的證據，決定兇手是別一人，果得釋放。湯納老人的隱秘。也就沒有宣布。二月後，老人因病死。而極姆斯與梅麗締婚了。然而二人，對於先人這事，還茫然無所知呢。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暗殺案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 ◎巨賊

我娶妻以後，就買住宅於柏椀頓，作為醫室。這宅的原主叫發克哈，也是醫生。先是生涯很好，後來年老體衰；人們見了他，都道：世上稱為良醫者，先自強其身。像這個老人，簡直是個病夫。自己尚不能醫治，怎望他能療人呢？這話既騰為口實，於是發克哈的醫業遂一落千丈。從前每年可收入一千二百鎊，近來不過三百鎊。然而這醫室既歸我，以我年富體強，出所學以問世，當不難復昔日的盛況。這點我可以自信的。

我致力於醫業以後，便大忙，不到培克街，將有三月了。福爾摩斯從事於探案，也沒有暇時以會友。因此，大家漸疏。六月裏一天，我晨餐纔畢，正獨坐室中，披閱醫學日報。忽聽得鈴聲響，接着，福爾摩斯進來。他道：華生，久違了。今得把晤，實非常快慰。尊夫人從我們偵察史毛爾一案時，很困憊似

的，今恢復健康，想必無恙？我上前握他手道：謝你注意！我夫婦都安適。福爾摩斯便坐在安樂椅中，續道：你今於醫術之外，已不暇旁顧。然當日與我晨夕共處，探索案情，也很多興趣，往事重提，想必未盡忘了吧？我道：你說話過分了！昨夜我還尋繹舊時的日記，細為編輯，其中興味，豈能盡忘？福爾摩斯道：我以為你的記載，當求多多益善，不要遽爾擱筆！我道：不錯，我正以為目前所得，不足稱觀止。你如有新案充實我日記，或者再需我為助，都是我所願的。福爾摩斯道：那麼今日就有事相煩，好嗎？我道：很好！福爾摩斯道：但要探這案，必到倍明罕。此去很遠，你願嗎？我道：必從命，不辭跋涉。福爾摩斯道：醫務很忙，怎好遠去？我道：我去，可將醫務委託鄰家。以前他遠出，我為他暫代，他很感激我。這次我外出，他正可報答。福爾摩斯道：這樣很好！我道：但案情如何？福爾摩斯道：你少待，當於途中告訴你。我此刻趁車來；把這案委託我的少年，正獨坐車中靜候我們。今為時已迫，你能就動身嗎？我道，我沒有多事，稍稍料理一下，就去便了。說罷，匆匆地寫一信，留給鄰人。又上樓向妻說了，便與福爾摩斯同出。到階前，福爾摩斯

道：你鄰家也業醫嗎？我道：是的，他也設醫室在此。福爾摩斯道：他的醫室也很有年數嗎？我道：兩家的屋，同時落成。落成後，就闢爲醫室，這屋與醫室，實是同壽呢。福爾摩斯道：這樣，論門庭的盛況，他家遠遜於你家。我道：你怎麼知道？福爾摩斯道：這裏塔石已漸見磨陷，比他家深着三寸：踵門求治的，必羣集你家；可見他家所不及。

於是，相與登車。車中已先有一人，福爾摩斯指着我道：這是泊克勞脫君，就是把案事委我的。願爲你介紹。我與泊克勞脫遂互相施禮。福爾摩斯吩咐御者道：快行！我們要去趁火車，遲了恐不及。這時，我與泊克勞脫適相對坐，諦視其人：很端雅，年尚輕，容貌很誠樸：短鬚微翹，很修潔；戴高冠，穿黑衣，都奕然有光。英氣勃發，很勇敢似的。眉宇本軒爽，但這時爲愁雲所籠罩，不快活似的。由我家到火車站，本來不多路，車行又很速，我們因大家無語。一會兒，已到了，便登火車，纔坐定，已開行。福爾摩斯對泊克勞脫道：由此到倍明罕，當須七十分鐘。你何不在這時，把方纔所說的再告訴我友！如能較前說更明晰，更好。又對我道：華生，泊克勞脫君所遭的，或者平

安，或者危險，還不可確定。但那事很奇怪，你聽了，也不能無所疑訝。現在我不說了，以使泊克勞脫君詳述其事，泊克勞脫於是對我道：華生醫士！我目前處境，非常詫異。雖拙於辭令，願為你詳述。我以前本在柯克生胡特霍斯公司中服務，嗣後這家公司因負了委納端拉人巨債，不能清償，遂破產。就在今年二月裏，停止營業。你當能記得其事？我在這家公司中已五年，主人柯克生很重視我，常向人稱譽，然舊巢既傾，必須謀新壘。可是在這個不景氣的年頭兒，正是不易。我在柯克生公司中，每星期可得三鎊。開支很節儉，故薄有積蓄。然為數也不過七十鎊，既失業不久便到窘境。天天奔走於富商巨賈之前，甚至連皮鞋底都跑壞也無人理睬。自問賞音無人，若仍這樣地委頓下去，必不了，而時機到來，每出意外。一天，我展閱報章，忽見瑪孫公司有招雇書記的廣告。瑪孫公司，在朗勃街。倫敦各股份公司，當推這家為最殷實。我習於商業，故很是熟悉。那廣告中說有願承乏的，只要寫信來，聽憑抉擇。我就寫了一封信去，並附看柯克生的證書。越數天，竟得回信。囑我於下星期一的上午，到公司中去謁當事者；如相洽，便得供職，聽得旁人說，瑪孫公司所得自

薦書很多，經理並未逐一鑒別，不過在其中隨手拈得一書，就以爲檢定。那麼我何幸？獲膺斯選。函中並說任事之初，每星期領薪資一鎊，也不得謂菲薄。至於那職務，却與柯克生公司適相類；我就了，不難收駕輕就熟的效果。我當時情景，好像沈沈的長夜，獲睹曙光，很覺愉快。那知朝曦纔上，又突爲愁雲所蔽呢？我住在匏脫泰萊斯街十七號，既得公司覆書，就答以一函，約如期必往。我略加擗擋，天已晚了。因獨憩室中，吸烟以自遣。寓主人的妻忽匆匆入室，把一個名刺給我。名刺上寫道：歐塞萍納。又綴着小字一行道：財政經理員。我與他素不相識，突如其來，很爲疑訝。然既來看我，必有所事；因請他入室。我看那人：修短適中，鬚眉及眸子黝然作黑色，鼻端微露光澤。舉止很匆遽，若愛惜寸陰，不肯延滯以廢務似的。他猝然問道：你就是密斯脫泊克勞脫嗎？我請他坐了，應道：是的。他又道：你先是不曾服務於柯克生公司中嗎？我道：對的。他道：今將應瑪孫公司的聘了？我道：誠有其事。他道：聽得你熟於商業，經濟學尤其特長。你記得派苟其人嗎？派苟任柯克生公司經理多年，是我的老友。偶與閑話，常常要稱道你的才識，我所以知道。我聽了這

話，非常快慰。因我在柯克生行中，誠哉以敏妙擅長。然也惟行中執事，略垂青眼而已。果如他的話，我能幹的名譽，且聲聞於外了。那時客又道：你的記憶力也很好嗎？我敬答他道：自知尚不至惡劣。他道：你自去職閒居後，對於商業情況，也仍留意否？我道：我每晨必披閱股票貿易表，因不敢荒棄商業。他道：這可見你能自勵，前程無量。我不揣冒昧，想要動問，以窺你造詣。你能恕我妄瀆，不吝指教嗎？我道：是，惟命。他於是歷舉倫敦各公司股票價格問我，我對答如流，一些也不爽。他揚手而呼道：你敏妙極了！你所答的話，都合節。你有這高才，乃屈爲瑪孫公司中的書記嗎？我聽了這話很驚異。就道：先生過獎了！天壤茫茫，知交絕少。瑪孫公司中書記一職，雖不足稱道，然我自賦閑以來，已屢遭失望，僅得此職，豈敢猶豫？他道：你休了！以你高才，又能勤操所事；當必有一日昂頭天外，豈是池中物啊！我此來，實有事欲借重。論那位置，或不能舒展大才；然較瑪孫公司，大有分別了。你意將於何日進瑪孫公司？我道：星期一。他道：我願你勿遽然屈就此席！我道：你叫我勿踐瑪孫公司之約嗎？他道：是的。由我介紹，你於下星期一當爲法國中邦五



金有限公司經理。這家公司，營業很廣。分行遍法國各城鎮，多至一百三十四處。我聽了大異，就道：果如你的話，這家公司規模非常宏大；但我廁身商界，怎麼竟從未聽得？他道：公司資本，都是私人所集，以求厚利，不願公家參與；故那態度一主沈靜，聲名也不甚顯著，無怪你不知道，我弟亨利萍納，先是也是發起人，後被舉為總理。他因為事煩任重，需人相助。知道我遨游到這裏，囑物色一個老成練達的少年：須具高才，富於經驗，而俸給又不甚求厚的。我雖應了，然難逢其選。後遇派苟君，盛道足下辦事敏妙，因來求教，願為勸駕，至於俸給，目前想送給五百鎊，以供你些微薪水。你不以為菲薄嗎？我道：每年受俸五百鎊嗎？他道：是的。這在初視事的當兒，乃這樣。以後當不止此數。且公司貿易，由你處理的，可值百抽一。這種收入，實較薪資為優厚。你可執這話為憑據！我道：承垂青眼，至紐高誼。但五金貿易，不是我素習，不敢謬膺寄託，以貽隕越。他道：這何慮？你縱於五金一業沒有經驗，然鉤銷稽查等事，想必熟習。只要稍為計劃，已足操奇而計盈了。我於是心怦怦地跳動着，目眩神搖。不能自主。然疑慮的心，也跟着而起。就道：承君美

意，不得不盡吐衷曲。那瑪孫公司薪資誠薄，然假使我任職其間，可久安於位置。至於貴公司，非我所知了。此中患得患失，不能不有所躊躇。他呼道：你也過慮了！以你清才卓識，允為臂助，公司中正幸得人，將來賓主融洽，我可預卜。今可於俸給中先取銀券百鎊，請為笑納！那時我意遂決，便道：謹遵命，但於何日任事？尚望明示！他道：你於明天下午一點鐘到倍明罕見我弟，他在考泊萊興街B一百二十六號，這是公司的臨時辦公所。我先是已寫了一封信，為你介紹。你持函進謁，當無不相融洽的了。我道：敬謝你！萍水相逢，乃荷高擢；中心感激，實是非言可喻了。他道：你得此機會，也自有其分。何足稱謝？今尚須以官樣文章，擾你神思。請你取一紙，上寫「我願為法國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經理，薪水至少每年得五百鎊。」我執此以為符約。我們相見以心，原可脫略形迹。所以還要這樣，也所謂未能免俗。我依他的話寫了，他就取紙納囊中。對我道：還有一句話，須有個主意！就是你已應我，怎樣對付瑪孫公司呢？我道：你不說，我幾乎忘了。既決然舍去，惟有作書以謝辭。他道：這怎可使得？我為你這故，已與瑪孫公司經理有違言。前天我到該公司見

經理，將這事與他商議。他大恚，說我不當煽動你不爲他雇用。我道：你要得賢才，當不吝重金。他也以冷語對我道：我擬的薪資誠薄，然知泊克勞脫君必願就本公司職務，不利你厚祿。我道：泊克勞脫君若應我，當與你決絕，你不信我的話，請懸金五鎊，與你一博何如？他却道：泊克勞脫君潦倒風塵，百無聊賴；我拔他於泥潭之中，當加感奮，又何致二三其德呢？我以爲他的話很放肆，不得不告訴你。歐塞萍納說到這裏，我也怒，毅然道：這真是匹夫！我何畏？必待他以禮。當置之不顧，不再辱我的信了。歐塞萍納便離座而起立道：很好！你許我的了。這真是舍弟的大幸。於是，取出銀券及介紹信給我。並道：須記着！明天下午一點鐘到考泊萊興街 B 字一百二十六號。幸勿誤！我爲你前途祝福！說罷，致聲晚安而出。

泊克勞脫說到這裏，稍憩。續道：我所述與當日情事，一些也沒有遺漏。你們試想！我偃蹇已久，一旦得這奇遇，心中愉快，不言可喻了。次晨匆匆地趁火車至倍明罕，卸行裝在兩巨店之中。進門就是一架盤旋曲折的樓梯，拾級而上；那裏重門洞戶，一望皆巨室，是各公司及操專業者的辦公處，壁上掛着

各行的名牌，我審視殆遍，却未見有所謂法國中部五金有限公司，乃大愕，疑那人的話，或許竟虛飾，不可靠。正在旁皇間，一人忽登樓而與我施禮。我看那人，很像歐塞萍納。不過髮稍稀，眉目新經了修整，比較瑩潔些罷了。他問道：你就是泊克勞脫嗎？聲音也酷肖歐塞萍納。我答，是的。他道：我知你將到，正爲企望。但你來何速？我於今晨得阿兄來信，盛道你才能，很令人景仰。我聽這話，乃知是亨利萍納。略與謙遜，就告訴他道：我徘徊這裏，想進貴公司辦公處，但不得其門。他道：我們於前一星期才賃居這裏，百務蝟集，苦一時不能就緒；故連公司名稱也未標示在外，致累你尋索。今請從我來！當與你一談衷曲。說畢，就導我向再上一層樓，却有小室二間，窗戶塵封；無氈，無帷幔。其陳設僅小案一張，舊椅二隻。案上不過橫放着賬簿一本，皮篋一隻罷了。我初意既稱公司，又有自言營業很廣，必舍宇宏敞，門庭赫奕；其中陳設的桌椅，辦事的職員，以數十百計。和我以前服務的柯克生一般。那知接觸於眼簾的，乃蕭索這樣，很使人駭怪。亨利萍納窺悉我意，便道：泊克勞脫君，勿疑慮！我們初到這裏，自不免因陋就簡。外觀雖粗劣，而內容很殷

實。你不是帶有介紹信嗎？請坐！把那信給我！我就取出所帶的薦信給他，他似乎很詳細的看了一遍。說道：阿兄善相人，鑒拔當不謬，我自無異詞，惟望你慎重行事！我道：既承垂盼，當自勉以供驅策。惟責任如何？尚乞明示！他道：不久當請你經理大棧一事。我們將設棧於巴黎，為運售的總機關。貨物從英國捆載以去，都入這棧，然後轉輸到一百三十四處分行中，以廣銷於法蘭西全境。這事很煩，責任也很重。惟大棧的設立，雜費經營。在這數月中，你可勿遠去！仍住在培明罕！我有別事相託呢。我道：敢問所託何事？亨利洋納便開了抽屜，取出一本巨冊給我道：這是巴黎商界人名冊，姓氏之下，各詳註營業。你去悉心校閱！凡業有五金的，一一列表摘錄。我急要以備考查，你不要忽略！我道：這是商家習用的分類表嗎？他道：不！那種編制的方法，與我們絕異。故必須請你一為紬繹，始能得其綱領。你且去，可於星期一十二點鐘再來？把這冊還我。泊克勞脫君！你如能聚精會神，勤於所事，那麼與公司的情感，必能漸漸地融洽。我於是興然辭出，挾書返寓。一時思潮起落，不聽自決。我位置既定，薪資已得，似可無慮；但那現狀，就如辦公室的簡陋，處事

的粗率，公司名牌的未揭示；凡接觸於耳目的，在在都令人驚訝。然俸金已到我囊中，內容雖不知道，當如其所囑，以盡我職務。我想到這裏，便伏案校閱人名冊。次日適星期，也不曾略定工作。因這本巨冊，非短時間內所能畢事。至星期一，僅校閱了「H」一部，至十二點鐘，就帶這人名冊往見亨利萍納。那室中的陳設，依然如故。亨利萍納取冊略一披覽，囑仍為校閱，約星期三再去。其餘也沒有他語。我就歸寓，不分晝夜從事人名冊。至星期二，尚未完事。延至昨日，纔得告竣。已是星期五了。急往訪亨利萍納；亨利萍納再三慰勞，欣然對我道：敬謝你！這事很煩複。我先是易視，實誤了。今得這綱領，對於我很多便利了。我道：自承命之後，一再愆期，很覺抱歉。今蒙嘉獎，益覺慚愧。他道：勿過謙！今又有一事，請將巴黎各家具店製成一表，因售家具的，大都兼業五金貿易的，我道：謹如命。他道：你於明晚七時許來見我！你勇於治事，不要操勞過度！暇時可往聽音樂，聊資休息。說時，微微的一笑，牙齒便露。我一見大異：因那左側第二齒鑲着金質，竟與其兄歐塞萍納一般無異！福爾摩斯聽了，拊其掌，很愉悅似的。我注視泊克勞脫，也很以為奇異。

泊克勞脫續道：我先是就疑惑亨利萍納與歐塞萍納的聲音笑貌，怎麼竟酷肖？今見了金齒，知道所區別者，僅鬢髮的濃淡罷了。這，可用一把雜刀，一團假髮，而更易其真相。那麼我先後所遇，必是這一人，而故飾為兄弟以誑我。我雖然知道兄弟的狀貌往往相像，但何至那鑲金的牙齒也相同？於是，我悚然惶懼，就與亨利萍納言別，匆匆歸寓。靜坐注想，默念他飾為兄弟，而與我相款接；其中詭秘，真是可怕，沈思既久。猛憶抉微索隱，固大有人在。我視為離奇怪誕的，一遇福爾摩斯君，不難顯豁呈露。故即於夜間趁火車返倫敦，今晨急往訪，詳述始末情形。今得二君慨然允許，同到倍明罕，這事當不難瞭然。

泊克勞脫既述畢，我們乃靜坐沒話。福爾摩斯斜臥椅上，目灼灼很自得；又像有所思索。少頃，對我道：華生，你也以為這事特饒興趣嗎？我想我們先去訪五金公司總理亨利萍納，必有所益。你意如何？我道：誠然。但素不相識的人，怎好無端進謁呢？泊克勞脫道：這也容易。你們可偽為我友，而失業已久的，因挽我介紹，請見總理以求用，他當不疑而接見了。福爾摩斯道：這話很是。既到倍明罕，我們就到新街，入泊克勞脫所寓旅館小憩。至七點鐘，便

同往考泊萊興街。泊克勞脫且行且對福爾摩斯道：我們此來，適當其時。因他與我相接洽，方到那裏。故未至預約時間，室中常闕無其人。福爾摩斯道：這點也足資研究。於是，泊克勞脫忽指一人道：那急急而前行的！不是亨利萍納嗎？我們急看那人，軀幹短小，衣服整潔；相距不遠，步行很速。我們急追躡其後，注意其人。一會兒，一個售晚報的童子走過他前面，他攔住買了晚報一份，握在手中，匆匆入一所巨宅。泊克勞脫道：所謂五金公司臨時辦事處，就在這裏。你們隨我來！當不難與他相見。說罷，遂拾級登樓，我與福爾摩斯跟着。至第五層，只見一室的門兒半掩。泊克勞脫以指輕輕地彈了幾下，室中就道：請進來！我們就應聲進內。室中四壁蕭然，如泊克勞脫所語。一人憑案而坐，展閱晚報。那人就是方才在路上所見的。他聽我們入室，急迴顧。我看見他的面色，若幕着重憂；目張眼突，其狀很可怖。瞪視泊克勞脫，若不能相識。泊克勞脫也愕然，深訝他的主人忽失常度呢。少停，泊克勞脫道：你這個形狀，難道貴體偶爾違和嗎？亨利萍納急竭力鎮定，徐徐地答道：是的，誠有微病，然不妨。與你同來的，到底是什麼人？請你告訴我！泊克勞脫乃指了福



爾摩斯道：有是哈萊君，培茫舍人。又指了我道：這是泊拉愛斯君，倍明罕人。二君都是我知友，曾久歷商場，富於經驗。近來賦閑無事，很想謀得位置。因知道本公司規模宏大，需才必多，願效寸長，以供任使。亨利萍納聽了，強笑道：這不難，我當能應命。因對福爾摩斯道：你有何擅長？福爾摩斯道：能司會計。亨利萍納道：很好！我正要這種人才。那麼泊拉愛斯君也必有專長？我答道：深愧沒有什麼專長，惟書記一職，還做得，或許可免於隕越。亨利萍納道：這都是公司中所要延聘的。且容我與同人商榷一下，然後決定。今賤軀很倦，要少為休息，請諸君且退！他說這話，很堅決似的，福爾摩斯與我相視不語。泊克勞脫便近前道：昨天你與我相約，囑於今晚來承教，豈忘了麼！亨利萍納恬然道：是，是，請少待！三分鐘以後，當再與你談。今友也可在這裏略待片刻！說罷，徐徐地起身，走入他室。接着，就闔門。福爾摩斯低聲道：他要逃嗎？泊克勞脫道：不！那室中沒有他戶，不能出去。福爾摩斯道：那室在平時，也曾加陳設以為坐臥之所否？泊克勞脫道：昨天我窺望其中，尚空無所有呢。福爾摩斯道：那麼他進去何為？詭異了。我道：或許他察

得我們的來意，故意作這態以爲趨避。福爾摩斯道：「不！我們入室時，已見他形容慘沮，不是與我們接談以後，才變色的啊！我想他或者……話未畢，忽有斷續的聲音發於室內。泊克勞脫道：「奇了！他自擣其門嗎？接着，那聲音更厲，我們注視其門際。福爾摩斯流露着淒厲的面色，若非常驚駭。少停，又聞有哽咽的聲音。聲音很微弱，若氣息不能相續似的。福爾摩斯乃一躍而前，舉手推門。門已扃，我與泊克勞脫併力相助，才得破門進去，那知道僅一間虛室，空空如也。張皇四顧，那室偶又有一扇小門。福爾摩斯上前，用力推去。門開了，瞥見亨利萍納所穿的外衣，都棄在地板上。我們都不禁愕然，急入室仰視：那門側的高處有鈎，那五金公司的總理竟虛懸其間，自縊了。帶環在頸際，深入幾乎不可見。頭下垂，雙膝都曲，而足抵門際。方才的聲音，必是足與門相擊而發的。於是我抱了亨利萍納的腰，福爾摩斯與泊克勞脫乃解了帶環；合力移入他室，放在地板上。這時亨利萍納面色灰白。唇吻作青紫色。推度他就縊時以至獲救，歷時約五分鐘。幸不甚久，氣尚未絕。福爾摩斯問我道：「還可救嗎？我就到亨利萍納身畔，詳爲診察：覺脈動很弱，且時時間斷；惟呼

吸已漸強，不像方才的短促。因道：受傷很重，然尚可救活。你開了窗戶，快取水來！福爾摩斯如言，取涼水來。我跼於縊者一邊，解開了他的衣領，以水灑他的面；更捉他的臂，上下轉動，至呼吸迴復始止。乃對福爾摩斯道：稍緩當甦，可無慮了。

福爾摩斯憑案而立，沈思良久，便道：我想召警察來，把這案原委告訴他們。泊克勞脫却連連搔首，呼道：他是何居心？引我到這裏，又自盡。這事怪誕極了！福爾摩斯嗤然道：此中真相，已被我偵悉。今日這一幕，已是結果了。泊克勞脫道：那麼你對於這案，已經瞭然嗎？福爾摩斯道：是的，華生，你也有所見否？我道：深愧不敏，未能得此中情偽。福爾摩斯道：這事也不難尋繹，只要就前後情節，略加思索，已足發此中情偽的了。我道：敢問其故？福爾摩斯道：這案有二大關鍵：其一是歐塞萍納既請得泊克勞脫君了，乃必要他寫幾個字，以為願入五金公司的證據。這事很奇怪。你知道他的用意嗎？我道：不知道。福爾摩斯道：依商場慣例，職員的進退，只要一個口頭契約，又何必用文字？他行此手續，非為慎重起見；因要得泊克勞脫君的筆跡，若無他

術，遂藉此以行使他的欺騙手段。泊克勞脫聽了，詫異道：他得我筆跡何用？福爾摩斯道：這必有人要摹你的筆跡，以行其欺詐手術。今再論其第二事：他不是阻擋你致書瑪孫公司宣言辭職嗎？他要使瑪孫公司的經理不知道這事，以爲星期一的上午，必有一個叫泊克勞脫的人踐約而來，供守職務呢。泊克勞脫於是大悟，呼道：上帝呀！我怎麼夢夢？竟爲人所玩弄。福爾摩斯道：我推想所得必有人假冒了你的名字，就職在瑪孫公司。但他的筆跡，假使與你的自屬書不相類，其事必立敗。因百計求得你的筆跡，臨摹相像，以塗飾他人的眼兒。然他也必知道瑪孫公司中沒有認得你的人，方敢出此。他又慮你久居倫敦，其事很易洩漏。乃誘你到培明罕，擇一件很煩重的工作委托你。以使你晝夜從事，而無暇返倫敦。那化身爲你的，乃得安處於瑪孫公司中。泊克勞脫道：但這人勿飾爲兄弟，其意又何在？福爾摩斯道：這點也顯而易見。這案同黨，必僅有二人：一人已假冒了你，入瑪孫公司。又一人却故佈疑陣，與你相周旋。然既稱公司，託言介紹；自不能不假設經理一人，以祛你疑惑。不得已，以一身兼役，倉卒易裝。然那真面目究不可掩飾，故僞稱兄弟。這樣，狀

貌相像，他人不以為怪了，假使沒有鑲金的齒，以啓你的疑竇，你何從而窺其隱呢？泊克勞脫嘆道：我嘗然住在倍明罕，那知又有一個泊克勞脫，正施其詭謀於瑪孫公司中呢。但如今事急了，怎樣處置？福爾摩斯道：當從速打電報給瑪孫公司。泊克勞脫道：但今日是星期六，公司定例，星朝六下午就關門，恐怕不及了。福爾摩斯道：這點可勿慮！辦公室中的人或許已散盡，然必有應門者在。若得電報，不怕他不接洽。泊克勞脫道：你的話不錯。我聽說瑪孫公司多重要契據，故雖在夜間，也有人留守，以防不測。福爾摩斯道：那麼快打電報去問公司近狀，並問書記中有沒有泊克勞脫其人？如果有的，這事就明白了。我尚有不明的，就是這人一見我們，就入室自盡。這種舉動，誠出人意外呢！

我們正在談論間，忽有聲自後來道：新聞紙……聲音低而促。我們急迴顧，却見那縊者已起坐；顏色仍青白若死灰，雙目却已含生氣；手也能轉動，撫摩頸際，很痛楚似的。福爾摩斯便呼道：新聞紙嗎？這人不說，我幾乎忘了。他們的詭謀，假如已敗露，新聞紙中必明載其事。說罷，便取了新聞紙。

略一展閱，就給我道：華生：這是倫敦的晚報發行時間很早，故已到倍明罕。你不見那要聞欄中紀盜劫案的標題嗎？說：『倫敦城中的劫案。』說：『茂孫公司的巨盜』說：『兇犯的就擒。』是不是我們所急要知道的嗎？詳情如何，請就報端所載郎讀一遍！我應道：是。就讀道：

『今天晌午，倫敦城中忽發現一件驚心駭目的劫案：死了一人；兇犯已被捕；被盜者是茂孫公司。茂孫公司股票貿易多年，很有聲譽。公司中所存的股票債券，價值逾百萬鎊。用最新式的鐵櫃，把種種文契放在其中；更有守卒一人，日夜荷槍防衛。以為戒備到這樣，可無慮。不料禍事到來，適起於疎忽呢！前星期該公司新雇書記一人，叫泊克勞脫。可是那人的形狀，很像倍定登。倍定登乃是個巨奸猾賊，曾因私造偽幣事，與其兄同罰充苦役五年，最近方得釋。不知他運使何種奸謀，乃能變易名字，以攫得書記一職。由是遂得出入公司，偵悉皮藏鐵櫃的密室，以及鎖鑰啓閉的祕法。蓄謀很險，可是公司中猶漠然不察。公司定例，星期六下午得休息。今天下午一點鐘，倫敦警署的警士透生，瞥見一人，馱着布囊，從公司中

出來，形狀很遑遽。乃大異，急追躡其後。途中又與一個警士叫康斯坦勃爾的遇相，乃合力擒那盜。那盜猶竭力抵抗，其後因衆寡不敵，方得就縛。搜囊中，却得美國鐵路債卷十萬鎊，以及各礦山各商行股票無算，所值很大。因到茂孫公司詳細勘驗，在最大的鐵櫃中發現尸體一具。一看死者面目，却是守卒。顱骨已碎，似爲人自後狙擊。原來倍定登於散值後，謊言有物遺忘於公司中，必要攜取，遂得再進去，乘機到度藏鐵櫃的密室，出不意殺守卒，擇貴重的文契，席捲而逃。要是沒有透生撞見，將要遠颺了。倍定登既被捕，自知不能倖免，供述前事不諱。倍定登有兄，乃同惡相濟，偵者四出，還未得其蹤跡哩。』

這時，福爾摩斯道：警士所要偵得的罪人，我們已不勞而獲。這有益於警署，也可謂不淺了。他說着，且迴視縊者。這時，縊者顏色非常悽慘。福爾摩斯對我道：華生，這人實是個巨蠱，也知道自殺以殉其弟，而不思遠遁，不是異事嗎？今全案已明白，我與你可暫守這裏；請泊克勞脫君去召警士來，叫帶罪人去，那麼，我們所事就完了。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父子同謀

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的春天，密司脫歌洛克福爾摩斯，因為探索一件鉅案的勞乏，尚未恢復原來的強健。那件荷蘭蘇門答臘公司的問題，和巴郎摩帕透伊的鉅大計畫，還留在公衆的腦經裏；並且在政治和財政上，都有深切的關係，所以我未曾記錄。只是那案件非常複雜，在我友一生和罪犯奮鬥的歷史裏，平添上一種鮮明光榮的色澤。

講到我這一件事情，是在四月十四日，接到里昂來的一封信，說福爾摩斯病倒在度隆旅館裏面。在二十四小時內，我便到了他病臥的房裏。我見他並沒有可怖的病家，方纔安心。但是他強壯如鐵的體質，業已在這艱苦的探案上，磨損了不少。此次足足有兩個整月，每天工作，總在十五小時以上；他自己說有五天，簡直沒有合過眼。他那苦工的凱旋，却免不掉那劇烈勞力的反

應，那時全歐洲震着他的大名，各處來的賀電，堆着足有幾尺厚。可是我覺得他好像做了一個陰晦的俘虜。他所得的成績，都是三國警史所失敗的，並且已戰勝了歐洲最厲害的竊盜，只是這種成功的感想，却仍不足以使他從他虛弱腦經的狀態中激發起來。

三天以後，我們回到了倍克街。我友最好在清幽的空氣裏休養一時，我也想在這明媚的春光裏，去領略些鄉間風味。我有一位舊時的朋友，叫海脫大佐，從前在阿富汗軍中，我給他醫治過病，所以認識。他現在住在那蘇萊（倫敦下岸）的黑蓋特村上，常常請我去玩幾天。最近一回，他說如果我友可以同去，更表歡迎。福爾摩斯常怕同人家交際，要鬧許多繁文縟禮，但聽見那主人是一位單身，一切可以極端自由，便也很高興的和我計畫到那邊去住幾天。在里昂回來一星期之後，我倆便住到了大佐家裏。海脫是一位豪爽的老軍人，見多識廣，我們剛到，我便覺我所希望的不虛，他和福爾摩斯，覺得非常投機。

在我們到的那天晚上，吃過夜飯之後，在大佐的鎗室裏閒坐。福爾摩斯橫在沙發上，我和大佐看着那些軍裝和兵器。

他忽然說道：「現在乘便我要拿一支手鎗到樓上去，防着意外的警訊。」  
我道：「有警訊！」

大佐道：「是的，此地新近已經發現了一件盜案。此地紳士老愛克登家裏，在上一個禮拜一，被盜一次。雖然沒有偷去什麼，只是賊正多着。不可不防。」

福爾摩斯望着大佐，問道：「沒有線索麼？」

大佐道：「一點沒有。但這事件是十分細微。我們這樣小鄉村裏的案件，在你密司脫福爾摩斯，辦過這種極大的國際巨案之後，當然是不值一問的。」  
福爾摩斯搖手，止住他的諛辭，只是他臉上微笑，表着聽見了很樂意的樣子。他問道：「可有些有趣味的迹象麼？」

大佐道：「我以為是一點沒有。那個賊闖入書房，却沒有偷去什麼。但把東西弄得雜亂無章，抽屜都拉了開來，書籍都翻得很亂。結果只有一冊舊本帕泊氏的詠鴿詩草，兩個鍍金燭臺，一方象牙鎮紙，一只橡木晴雨表，和一球的線等，那都已失去了。」

我喊道：「怎麼挑選得如此奇怪！」

大佐道：「噢，這賊是隨手撈着什麼的。」

福斯摩斯在沙發上咕嚕着道：「那鄉下的警察，應當要研究這事情的。爲什麼呢，因爲這明明是——。」

我立即止住他道：「老友，你是到此地來養息的。你的腦經，還是很細弱，千萬不可注意到什麼新的問題。」

我友聳了聳肩膀，用一種滑稽的態度，對大佐看着一笑。於是我們的談話，便又開了到無關緊要的閑譚上去。

但是凡事都有預定，我職務上的防範，都是白廢的。在第二天早上，這問題又忽然闖入。我們實在不能預料，到鄉間來休養，忽然有了變動，又使我們不能置之不顧的。福爾摩斯和我都住在海脫大佐的家裏，一天，當我們在吃早餐時候，那大佐的飯廳侍役，很震顫的捧着食具跑進來，神色倉皇的說道：

「主人，你聽見這消息麼？那是在克銀漢的家裏！主人知道麼？」大佐正捧着杯咖啡要喝，便問道：「盜劫麼？」侍役道：「殺了人哩！」大佐

鏡呼道：「天下！那麼，殺的誰呢？這位老推事？還是他兒子呢？」侍役道：「主人，都不是。死的是那馬車夫惠廉姆。一彈打破胸前，他就開不出口哩。」大佐道：「那麼，誰把他打死呢？」侍役道：「主人，那是個強盜。他事後便像開鎗一樣快的跑去了。大概那強盜進來到廚房的窗前，遇到了惠廉姆，他奮勇救護他主人財物，就送了他的性命了。」大佐又問道：「在什麼時候？」侍役道：「主人，就在昨夜裏，大概將近十二點鐘模樣。」大佐道：「噯，現在且不要管他。」大佐說着，很淡寞的重復吃他的早餐。等那侍者走了出去，他才接着說道：「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老克銀漢是此地的領袖紳士，也是個很端正的人。他一定很傷心哩。因為那僕人伺候他，已經好久，並且是很好很忠誠的下人。這賊人明明就是先前闖到愛克登家裏的人。」福爾摩斯沈思着問道：「就是偷那些零碎東西的麼？」大佐道：「不錯。福爾摩斯道：「哦！這或者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但是都是差不多的，起先總覺有些奇異之點，對麼？大凡盜賊行爲，在一個地方，總要變更他們舉動的方格，並且決不會在幾天內，在同一地方做兩件盜案。當你昨天說要戒備，我記得那時就

有一種思想，以為此地是英國最小的教區，盜賊未必會注意到的。所以我覺得此事，很有研索的可能。」大佐道：「我以為是本地的小賊罷哩。那愛克登和克銀漢兩家，既然是此地最大的人家，他們自然要先光顧這兩家哩。」福爾摩斯道：「他們最富有麼？」大佐道：「當然如此；但是因為有一件訟事，拖延了好幾年，我想起來，已吸去兩家的血，大概不在少數。老愛克登有權聲請，分得克銀漢財產的一半，那些律師們，却在兩面弄着這件事務。」福爾摩斯道：「那賊如果是本地的惡棍，若要拿到他，那也沒有什麼困難的。」福爾摩斯說着，打了個呼欠，又道：「華生，好啦，我不想管這些閑事哩。」那時侍者推開了門，稟道：「主人，偵查員福萊斯脫要見。」那偵查員是一個英敏雋捷的少年，走進了這房間，向大佐說道：「大佐，早安。我本不想冒昧到此，只是聽見倍克街的密司脫福爾摩斯是在此地。」大佐便把手揮向福爾摩斯，偵查員鞠了一躬，又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們想你總可以見教一二的。」福爾摩斯先笑着，向華生道：「華生，這是命運注定着，要反背你的意思。」又向那人道：「偵查員，我們恰談到這件事情。或者請你先把裏面的情形，大概

敘述給我聽聽。」那時他斜靠在椅上，像他平素習慣的姿勢。華生知道他的意向，又絕望哩。福萊斯說道：「我對於愛克登家裏的案件，一點線索都沒有。但是在這一件事情，却有許多可以探索的踪跡。我覺那兩案是同一人所爲，那是一定無疑的哩。並且這賊人，已經給人家瞧見。」福爾摩斯道：「哦！」福萊斯脫道：「是的，先生。只是他開鎗打死了可憐的惠廉姆克溫之後，逃得像鹿的一般快。密司脫克銀漢從寢室窗裏，望見他，並且密司脫愛萊克銀漢也從後面走廊上看見他。這慘劇發生，是在十一點三刻。密司脫克銀漢剛到床上，密司脫愛萊克在他的更衣室，吸一管板烟。他們兩人，都聽見馬車夫惠廉姆喊救命的聲音。密司脫愛萊克，即忙跑下來，看是什麼事情。那後門正開着，當他跑到樓梯脚下，看見兩個人在外面扭打。一個人放了一鎗，一個人跌倒在地，那兇手就經過了籬笆，衝出那個花園。密司脫克銀漢從寢室的窗裏望下來，看見那兇手跑到大路上，一會兒就不見了。密司脫愛萊克趕忙要救活這垂死的人，所以那惡棍可以逃去。那兇手是中人身材，穿的黑呢衣服，我們現在還沒有尋到這人。但我們正竭力的搜尋。如果發現這一個陌生人，我們立刻

可以捉住他的。」福爾摩斯道：「那時惠廉姆怎樣呢？他斷氣之前，可曾說什麼話麼？」福萊斯脫道：「一個字也沒有。他同他的母親住在那邊小屋裏。他是一個很忠誠的人。我們想起來，那時他正自到主人屋子裏去查看門戶，因為有了愛克登家的事情，人家都要留心一點。那強盜恰正在弄開這門——那鎖門已經弄壞——那時惠廉姆便來捉住他了。」福爾摩斯道：「惠廉姆出去之先，可同他母親說什麼話麼？」福萊斯脫道：「她是又老又聾，在伊那邊我們問不出什麼來。因着這一個劇變，使伊失了一半智覺。但我知道伊平素也沒有清明的時候的。但是這裏有件很重要的東西。請看！」他從懷中記事冊裏，拿出一角撕碎的殘紙，展開在他的膝蓋上。道：「這一角紙是在那死人的掌握中拿到的。這是從一張較大的紙兒上撕下的一小部份。你請注意這上面說的時間；那就是可憐的人，遭遇不幸事情的時間。若不是那兇手搶去了其他部份，一定是他從兇手那裏撕奪到的一小部份。從這上面文字讀起來，像是一種同人約會的短柬。」

福爾摩斯拿着這一小片紙，紙上（大意是「在十一點三刻……可知……或



且」)

那偵查員接着說道：「姑且假定他是一種約會的信，那麼，我們設想，那惠廉姆克溫盎，雖然素有忠實的名譽，或者是同賊人聯合着的。或者他在那邊遇到了那賊，一同偷進那屋裏，後來却在自己影裏鬧翻起來了。」福爾摩斯已經給全神貫注的察看了那張紙，說道：「這一張紙，是異常有趣的，比我適纔所想到的，更深邃哩。」他把頭伏倒在手裏想着。那時偵查員現着微笑，似想他的這件案情，居然可以使這著名的倫敦大偵探家，如此思索，覺得非常的得意。福爾摩斯就說道：「你剛纔說，那僕人或者和賊人通聯，這就是一個人給別一個人的約函，這思想的確智巧，並且不能說是不可能的測度。但是這幾個字，可以想到——」說到此地，他又抱頭俯在兩手裏，很有幾分鐘沈入深思狀態。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我覺得很驚異，看見他臉上現著得意顏色，眼睛放射異光，恰像在未病之先一樣。也像健全時候的樣子，忽的一躍而起道：「我來告訴你們這個緣故！我想把這裏面的事跡推考一下。這裏有此地方，使我十分迷惑。大佐，如果你允許我，我想暫時離開你和華生。我要同偵查員出

去，試着考查這事的實在情形，和我的理想，互相印證。大概半小時，就可以回來的。」

隔了一點半鐘，那偵查員獨個兒回來了。他道：「密司脫福爾摩斯在外面場上一個人前後踱着。他想叫我們四人，一起到那屋裏去。」我道：「到克銀漢家裏去麼？偵察員道：「是的，先生。」我道：「去幹什麼呢？」那偵查員聳了聳肩膀，答道：「先生，我却不大明白。我們私下說，我以為密司脫福爾摩斯病體還沒有全愈。他的行動，非常的奇異，並且過分激動了一點。」大佐道：「我以為你不必自己驚惶自己。他常常覺得我友如狂的態度，正是他的奇策。」那偵查員喃喃道：「那麼，人家可以說他的奇策，簡直是發狂罷哩。」他又向大佐道：「大佐，他急着要動腳，如果你沒有事，最好我們就去。」我們見福爾摩斯在場上，上下的踱着，把頭低在胸前，兩手插在褲子袋裏。他道：「這事情發生的很有趣味。華生，你發起的鄉下旅行，已經有了很顯着的效果。我今天一早晨，覺得非常的愉快。」大佐道：「我知道你已經到犯事地點去看過一回了，福爾摩斯道：「是的；我和偵查員一起去的，稍許偵察了

一下。」偵查員道：「有些兒效果麼？」福爾摩斯道：「我們看見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們一邊走，我可以把我們所做的事情告訴你。第一件事，先去驗看那死尸。他的確是受了手槍的傷害，那報告是不錯的。」偵查員道：「那麼，你起先不是有些疑惑麼？」福爾摩斯道：「噯，事情畢竟要實驗的好。我們的偵察，並非徒勞。我們去謁見了密司脫克銀漢和他的兒子，他還可以指出那正確的地方，就是那兇手越過花園籬笆而逃走的地點。這是有極大的趣味的。」偵查員道：「天然如此。」「接着我們又去看那可憐的人的母親，但是她是很老邁虛弱，我們一點兒也問不到什麼。」偵查員道：「那麼，你偵究的結果，是怎樣呢？」福爾摩斯道：「我信此案是異常怪特的。或者我們此行，可以減少些隱晦。偵查員，我意思是和你一致的，認定那死者手裏的一小角紙上所寫的時候，恰正是死的時候，實在是十分重要的。」偵查員道：「密司脫福爾摩斯，這一點必可給你一個線索了。」福爾摩斯道：「這確足以給我一個線索。那個寫這短箋的人，也就是在那時候教惠連姆克溫盜從床上出來的人。只是這張紙的其餘部份，在那兒呢？」那偵查員道：「我要想得到這一

張紙，已經在地上很仔細的尋過一遍了。」福爾摩斯道：「那其餘的部分必是從死者手裏撕下來的。那個人爲什麼急於要得到這東西呢？就因爲這是可以認定他的罪名的。他當時又怎樣處置這東西呢？大概他奪到之後，急於把紙塞到衣袋裏去，就沒有注意到這張紙的一只角，却遺留在死者的掌握裏。如果我們可以想法拿到這張紙，這案件就不難迎刃而解哩。」偵查員道：「是的，但是我們，既找不到這兇手，怎樣可以在兇手袋裏去拿這張紙呀？」福爾摩斯道：「好，好，這真是很有思索價值的。再有一個顯明的要點。就是這短箋是送給惠連姆接受的。論情那寫這信的人，決不會自己拿去的，不然，他儘可以自己把這話口達好哩。那麼，誰送這信去的呢？是否那郵局裏送來的？」那偵查員道：「我已經查問過了。昨天下午，惠連姆接到一封郵政信。那信封已經給他玩壞了。」福爾摩斯拍拍那偵查員的背心，喊道：「好極了！你已經問過郵局裏人。你這事情辦的很好。好了，此地已到那所屋前，大佐，你如果高興進去，我來把這犯事地點指給你瞧。」

他們經過了這死者所住的美麗小屋。走上一條兩傍界着橡樹的大路，一直

到一所安尼女王時代的古屋，那建築的年月，便鐫在門楣上面。福爾摩斯和偵查員引導他們環視了一周，末了走到側門那邊，門外便是花園，花園的籬笆外面，就是大路。有一個警察，站在那廚房門的前面。福爾摩斯道：「請你把這門開來，喏，那小克銀漢就站在這樓梯上面；他就站在我們站立的地方，看見兩個人在那邊爭鬥。那老克銀漢，在那左邊第二個窗裏，望見這賊人從這短叢的左邊逃去。他的兒子也是這樣說。他們兩人都說是從這簇短樹那裏逃去的，那時小克銀漢跑去，要緊跪在受傷者旁邊。地上的泥土十分堅硬，你們瞧，竟沒有一點兒痕跡可尋。」我們正在說話時候，有兩個人繞着屋角那邊走下，到花園的路上來。一個是老者，堅壯的身材，銳利的目光；一個是一位浮率的少年，衣服講究，神氣愉快而活潑，好像不甚措意於這一件慘案似的，那種態度，恰和我們所從事的事情相反。他對福爾摩斯道：「還不過如此麼？我想你倫敦來的角兒，是不會不行的。只是對於此事，也不見得能說怎樣神速罷。」福爾摩斯微笑着答道：「請你寬以時日，容我們慢慢的着手。」

愛萊克克銀漢笑道：「你是想要探出此案，但我覺得簡直完全沒有線

索，實在無從着手。」那偵查員回答道：「不過有一點可以探索。我們想我們只要可以找到——」說至此，忽然看着我友喊道：「阿呀！密司脫福爾摩斯，你怎麼樣？」福爾摩斯的臉上，忽然間現出一種非常可怕的神色。他的兩眼向上翻着，四肢不住的抽縮，口裏發出呻吟的聲音，忽然跌倒在地上。我們爲他這種突變，都嚇了一跳，急忙把他抬到廚房裏面，睡穩在一張大椅子上面，看他劇烈的呼吸了好久，隔了一會，他纔含着不好意思的樣子，向大衆道歉，徐徐的站起來。他解釋他的病狀道：「華生醫士大概已告訴過諸位。我剛生過一回很重的疾病，好了還不多幾時，我對於這忽然使大衆驚擾，實在是非常的抱歉。」

老克銀漢問道：「可要把我的車子，送你回府罷？」福爾摩斯道：「謝謝，不必哩。我既然到了此地，必須探索這件案件。我有一點見解，覺得沒有十分錯誤。我們可以很容易證實的。」老克銀漢道：「是什麼呢？」他道：「據我看來，大概可憐的惠連姆到的時候，不在這強盜入室之前，而在已經進來了出去的時候。你們所說門鍵雖然弄壞，賊却沒有進門，那句話是不對的。」

「密司脫克銀漢很嚴肅的說道：『我以為我們的話，是很顯明的。不然，我和我兒愛萊克，都還沒有成睡，如果有人走動，我們一定要聽見聲息的。』」他道：「令郎坐在什麼地方？」

愛萊克道：「我坐在我更衣室裏吸烟。」他道：「那是那一間房間裏的窗？」愛萊克說道：「那是左邊的末一扇，就在我父親的後一間。他又問：『那時你們二位房間裏的電燈，都還亮見，是麼？』」愛萊克道：「當然如此。」福爾摩斯笑了一笑，又說道：「那麼，現在却有很怪異的幾點哩。那確是出乎尋常的。試想有一個強盜——一個已經有經驗的盜賊——看見這屋裏燈還亮着，有兩個人未睡，這時候他怎麼竟會貿然闖入呢？老克銀漢道：『這人也許是一個鎮靜的老手。』」愛萊克接着道：「如果這案件，不是很奇怪的，我們自然也不必來請教你哩。但你說惠連姆沒有碰到他之前，他已經進屋裏偷過，我以為真是笑話。我們覺得沒有少去一件東西，器物也一點沒有弄亂。這是什麼道理呢？」福爾摩斯道：「或者現在不能覺察。你們必須注意，我們對敵的賊人，却是很奇詭的一個。他的行動，真是匪伊所思的。譬如像愛克登家裏給他

偷去的東西，什麼一球線哩，一塊紙鎮哩。我也說不清，再有些別的零零碎碎的東西！那不是都很奇怪麼？」老克銀漢道：「好啊，密司脫福爾摩斯，我們都已奉託，一切聽你和偵查員處置便了。」福爾摩斯道：「第一件事，請你出一個賞格——那要請你自己出的。因為我們急于進行，如果和官中協議，又要費去許多時候。我已經起了個草底，若使你沒有什麼討論，我想請你出五十鎊很夠哩。」那老法官取了那一張紙片，和福爾摩斯授給他的一枝筆，說道：「我情願出五百鎊。」他又看見了那底稿，說道：「你所寫的，不很正確罷？」福爾摩斯道：「我是很匆忙的寫的。」老克銀漢道：「你瞧，你的起頭：」星期二的早晨，一點差一刻時候，發生這一件事情。」那是不對的。事實上說起來，那時星期一的夜裏十一點三刻時候。」我對於這個錯誤，也很覺乏味。我覺得我友素來很精細的，不論什麼事情，總是異常審慎，只是一病之後，大有變動。雖在這一小點上，我很覺擔憂，因恐我友的病體，還沒有完全復原哩。他那時也覺有些發窘。那偵查員舉眼瞧了瞧，愛萊克也不禁大笑。但那老紳士，立即改正了錯誤，把這張紙授還福爾摩斯。他道：「把這告白就去刊



印罷，愈快愈妙。我以你的思想，是很高妙的。」福爾摩斯很謹慎的把那紙塞在衣袋裏面。他道：「現在我們最好一起把這屋裏視察一遍。並且可以細細查看，畢竟他偷去了什麼東西沒有。」在進去時候，福爾摩斯很留心的察看那弄壞的門。那是很顯著的，是用一個鑿子或刀子伸進去把鎖簧弄壞的。我們還可以看到那利器插入木頭上損傷的痕子。他問道：「你們門上不用門門麼？」克銀漢道：「我們以為這是並無用處的。」福爾摩斯道：「你門用犬守門麼？」克銀漢道：「是的，有的；只是用鏈條鎖在這所屋子的那一邊。」福爾摩斯問道：「僕人們什麼時候去睡的？」他道：「大約十時左右。」福爾摩斯道：「我想起來，大概惠廉姆平常也在這時候去睡的。」他道：「是的。」福爾摩斯道：「他昨夜竟還沒睡，那未免有些奇異的。密司脫克銀漢現在我想請你，領我們察看一遍你的全屋。」我們經過了一條石鋪走廊，廚房就在旁邊，走上一只木樓梯，就到第一層樓，走到一個樓梯的轉折處，正對着一只較華麗的樓梯，那就是從大廳前面走上來，從這走路口過去，便開到會客室和幾個臥室，克銀漢父子的房間，就在裏面。福爾摩斯慢慢地走着，很留神的看那房屋的構

造。我知道他很注意的面目，一定有深密的意思，只是我猜不出他到底有一個什麼的目的。密司脫克銀漢，有些不耐煩樣子，說道：「親愛的先生，這都是毫無關係的。在這樓梯末端，就是我的臥室，我兒的臥室，就在後一間。我倒要請你判斷，是否這是可能的，那賊進來了，我們竟一些沒有覺得。」

那愛萊克亦現着十分不快樂的笑容，說道：「我以為你必須變換一些目標。這都是毫無意識的。」福爾摩斯道：「不錯；但我仍舊要請你們再領我看些。卽如那臥室的窗邊；我要看向前可以望見多少遠。」說時，他推開一扇門續道：「我知道這是令郎的房，並且敢說那是他的更衣室，便是他坐着吸烟時而得到警訊的所在。但那一個是你望出去的窗口呢？」他走過了這臥室，推開了那一門，把這一間細細的一看。克銀漢含氣忿的樣子說道：「現在總看得滿意了。」福爾摩斯道：「謝謝；我所要看的都已看過哩。」克銀漢道：「那麼，假使你以為必要，可以再到我房間裏去。」福爾摩斯道：「如果不討厭我，最好看看。」那老推事聳了聳肩膀，領頭走到他自己房裏去。房裏陳設平凡而且簡單。當我們走到窗前去的時候，福爾摩斯漸漸落後，只剩他和我在後

面。近着牀邊，有一隻方桌，上面放着一盆橘子，和一個滿盛着水的玻璃瓶。我們兩人走過的時候，福爾摩斯忽然把我向前面一衝，桌子一側，叫我說不出的驚奇，把桌上東西，都打翻在地上。那玻璃碎成片片，那橘子在地上四角的滾散，福爾摩斯却很冷靜的對我道：「華生醫士，這是你弄得如此的，你把這地毯上，平添了一種污跡哩。」少許呆了一呆，就把橘子拾起來。我知道我友叫我這種舉動。總是有意義的。其餘的人，也很覺得驚擾，再合力把桌子扶正。偵查員忽然喊道：「阿呀，他到那裏去了？」那時却不見了一個福爾摩斯。愛萊克銀漢道：「且在此地等他一回。呀！我看這個人，神經有些錯亂。父親，你同我一起去找他。他到底到那兒去了？」他們走出了這門，只留大佐，偵查員，和我，互相呆看着。那偵查員道：「我說起來，我是和密司脫愛萊克意向一致的。他的疾病，或者還沒有全，所以如此的舉動。但是——」他說到這時，忽然聽見一種銳越慘厲的呼聲，把他的話隔斷。「救我！救我！要殺人哩。」我一聽便熟認這是我友的聲音。我像瘋狂般的奔出去，到走路口。那呼聲已經漸漸降低，變成模糊斷續的聲音。那是從適纔進去的房間裏發出來

的，我直衝進去，一直進到愛萊克的更衣室裏。忽見克銀漢父子，把福爾摩斯捺倒在地，愛萊克把雙手叉緊我友的咽喉，那老的拗折我友的手腕，像是要揆斷的樣子。不一會，我們進去的三人，就把他們拉了開來。福爾摩斯便跳起來，面色異常的衰頹，急急的大聲喊道：「偵查員，請你們快把這兩個人拘捕起來。」偵查員道：「爲什麼緣故？」福爾摩斯道：「他們就是殺死惠姆克溫盜的兇手。」那偵查員很迷惑的對福爾摩斯呆着，隔了一會，說道：「密司脫福爾摩斯，你告訴我，大概你不是要——」福爾摩斯很急促的喊道：「別煩；快瞧他們的臉色！」的確不錯，那兩人臉上表示着罪狀再沒有見過更顯明的了。那老的驚惶失色，厚臉上滿現着悲苦的神色。那兒子却不然，他已失掉了原來的活潑態度，變成一種痛惡的相貌，兩眼像因獸般的露出灼灼兇光，已沒有絲毫溫雅的神氣哩。那偵查員便不再開口，走到門口，吹動他的警笛，便有兩個警察應召而至。

他道：「密司脫克銀漢，我的意思，仍沒有變動。我確信這是絕大的誤會，不難說清的；但是——」他這句話沒有說完，忽驚呼道：「呀！你想這樣

麼？快快放下！」說着向着那愛萊克跳過去，把他準備要放的手槍，打落在地板上。福爾摩斯即忙把腳踏住那手槍，那時他手裏拿着一張圓皺的紙頭說道：「這東西在此地了，這是審判時候最有效的證據。但是這正是我們所急需的。」

「偵查員不禁喜呼道：「就是那殘角的餘紙麼？」福爾摩斯道：「一點不錯。」偵查員道：「你在那兒找到的？」福爾摩斯道：「我在我斷定的地方找到的。我可以把此案詳情，揭告給你們聽，參將，大佐，我想你同華生，可以先回去。一點鐘之後，我來同你們再見。我和偵查員再要在此地，把這兩個犯人，審問幾句話。但在吃飯時候，我一定可以回來的。」福爾摩斯說話，是不失信的，因為大約在一點鐘的時候，他便同我們在大佐的吸烟室裏面會面了。他帶了個短小的老紳士來，經他介紹，原來就是第一回受盜警的密司脫愛克登。福爾摩斯道：「我要請密司脫愛克登，一起聽我講這案件的詳情。我知道他聽見了，一定也很愉快的。我親愛的大佐，我到那邊去，累得你煩擾，實在是很抱歉的。」大佐很熱誠地回答道：「不，我以為你工作時能允許我參加與聞，實在是莫大的權利。我敢說此事實是在出我意料所及，我也想不到發現這一種結

果。我還沒有知道這案件的因由。」福爾摩斯道：「我恐怕我的解釋，還不能教你們清楚哩。但我素常的習慣，對於老友華生，和樂於聽我話的人，總要把我的進行計劃詳道無隱。可是剛纔給他們在更衣室把我打倒，我的力氣都已用完。我想先向你討一杯白蘭地，鎮一鎮神。」大佐道：「我想你的神經就可以復原的，」歐洛克福爾摩斯吃完了酒，笑道：「我們要談到此事哩。我先要說此案的程序，再告訴你們我決定探索此案的線索和步驟。如果有不很清楚的地方，可以隨時問我。最要緊的事情，不論這案件是怎樣的奇幻複雜，先要認清幾個着眼的要點。不然，你用盡心機，都是徒勞，決不能洞切窳要。故而這案件在我的眼光裏，唯一的關鍵，自然就是死者手中的那一張紙。在進行深索之前，我先注意愛萊克克銀漢的報告，是否真確。如果那兇手打死惠廉姆之後，急忙逃走，便決沒有工夫再從死者手裏，去撕奪這一張紙。但是如果這不是那逃去的兇手幹的，那一定就是愛萊克自己。因為當老克銀漢到的時候，已經有幾個下人聽見趕到。這一點是很顯著的。可是那偵查員深信他們是本地巨紳，所以絕不疑心他們是攸關這案件的人。我已決定了這一點，毫不疑惑，認定密

「脫愛萊克銀漢是內中的主要角色，便從這方面着手偵察。那時我就把那偵查員給我的一張紙角，細心考究，我立刻就看出這一張紙，是極有可注意之點。你們請看。這裏面有什麼特別可異之處，」大佐道：「字跡很怪而不整齊。」福爾摩斯道：「不錯，這是毫無異義，一定是兩個人合作的手筆，所以有不同的字跡，我只要請你注意這筆姿硬挺的  $\text{E}$  和  $\text{S}$  字的  $\text{t}$  字母，和那細弱的  $\text{quarter}$  和  $\text{twelve}$  兩字上的  $\text{t}$  字比較，就可以知道的了。從這四個簡單的  $\text{t}$  字上，分析明白，並且可以使你確信那  $\text{Learn}$  和  $\text{Mayb}$  是筆姿硬的人寫的，而那  $\text{What}$  是筆姿細弱的人寫的。」大佐不禁呼道：「不錯，真是確見，不過爲什麼這一個要兩人合作的呢？」福爾摩斯道：「那是很顯明的。因爲這是一種犯罪行爲，恐怕洩露，所以互相牽制，大家都有筆跡在上面。現在可以見到那寫  $\text{E}$  和  $\text{S}$  字的，是一個主謀：」大佐道：「你怎樣看出的呢？」福爾摩斯道：「我們也可以從這信的兩人筆跡上比較出來，並且可以確實證明。你把此紙再觀察一下，便可得到一個終決。那筆姿硬的，先寫許多字，留着空白地位，再叫那一個去填。那空白地位，常常不夠。你看第二人寫那  $\text{quarter}$  一字，在  $\text{E}$  和  $\text{S}$  的中

間地位非常之擠。可見這兩個字，是先已寫好。那先寫這兩個字的人，也就是計畫這案件的人。」密司脫愛克登也呼道：「妙極了！」福爾摩斯道：「這都是淺而易知的。現在要推究重要的一點。據習慣說，推測人年齡的長幼，只要看他字跡的強弱，算是經驗之談。其實這是靠不住的。現在却另有較可證實的推斷年齡的標準，我所說的標準，雖然對於年輕的人差些，因為年輕而身弱患病的人，字跡也有衰弱之象，但對於年長的人，身體既已衰弱，字跡上便一定有老年衰弱的神氣。據這一個情形，你瞧這一手字都是硬勁而有力的；還有那一手，却很細弱，那字上面的一畫，都已不很寫足，却還看得清楚。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硬勁的是少年；那細弱的是一個還沒有十分衰頹的老年。」愛克登又呼道：「好吓！」福爾摩斯道：「更有一點，比較的更爲重要而有興味。這兩手字却有相仿的地方。這決是有血統關係的人，你們只在「字」字母上，可以見得，我却還可見得許多小點。我確定只有同一個家庭裏的人，會有這種相同之跡，這就是從此紙考察所得的成績。此外更有二十三個要點，都足以使專家們有所心得，不過不能使你們能瞭解罷了。這些都明示我那寫此信的，決計



就是克銀漢父子。我在紙上已有如許研究，第二步就是去實地考察，希望有所證實。我同偵查員先去詳細查看一遍。我看了那死者的傷痕，自信可斷說這是從距離四碼以外的手槍打死的。死者的衣服上已經沒有火藥焦痕。因此可以證明愛萊克所說兇手在爭鬥時候開槍，是完全不確實的。再看他們倆一致指定兇手逃向大路的地方。但是那邊是滿着污泥的一條闊溝，我察看那溝裏，却沒有一些腳印微跡，我便又確定克銀漢父子，也是瞎說。我知道在這一幕劇之中，實決沒有外面的人參加過。現在我要推究到這罪案的起因，我便聯想到密司脫克登家裏的這件竊案。大佐告訴過我，說密司脫克登，正和克銀漢，有一件訟務。我所以就想到他們闖到你書房裏去，一定是想偷取關於此案的重要文件。」密司脫愛克登點頭道：「一點不錯，他們一定有這個意思的。我有很正當的理由，可以聲請分取他們財產的一半。如果他們能拿到我的一紙證據，他們就可以勝訴。是只不幸的很，我已經把文件交在律師的鐵箱裏面了。」福爾摩斯笑笑，說道：「幸虧如此！這真是一種危險而無功的嘗試。我看起來，這事是愛萊克幹的。他找不到什麼，就故意隨手拿了些東西去，教人家疑做是

尋常的竊案。這些都已明白了。但再有一個難想的地方，我急切要弄到的，便是那一張不見的短箋。我決定那紙是愛萊克從死者手裏撕奪下來，一定就塞在外衣的袋裏。不然。他又放在什麼地方呢？只是有一個問題那紙是否還存在那邊。若能尋到了那一張紙，原是很有價值的，所以我約大眾，一齊再到他們家裏去。你們總還記得，克銀漢父子看見我們，恰在廚房門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使他們提防到這一張紙。不然，他們就急急的要去毀滅哩。那偵查員當時，幾乎告訴他們我們的到那邊去的用意，我急得沒有法子，就急急的裝着聲厭；因這一番驚擾，才把他的說話打斷。大佐笑道：「好呀！你知道麼？我們當時的發急，却都上了你的大當！」我道：「說的不錯，你這機智，真是出人意外。」我說時不禁對他呆瞧。那時我回想，他的那種新鮮的把戲，時常把我弄得莫明其妙的。福爾摩斯道：「這種都是有用的機巧。我復原之後，又設了一計，或者這也可以說是有效的巧智，我叫老克銀漢寫這一個字，我可以把他的字和這殘角上的 WATSON 比較。」我高呼道：「呀！我簡直是個呆徒哩！」福爾摩斯笑道：「當時你見我的錯誤，我知道你很憂慮我的身體。」

轉。我明知你這意思，暗中也很抱歉。我們走到樓上，進了他的更衣室裏，我看一件外衣，掛在門後。我又設計推翻一只桌子，擾亂大眾的目光，我便溜過那房間裏去檢查那衣袋。只是我那希望的一紙，幾乎得而復失；他們進來，打倒了我，如果你們來幫助我，遲了一些我簡直要給他們謀死。那時我覺那少年的手心，捺住我的咽喉，他的父親，用力拗過我的手腕，想從我手掌內，奪去我在衣袋裏尋到的那一張紙。他們知道已完全知道他們的罪狀。所以要處我于死。幸而你們忽然來助我，就使他們完全處于絕地。後來我向老克銀漢，詢問他這罪案的起因。他是非常悲悔；他兒子却十分兇悍。如果給他拿到什麼手槍，說不定要把人家和自己，先後打死。當老克銀漢看見事情完全失敗，他就凄愴異常，把事情都揭露出來。當他們那夜到密司脫愛克登家裏去偷劫的時候，却給惠廉姆暗暗地跟着。惠廉姆就要挾他的主人，要是有不依他的地方，他就要宣布出來，教他們父子，不能做人。愛萊克這個人，本是富于陰謀兇念的。這種事情，本是拿手好戲，便設計要除去那可怕的僕人。惠廉姆在那晚給他們引誘出來，使用手槍將他打死，但如果他們把這短信完全拿去了，不留一

角在死者手裏，使這案件不留一些痕跡，那我也無從思索哩。」我便問道：「這一張短箋呢，」歐洛克福爾摩斯。便拿出一張逆綴好的紙頭，給我們瞧：

（如果你能在十一點三刻時候，到東面門邊，你可以知道一件似乎意料的事情；並且或者于你和安妮馬利生都有很大的利益，不過對於不論何人，不可提及一字。）福爾摩斯道：「這就是我希望着的東西，但我們不知道愛萊克·惠廉姆，和安妮馬利生三個人中，究竟有什麼關係。這個惡計，確是安排得很巧妙的。你們大概也可以注意到那些特點，就是那信裏的D字，和G字的末端。再有那i缺去頭上一點，也是那老人的特別習慣。華生，我想我們在鄉下的休養，却得了很美麗的成績。我身體非常舒適，精神已經健爽，明天早上，可以回到倍克街去哩。」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酒 禍

一八九七年，某日的清晨，我從睡夢中醒來，已有一人伏在我的肩畔低呼：原來就是歌洛克福爾摩斯呢。我見他的額紋深縐，似有所思。因道：老友，你有何事？他道：不要多言！快起來跟了我去！當有新奇的事情發見。我為好奇心所動，就披了衣起身。十分鐘後，我二人已上道向楷零克洛斯火車站而行。這時候北風很大，日光亦很黯淡；我雖然穿了很重厚的衣服，仍冷得戰戰兢兢的。上車後，我蜷坐在一旁，默默地沒有話說。福爾摩斯却很活潑，不爲了嚴寒的侵襲，而少減他固有的形狀。就坐後，取出了一封信對我道：現在我要告訴你了。不過這事的底蘊，我也不知道，這信先讀給你聽了吧。因讀道：

「福爾摩斯先生：今又出了一件殺人的案了。這事很感棘手，除了勳爵夫人

已放了外，其餘一些也沒有動，等待你來偵察了。接得這信後，請迅速的趕來！以免紐史特勳爵屍首，久置不得收殮。郝伯生上。」

又有一行道：自開特府寺院村寄的。歐洛克又道：郝伯生求我助他，已有七次了，都很有趣味的案子。今你的筆記中，又要得一段良好的資料了。我道：很好！福爾摩斯道：但是你記的也有很使我不滿意的，因為你總是歡喜以小說家的眼光去觀察事物，只講究寫得通順，不求事實。我笑道：我筆固劣，不能為你作傳，但是你何不自為著述呢。福爾摩斯道：且待我老了，當將這事整理一下。那時我必要以平生所得的編為講義，以流傳於世界。我正要辯論，福爾摩斯就道：我們講紐史特被殺的事，怎麼竟論及這點了？我意這信中所提的勳爵夫人，必不是兇手。已放了那句話，也許紐史特被殺時，被兇手收禁在別室中，故郝伯生去放了。且夫人是貴族，沒有確鑿的證據，郝伯生怎能隨意的拘禁？既禁了，而在我偵察以前，又怎能就放呢？說罷，取烟斗吸着，烟裏裏的出窗去，福爾摩斯看着頗以為樂。

不多時，火車忽然停了。福爾摩斯道：已到了凡式黑特車站，我們可下車

去步行，亦不必雇車代步了。我們既下了車，就向着茂林深處而行。這時那樹葉完全脫落了，有幾個鳥窠孤懸在很高的枯枝上，其狀很是危險。我走了多時，血脈已和暖，故沒有方才那樣的畏寒。又前行，那別墅已看見了。其前是一個花園，草木很凋零，只有老榆樹一株，還沒有完全枯黃。那別墅好像建築已久了，惟旁屋還很新呢。這時，有一個司閘的人，獨立在門前。流露着慘切的形色。我們正在觀望，郝伯生已飛步而出，就與福爾摩斯握手道：「你能來，學生醫士也來了，我很欣喜。但這事已得了端倪，不必偵索了；你此來往返徒勞，實當抱歉得很。因為夫人蘇醒後，已將慘劇發生時的情狀，一一的詳述的了。」福爾摩斯道：「那麼我真是不幸。但這事的底蘊，究經怎樣呢？」郝伯生道：「你聽得藍惟遜盜黨嗎？」福爾摩斯應道：「就是朗道爾父子黨嗎？」郝伯生道：「對的。就是那父子三人呢。二星期前，他們在西敦漢犯了劫案，今又幹了這事，我知道他們的死期一定不遠了。」福爾摩斯道：「那麼勳爵必是他父子所殺的了？」郝伯生道：「對的。勳爵腦部受有重傷，以致身死。」福爾摩斯道：「我聽得勳爵姓白恩脫，對嗎？」郝伯生道：「你怎麼也知道勳爵，實是開特府首富呢？今夫人在

室中，你要見她嗎？福爾摩斯點首應諾，郝伯生便在前引導。既到了那室中，只見夫人正一人獨坐，玉容慘淡，淚珠點點，其狀如梨花帶露；秀髮未曾櫛沐，蓬蓬然的披着。適足增她的美麗。眼皮上浮腫，似爲兇人所擊傷的，很使人可憐。福爾摩斯因請她陳述昨夜的情狀，夫人乃懶然對郝伯生道：「這事我不是告訴你聽了嗎？今福爾摩斯先生既要我陳述，不得不再述一遍。但不知你也曾導這二位至餐室中去過沒有？」郝伯生道：「夫人，我意請夫人先言，再往餐室。」夫人點頭，因道：「我與紐史特白恩脫結婚，已一年多了。但是我們的結合，實在很不美滿，此間的鄰人，沒有不知道的；因爲我夫實是一個酒徒呢。於是，淚珠紛紛的下，以手自掩了面龐。衣袖旣褪下，便露出一雙玉臂。福爾摩斯忽呼道：「臂上還有紅斑二處呢！夫人聽了，急放下衣袖，止泣道：「這是與昨夜的事不涉的。諸君且聽我的陳述；我自幼就住在澳洲，自由已成了習慣，故在英國拘束的家庭中，很不能忍耐。而况紐史特的性恪暴躁，常常在酒醉中，罵人拍桌子，無日不爲。故一年以來，我常處於怨苦中。今我夫忽爾慘死，我將來的生活，無疑在黑暗中摸索着進行，恐也不能預測。或從此飄零沒



落，也難能知道。說到了這裏，淚又潸潸下，流過了玉頰，簾簾如斷了線的珍珠一般，不勝悲苦。我們屏息以待，都不敢相勸。直至她泣罷，福爾摩斯方道：願夫人直言昨夜的情狀！我意推度，那賊人必沒有遠去呢；夫人這仇，不難就報復的。夫人道：敬謝先生！但這禍倉卒而來，我吃驚還未已。我住在第二層正樓上，而僕人都在旁屋中，相離得很遠。惟有一個女傭人，是住在正屋的第三層，最爲接近些。每夜我在臨睡時，必至各處巡行了一次。因爲我夫終日喝酒不管事，不得不自己巡察。昨夜十一點鐘，衆人都睡熟了，我讀書方罷，忽念及今夜還沒有巡察，就執了臘燭，獨自一人下樓。進餐室，忽有風撲來，知道窗還沒有關上。看了那窗簾，正在隨風的飄動。這窗是法蘭西式，直至地，可出入。我正要上前關窗，忽見那窗簾後隱約有人，我大驚，而隱伏的人已進來了。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與二個少年，像是父子們的樣子。二少年就捉了我的臂，而老者也扼了我的咽喉。轉瞬間，被縛在椅上，口也被塞了。當其時，我夫也來，手執着短木棍，猛擊那賊人；可是賊人很矯健，一躍而避過，乘我夫的不備，取爐上的鐵箱還擊他腦袋。我夫既倒地，那賊人就從

容搜刮所有，捆負而去。去時還取酒一瓶，分飲了，以祛寒威。那時我心膽紛碎，不禁就暈了去。此後的情狀，一些也不知道；還是問密司脫郝伯生，或較為詳晰呢。郝伯生因道：福爾摩斯先生，尚有所問嗎？福爾摩斯道：夫人已倦了，不能再勞她的神思。於是又對了女傭人意麗莎道：你也有所說嗎？意麗莎道：不瞞你說，這事我實負其罪。因為那三人，我在樓窗上早已望見的；然而雖夢想也不料那三人竟置我主人於死地。一小時以後，忽聽得夫人呼警的聲音；我急下樓，而我的主人已經被殺了，而夫人也暈了去。我知道也不過如是而已。今夫人實倦了，不能再與先生們聚話，請暫別。就扶了夫人而去。

郝伯生對福爾摩斯道：這婦人很忠事主人，她是夫人的保姆，數十年來如一日。這種的僕人，真是難得的。福爾摩斯聽了，點首沒話。我知道他的心中實為失望呢。旋至餐室中，現狀又大異；福爾摩斯的雙肩，不禁一聳。這室很是軒敞，壁上漆着綠色，掛着各種古代的兵器；迎面有法蘭西式的長窗二扇，窗簾垂着；左邊有一火爐，火爐架是以椽木製成的；其旁列着安樂椅，椅腳上纏着紅繩，夫人被縛處，當就在那裏了。這種種的情狀，都是在握筆時所憶

及的。若在當時，大家都注意那爐旁橫臥的屍首，也不暇他顧。死者身材很長，穿繡花的寢衣；眼睛怒睜着，牙齒也微露；一望而知他臨死時，實含有怒意。腦後受重傷，血迹淋漓。短木棍及鐵箱，都在其旁。鐵箱已彎了，作弓形；當時的猛擊，可想而知了。福爾摩斯對郝伯生道：朗道爾的膂力，可謂大極了。郝伯生道：這實是大盜，數年以來，犯案纍纍，都沒有破獲過。福爾摩斯道：那麼何不懸賞偵緝呢？郝伯生道：我們也想到這着。但是數日前，聽得他已往美洲去了，故暫止。那知道他竟未去，又犯了這案？我意今天不及，明天必懸賞的，偵緝他的各處海口，已通令注意了。朗道爾雖靈捷，想這次必不能再被他逃過。福爾摩斯道：但朗道爾也不免疏忽，怎麼只殺了勳爵，而不殺夫人，難道他不慮夫人洩露嗎？郝伯生道：我也疑及這點。那朗道爾父子，作惡精敏，怎麼竟這樣的粗莽？我道：或許他們見夫人不響，以為已暈去了，故捨了她的生命。福爾摩斯道：我聽說勳爵常常隨口胡言，對嗎？郝伯生道：他在清醒時，也極和霽可近；不過喝醉了酒，就非常的猶惡。行事也不度理。他有一次，以柴油塗在狗身上，引火燃燒，狗帶痛狂奔，勳爵反以為樂。又有一

天酒醉後，無端生事，以鐵罐猛擲女傭人意麗莎，中額上，幾乎傷命。福爾摩斯道：如是嗎？可謂魔星了！因屈膝伏地，檢察屍首及椅上所纏的紅繩。這繩是鈴索。福爾摩斯忽疑道：這鈴索被牽動，那鈴聲不要大響嗎？郝伯生道：昨夜他們實沒有聽得。然這也不足為怪，因鈴在廚房中，而僕人們都寢在側廂中，自不能聽得的。福爾摩斯道：我們固知道不能聽得。但賊人怎能知道這繩動而鈴聲必不為人聽得？且朗道爾不是初次作賊，怎敢冒昧如是？郝伯生道：你這話很是，故我疑賊人來，必有內應的。但這裏幾個僕人，都很忠誠，却又不似。福爾摩斯道：以理推度，還是意麗莎相近。因為她遭主人的欺辱，當有了怨心。但看她忠事夫人，却也不似。然這些事，我們都不必懸測，只要朗道爾一經就獲，這事的底蘊，都不難明白了。

福爾摩斯徐步至長窗前，推窗外望道：這裏雖是泥徑，但非常的乾燥，必沒有形迹可尋。就回首，忽道：這臘燭已有人燃過了！郝伯生道：那賊人能從容行事。從借着這燭光。福爾摩斯道：他家共失了多少東西？郝伯生道：沒有幾許，不過幾件銀器，約值百鎊而已。福爾摩斯道：他冒險殺人，而所劫的不

過百鎊，豈不是太不值得嗎？郝伯生道：也許因見動靜已死了，一時荒張，故不及多劫。福爾摩斯道：他們取酒分飲了，怎的又如此從容呢？郝伯生道：夫人說他們怯寒氣呢。福爾摩斯道：取酒在先呢？還是取物在先呢？郝伯生道：取物在先的。福爾摩斯點首，忽又道：這是何物啊？就至玻璃櫥前，取酒瓶觀察道：瓶塞很長，這酒必好。又疑道：這塞怎啓的？郝伯生指櫥中抽屜道：旋在這裏！福爾摩斯開抽屜，果見一旋很長。就道：你心可謂很細了。我意那賊人啓這瓶塞，必另有一旋。因這旋很長，一轉就能穿出塞底，用來拔瓶塞，很是容易。今所留的孔，長不及瓶塞的一半，故拔了三次，而瓶塞方啓。郝伯生，夫人也提及沒有？郝伯生道：不！夫人告訴我的，當賊人啓瓶時，她已暈去了，故沒有看見。福爾摩斯又望着三隻酒杯道：郝伯生，夫人說看見三人同飲嗎？郝伯生道：夫人固說的。福爾摩斯聽了，帶笑道：對了！對了！郝伯生，你也覺這事有別因嗎？郝伯生茫然道：福爾摩斯先生，我不解你的話。福爾摩斯道：你倘能用心深思，就不難知道了。今我們所要偵求的，並不是僅僅捕盜而已。郝伯生聽了，微笑不語。福爾摩斯道：那麼這事已無需於我了。請

暫別。此後如另有消息，還望你到倍克街來！回訴我。華生，晌午了，我們回去吧。

我們至車站，上了車；將開行，福爾摩斯忽一躍而下；我不解其故，就跟着躍下。那汽笛一鳴，車輪就向前面推動了；那間，飛駛而去。只留着一股烟，繚繞在枯樹中。我不禁呼道：「車去了！怎麼好？」福爾摩斯道：「華生，勿訝異！我此刻忽有所思，故不願就回倫敦，故特躍下。但累你耽擱，實是抱歉。」

我道：「難道這案尚有疑竇嗎？」福爾摩斯道：「這不是尋常的盜案呢！或許是我的幻想。但此中大有疑點。我道：夫人明白地陳述的了。福爾摩斯道：因為聽了夫人的陳述，更使我疑惑。華生，你要知道這案的疑點嗎？我道：很願。福爾摩斯道：朗道爾父子們，實是大盜呢。二星期前，又犯了一案。苟有人隱違已罪，而卸罪於盜，我知他一定說朗道爾的，因為朗道爾很是著名，可使人深信。我驚道：你以為夫人與女傭人所述，都假的嗎？福爾摩斯道：從表面看來，這二人是屍屬，所述必鑿鑿可信；但仔細的推度，其中大有疑竇。因江湖盜賊，性情都懶惰，倘刮了一處，必要將所得的完全用掉了，再計劃別事。今

在西敦漢犯的案，不過祇有幾天，又來殺人；縱說他所得的揮霍已盡，難道他不怕前事還沒有消弭於無形嗎？且盜案的發生，常常在十二點鐘以後。今特別的提早，竟在十一點鐘就舉行。那時各處的燈火都還未熄，那賊人怎敢如是？再者朗道爾沒有千鎊，眼睛是不張的。今所劫的不過百鎊，真是不解。我聽得朗道爾雖大盜，而不常殺人的。且勳爵又不是很有膂力者，他們以三人對付一人，那怕不勝？縛了他殺了，何必殺他？既殺了勳爵，怎麼不殺夫人？不殺了，又打她，不怕她聲張嗎？我道：你何以知道她被打了？福爾摩斯道，你不見她眉間浮腫嗎？且三盜而飲酒一瓶，必鯨吞的一般；今尚留其半，怎麼竟客氣得如是？這種種的情狀，都不合情理的，華生你以為何如？我道：這點點倘偶爾發見，或有的。今一事之中，竟有這種種的疑問，不免奇異。再者，那賊人豈沒有兇器，而要以鐵箱傷人？且夫人不見他們啓瓶塞，而見他們飲酒，難道她暈了又醒嗎？福爾摩斯道：這幾點，尤其是淺顯的，我最為懷疑的，却是三隻玻璃杯。華生你以為三隻玻璃杯昨夜都用過了嗎？我道：杯中還留着酒味，怎得說沒有用過？福爾摩斯道：那麼其中一隻，怎的獨有酒滓？我道：也

許斟這杯酒在最後。福爾摩斯道：「不！假使那瓶中已空了，那麼最後的一杯，當有酒滓。今尚留其半，所斟的三杯，怎麼就會得相異？我於這一點，有二種的見解。我道：第一種的見解怎樣？」福爾摩斯道：「你不見那瓶中的酒滓浮滿着嗎？然這也不生問題，因為那瓶在塞啓時，拔了三次，所以酒瓶震動了，那酒滓自然要浮了。不過其餘的二杯，當也要有酒滓的。我道：那麼第二種呢？」福爾摩斯道：「我意第三杯是沒有用過，只用了二隻，直至飲罷，再傾餘瀝於第三杯中，以欺騙他人。華生，你信嗎？這實在是沒有疑感的，因為酒滓隨酒而流，酒傾入第三杯，酒滓當然也至第三杯中，故其餘的二杯，反而沒有酒滓。其勢必然，那有疑惑呢？我聽了，不覺大驚。旋嘆道：『福爾摩斯，你的觀察真神了！』」福爾摩斯道：「且不要讚美！我們再往寺院村續行偵察一下吧！」

我既去了又來，村中的人很是詫異；幸福爾摩斯善辯，故不致疑慮。這時郝伯生已去了，福爾摩斯遂得獨據了餐室，悉心的搜索，我隨在左右，無異小學生的從教師試驗化學品。室中的各樣東西，觀察既畢。福爾摩斯忽立在那火爐架上，攀已斷的鈴繩；不及，又跪了一膝於花瓶架上，方曳得了那繩。略



爲觀察，就露出了笑容，一躍而下，便道：生華，當賀我！這案已可破了。那兇人高有六尺三寸，很是強壯，心思也很細慎。方才夫人所言的種種，都是這人所教授的。然他也有失著處，乃幸爲我偵得。華生，你以爲這鈴繩曳斷的嗎？我點首應着。福爾摩斯道：那麼何爲不斷於鐵絲連接處，而留着三寸？我道：那是椅足所縛的，我看過的了；因此處已糜爛，故曳了就中斷，福爾摩斯笑道：我說這人心思細慎，正指這點。這繩糜爛處，實爲刀所刮了。鉄絲上其餘的刀痕尚很顯明呢。一定其人要這繩，而恐怕那鈴響，驚醒了衆人，故立在這爐架上而割的。今架上尚有足印可辨得。試想我這樣的身材，尚且還要接足的東西，方能攀得到，那麼其人必較我略長，當在六尺三寸的左右。忽又道：華生，你看那椅上的是什麼？我道：血漬呢。福爾摩斯道：夫人的假話，於是都敗了。如果她先被縛在椅上，那麼動爵的血，只能濺及夫人的衣裳，怎能濺在椅上呢？可見夫人的被縛，一定在動爵被殺之後。華生，你如果不信，可去看夫人昨夜所穿的衣裳，其後必有一個同樣的血漬。華生，我們進行，可謂極順利。今當見意麗莎，探看她的語氣。華生來！你要知道，這事實變化非

常呢。

我們既見了意麗莎，福爾摩斯就問及夫人與勳爵平日的情感。意麗莎起初不肯說，福爾摩斯以溫語慫恿了；臉色方稍稍的和霽，自己承認其心恨勳爵，一些也不諱。福爾摩斯道：我聽得勳爵曾把鐵罐擲在你的額上，實有其事的嗎？意麗莎道：實有其事。那天勳爵喝醉了，又要打夫人，我忍耐不下，因出阻止。且謂要告訴夫人的哥哥，嚴行向他交涉。勳爵大怒，就取了鐵罐飛擲，故傷了我的額上。假使勳爵而能改過，我雖傷也很樂，可是勳爵虐待其妻如故啊！告訴了你吧；夫人臂上的紅斑，也為勳爵所傷的。那種慘酷，實在毫無人道。幸夫人賢惠，總忍耐而過。否則大禍的來，豈待於今日呢？福爾摩斯道：夫人嫁勳爵幾時了？意麗莎道：一年零六月。福爾摩斯道：你們到倫敦已幾時了？意麗莎道：在夫人嫁勳爵的前一月。福爾摩斯道：你話很耐人尋味。現在我還要一見夫人，你能應許嗎？意麗莎道：但夫人很倦，請不要多談，以她厭煩，福爾摩斯點首應着，遂至起居室。這時夫人仍坐在上午所坐的椅子上，既見了我們，就道：福爾摩斯先生，我身體很倦，請不要多問了！福爾摩

斯和聲道：「怎敢多勞夫人？不過我願為夫人效力，夫人也能開誠相示嗎？夫人正色道：「我所要說的話，都說過的了。」福爾摩斯搖首道：「不！夫人方才說的那些話都是假的。」意麗莎聽了這話，大怒道：「囚！什麼話？你敢侮辱我夫人嗎？快出去！不然我老拳不讓人的。」福爾摩斯不為所動，莊容道：「夫人不悔嗎？夫人聽了，大驚失色。旋又道：「我有何悔？所要說的話，方才都已說過的了。」福爾摩斯微聳其肩，就別了夫人而出，攜我手，同至園中。旋走近一池，那池水已冰了，却有一個小孔，可容一隻鴨的進出。福爾摩斯諦視了好久，方捨去。取出鉛筆，寫一信交付與司閤人道：「可留與密斯脫郝伯生！就出來道：「華生，這事我實在不能不理，而今可至英澳輪船公司。因雇車同往，請見了那經理，就問及一八九五年六月，自澳洲所來的郵船。據說，只有一艘。查閱了乘客的名冊，那意麗莎與梅麗弗雷瑟都在其中。經理又告訴了我們，說：這船不日要開往蘇彝士運河，船員都仍舊，不過大副已易了人，因為那大副已升任巴西的船長，他名叫俠克勃露克：那船不久也要出口了，時今尚在蘇山敦，而他的家却在西敦漢。」福爾摩斯又問及那船長的品行性格，據說很盡職，歷史也

很好，不過歡喜代抱不平，這這是他的缺點。福爾在斯稱謝了，又雇車返倫敦。既至警署，躊躇而沒有下車。又至撒林克摩斯，乃下了車，發了一個電信，於是就回到了倍克街。福爾摩斯道：華生，我自爲偵探以來，遲疑不決的，惟有這案。這案的兇人，我雖然已知道了了，可是很不願使他入法網。方才至蘇格蘭場，躊躇而沒有下車的原因。卽爲此故。要是那拘票一發，那人必不幸。我雖然有背於法律，却可得良心的安慰。

傍晚，郝伯生忽來，帶笑說道：福爾摩斯先生，你仙了嗎？所失的銀器，你怎麼知道就在小池中？福爾摩斯道：郝伯生：你說什麼啊？郝伯生道：你不要狡猾！不是你留信告訴我那賊在花園裏的小池中嗎？福爾摩斯也笑道：那麼已得了沒有？郝伯生道：已都得了，所失的東西一些也不缺。福爾摩斯道：我能效力，很自幸。郝伯生皺着眉道：但是我對於這案。愈覺迷離。那賊人既冒險而來，怎麼棄所得於池中呢？福爾摩斯道：假使那人沒有取物的心思，只要掩飾偵探的耳目；那麼他不棄於池中，却棄在那裏呢？郝伯生道：這話我不敢深信。那人何故要如是掩飾偵探的耳目？福爾摩斯道：那麼你以爲藏賊

了？郝伯生拍手道：對了！對了！昨夜行劫時候尚早，那賊以恐爲人所發覺，乃鑿冰而沉在池中，真狡了。而你的推想，也可謂神妙極了。福摩摩斯微笑道：你以爲神妙嗎？那知我助你了。郝伯生道：雖然，頃得美洲的電信，朗道爾已於昨日被捕於紐約。福摩摩斯道：那麼寺院村的慘案，不是朗道爾所爲的了。郝伯生道：對的，這事豈不是更棘手嗎？你能教我嗎？福摩摩斯道：教你的已說了，可是你不相信。郝伯生道：我沒有聽得。福摩摩斯道：我不是告訴了你，這是掩飾偵探的耳目嗎？郝伯生搖首道：這點我始終不敢信。今時已晏了，我要去了。福摩摩斯道：你不能與我們同餐嗎？郝伯生道：謝謝你！我爲這案所梗着，胸中已覺飽了。說罷，卽下樓而去。

晚餐後，福摩摩斯默坐不語，但時時看錶，似有所待。旋呼道：華生，此刻我坐待其事的變化呢。我驚道：這事尚有變化嗎？福摩摩斯微笑道：對的。這事我本要告訴郝伯生，但是我不願兇徒踏入法網，故秘密着不露。我道：這事底蘊究如何？福摩摩斯道：不要多問！少頃你就能自見的。方才我不在楷林克洛斯發電嗎？卽爲着這事。我正要開口，忽聽得門外有脚步響。福摩摩斯

道：「進來啊！於是就有一個少年，挺昂地進來。這人約有二十多歲，英氣勃勃。既進來，就對了福爾摩斯道：「尊電已讀悉，你料事靈敏極了，故我也不諱，今特來自首。我爲那<sup>羊</sup>人效力，雖死也甘心。福爾摩斯先生，告訴了你吧：那惡奴已死，也就罷了；若是仍活着，我也必要再殺他。那梅麗弗雷瑟何等，乃敢任意的侮辱：他縱死，也不足消去他的過呢。福爾摩斯起立，握他的手道：「密斯脫俠克勃露克，你說這話實令人欽佩。我何人？乃敢以俠士交付警察，作投石下井的舉動。我請你來，不過要證明我的理想的確否，怎敢有他意？但是不知你與夫人何以相識的，此中原因，也能告訴我們嗎？勃露克不流露着感激的形色道：「那有不能？我自覺很光明磊落，一些也沒有慚愧的。但是你聽了，或要笑我癡呢？我爲大副時，夫人適同了保母意麗莎從澳洲來英國。既相遇，我一綫的情絲，就不覺自縛。然而梅麗弗雷瑟芳心中，不知有俠克勃露克其人，愛慕着她呢。我船至倫敦，夫人就別了我登岸；她見我有戀戀不捨的情狀，乃不禁一笑。唉！這一笑，就種了我願爲冒死的決心。可是當時如談到婚事，身份懸殊，故亦沒有啓齒。且我探得意麗莎的口氣，說小姐當嫁

與貴族，勳爵夫人。於是，我希望就絕了。但愛情不死，仍時時的懷念着夫人。不久我聽說夫人已嫁與紐史特勳爵，而我也升為巴西洛克的船長。其後也略略聽得勳爵虐待其妻，不禁又使我心痛。直至昨日，不得不撥冗往見夫人。而在數日前，我遇見意麗莎於途中，知道夫人夜夜讀書於起居室。既到了寺院，就踰牆進去，悄悄地呼着。夫人起初還不肯開門，旋見我久立在朔風寒月中，方繞出那餐室，開門而納我。相見後，不禁對泣；夫人且訴說她丈夫對她種種的虐待。可是這時那惡奴已怒吼而來，舉棍猛擊其妻，中額上。於是我禁不住大怒，就取了鉄箱還擊。那惡奴以棍抵敵，鉄箱就彎了。我急切的不顧，竟擊中了他的腦袋。那惡奴既受傷，就倒地而死了。福爾摩斯先生，我能殺一個惡人而使美人脫離苦海，不再受虐待，而今想來尚覺的很快意呢。福爾摩斯道：你不怕犯罪嗎？勃露克道：我不是已告訴你嗎？我願以死報夫人：我死且不怕，那怕犯罪？福爾摩斯道：好！請續言其事！勃露克道：當時夫人既見我殺了人，大驚失色。我就斟酒叫她飲，另取一杯自飲。其時意麗莎也來了，她見了，非但不驚，反覺快意。於是我情急智生，就授意於意麗莎，假

飾種種的情節。自己就行，返居處。自覺佈置已很周全，必不會被警察所破獲的；却不料竟破於你的手中。福爾摩斯道：你此舉很使人快意，我一定隱諱，不爲宣露。並不是以殺人的兇事，可風於世界，那勳爵實有取死道的原由。但英國法律很嚴，你此舉雖義，終不免於罪；且你正在青年，怎能以寶貴的光陰，消磨於鐵窗下？故寧使秘密。且我在郝伯生前，已指示了一些；他自己不悟，也與我無涉。此後只要我一日不言，那些警察就一日不能拘禁你起來。華生，取酒來！以賀這俠士。俠克勃露克道：住！我要問你，何從知道我就是殺人者？福爾摩斯便笑道：我見那火爐架的的足印，是航海家的形式；且爐架的板，薄不過一寸，沒有揉桅的技術，怎能起立？勃露克不禁贊嘆道：你心可謂精細了！當還敬你一杯。



偵探小說  
最新探案

# 福爾摩斯新探案大集成

## ◎聖比特路的虎

這一件案子在我日記中所記載的是發生在一八九二年，三月向盡風淒雨冷的一天。那個時候我和福爾摩斯正在進着午餐，他曾接到了一張電報，又發了一個回電，但他祇默然的深思不發一言。一回兒，他走到壁爐面前，立停了瞧那爐火，嘴裏還啣着烟斗緩緩的吐吸，有時橫過目光來瞧瞧那張電紙。忽而回過頭來，把眼睛向我霎了一霎。接着說道：華生，你是個懂文學的人，那一個 Grotesque 字，不知道怎樣解釋的？我道：奇怪！他搖搖頭，似乎不贊成我的解釋。答道：我以爲這個字還有更深的意思在呢！或含着悲慘和恐怖的疑問。你如果回想起你歷來記敘問世的許多案子，那你便可以明白這 Grotesque 的一字了，往往使案情加重。就試想那件紅髮人的案情吧！起初祇有這一個字，結局時才知是一件蓄意行劫的奇案。還有那橘核信一道，也從這三個字上查出

了一種謀殺的計謀來。因此，我對於這個字。再不敢隨意輕視他的了。我就問道：那麼，你那電報中，可是又有這樣的一個字麼？他就把那電報高聲的念給我聽。道：我因為經歷了一件非常奇怪（*enrologue*）而不可思議的事情，你能容我登門請教麼？史高脫哀格爾自却林格洛斯郵局發。我問道：這是男子呢還是女人？他道：當然是個男子。女子決不會預付了電費，等我的回電的，伊早就自己來了。我又問道：那末你願意見他麼？福爾摩斯道：我親愛的華生，你當知道我自從捉住了措路式大佐以後，直到如今，怎樣的無聊呀！我的腦子好像是一部旋轉不息的機器，機上如果沒有工作做，聽他空自底轉動，便會有破壞的危險。我久感到我們的生活既然平庸且又無味，報紙也變成了陳舊的東西。那些浪漫和暴猛的舉動，好似已經永遠脫離了罪犯的世界；因此之故，如果有什麼新案子發生，無論細小，你還要問我幹不幹麼？且慢。我的聽覺如果沒有錯誤的話，我們的委託人，已在那裏走上來了。

這時果然聽得樓梯上有了足步聲音，一剎那間，便見一個很高大灰鬚和容態莊肅的人，被我們的僕人引領了進來。他的生活歷史，可以從他那粗壯的面

貌上，和矜持的態度上觀察而得。從他足上的脛衣起始，再照到他臉上的金邊眼鏡；便知他是一個屬於保守派的篤信正宗的教徒；但那時似乎因為着某種驚奇的事實，竟把他安閒鎮靜的態度完全破壞了。他的頭髮雜亂而蜷曲，臉頰含怒變成紅色，並且他的舉動也有很驚慌失措的樣子。他一踏進來，便即申說他的來意。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遇着了一件最奇怪的事情，我生平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的地位。這件事實在太越法違例了。我必須要立刻得到一個解決的方法才是。他說時面容紅漲，怒氣越發上升。福爾摩斯婉聲答道：密司脫哀格爾，請坐吧！我要先問你一句，你為什麼到我這裏來的？那客人便道：先生，我覺得這件事似乎不便直接去請教那些警察。但你若聽我說完了其中的事實以後，你也必須承認不能置之不問的了！那些私家偵探，我既不敢信任，我祇聽得了你的名字。福爾摩斯道：不錯，但你既有意要來當面見我，那又為什麼不立即來見我呢？哀格爾道：這句話什麼意思？我完全不懂。福爾摩斯取出表來瞧瞧，又答道：現在已兩點一刻了，你的電報是一點鐘才發的；但瞧你的裝飾和態度，誰也能夠知道那件事情在你早晨蘇醒的時候便發生的了。那人舉手摸

摸他的亂髮，又在沒有修雜的下頰撫弄了一回，繼續說道：密司脫福爾摩斯，你的話真不錯。我當時因急於要離去那宅屋子，並沒有想到我的裝飾。至於我在到你這裏來以前，果真已往各處去探問了一回。我先到那間房屋經理人的辦公室內：據說密司脫加而休並沒拖欠租金，而且惠司的拉屋中，一切都非常安甯，同平日一樣的沒有分別。福爾摩斯笑道：先生，好了。你真和我的朋友華生醫士一般，他說話時喜歡顛顛倒倒，使人聽了莫明其妙。現在請把你的思想整理一下；究竟那件事的起端怎樣？你爲什麼忽忽地出來求助，爲什麼如此匆促，既沒有梳洗，連鞋鈕和衣鈕也都參差地扣錯着。這裏面的情由怎樣？你不妨逐節的說給我聽。

那人低垂了頭，瞧了他自己不整齊的裝束，似很不好意思的說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這種樣子，當然很是不雅觀的；但我所遇的事實，實爲我生平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也許等到我把這奇事的全部告訴你聽了以後，那你可以原諒我了。他所要說的事實，還沒有開始忽而外面有一陣響聲。密昔司黑真開門引進兩個人來。那兩個人的身材都很壯偉，一見便知是官署裏的人員。內中一

個，我認他便是蘇格蘭場的稽查員克萊生。他是一個勇敢而幹練的人材，我們素來很要好的。他先給福爾摩斯介紹他的同伴，據說是休雷警局裏的稽查員皮納司。克萊生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們正想要追緝一個罪人，因著那綫路的指導，便尋到你這裏來了。說著，他把那獵犬似的眼光，旋轉去向我們的客人狠狠地瞅了一眼。問道：你不是住在北海姆的密司脫史高脫哀格爾麼？那客人道：不錯，正是我。克萊生微笑着說道：我們尋了你一早晨了。福爾摩斯插口道：你們大概是靠著電報的綫索，才尋到這裏來的。克萊生道：正是因為這綫索，我們在却林郵局裏得到的。接著就追蹤到這裏來了。哀格爾道：你們爲什麼要追蹤我呢？你們要些什麼呀？克萊生道：密司脫哀格爾，我們要向你取得那惠司的拉屋裏的加而休致死的緣由。克萊生得意似的笑着說那委託人一聽，坐直了身子，張著兩目，臉上的血色，霎時都消滅了。半天才開始問道：死了麼？你說他已死了麼？克萊生又說是的，先生，他已死了！但怎麼死的呢？可是遇到了什麼意外麼？那個來客似乎還有些不信，克萊生道：如果世界上有謀殺的事情，這也就明明是一件謀殺案。哀格爾哭喪着臉道：好上帝！這件事多

麼可怕啊！但你可以為——你可是以為我處於嫌疑的地位麼？克萊生道：我們剛才在屍身上搜得有你給他的一封信，我們瞧了那封信以後才知你想於昨天晚上在他屋裏過夜。哀格爾點頭道：我確曾在他那裏過夜的。克萊生現出驚奇的樣子來問道：唉！你真住在他屋裏的麼？那稽查員便取出一本日記簿來記錄着，這時福爾摩斯忽然攙言道：克萊生，請你停一停。你此刻所要求的，不是要他說明這件事實的原委麼？克萊生道：正是，我還應當告誡密司脫哀格爾一聲，他的說話和他本身很有重大的關係在着呢。福爾摩斯道：當你們沒有進門的時候，密司脫哀格爾正要開始陳述他所要說的故事。華生，請你給他飲一些白蘭地和蘇打。先生，現在請你一定神，不要把這些中梗的事放在心上，但將你方才要說的故事再從頭說起便了。

那來客飲完了白蘭地以後，臉上的顏色，果然漸漸回復過來。他向那稽查手中的日記冊瞥了一眼，便開始說道：我是一個獨身沒有妻子的人，生平很喜歡交游，因此，就結識了許多朋友。內中有一個現在已經休業的酒商梅未耳，住在克星登的阿亨姆廣邸中。我於數星期前，就在他家裏遇見一個名叫加而休

的少年。知道他是西班牙人，而且據說和西班牙公使有些關係。他能夠操極流利的英語，風貌既佳，態度又溫柔可親，在我生平也是少見的。我和他見面以後，彼此很覺投機，他似乎也很注意我，兩天以後，他就到我的寓所裏來拜訪我。這樣往來了有好幾次，他就請我到歐軒村的惠司的拉屋中去遊玩幾天。故而我在昨天早晨，我就到他那裏去踐約。在我沒有到他寓所去的以前，他曾經把他屋中的情形很詳細地告訴我。他說他和一個忠信的僕人同着居，那僕人跟他同種也能說英語，凡屋中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他掌管的。以外還有一個廚子，那是一個雜種人，他在旅行期內收用的，據說能夠製極好的膳餚，他自認像他這樣的家庭，在休雷州中可算是屈指第一了！這話我也贊成，其實據後來證實，他的家庭的奇特，比我當初意想的更要可怕得多了！我往他家裏去時，知道他的屋子是在歐軒的南部。那屋和官道距離得很遠，門前有着一條弧徑，徑的兩旁種着很高很高的長青樹。屋子的年齡也老了，又加失修的緣故，從外面看去，景象非常蒼涼。當我的馬車駛過了那條亂草沒脛的車道後，就停在那扇風雨剝蝕的大門前，我忽而自己懷疑起來，我和我的交情並不十分的

密切，祇不過是普通朋友而已！怎麼竟到這樣的地方來拜訪，他自己由來開門，那種歡迎的狀態，似乎顯得相當底至誠。接着他吩咐了他的僕人替我提皮篋，領我到他的臥室裏去。那僕人的面容愁沮而黝黑，看見了使人不喜歡。就是那全屋的情形，也覺得有說不出的慘淡。就裝飾也不見得如何的精美。主人雖竭力勸我進餐，但他的思想，似乎正游蕩不定，他的說話又是空泛而野放，竟使我不能了解，這是一件怎麼事情，他不時在桌子上彈指作鼓聲，或咀咬他的指爪，或另外有別種舉動，都能顯得他神經上的不安。加着食品的烹調既不適口，又其是那厭憎的僕人又站在我們的面前，他就更覺得鬱鬱不樂。那時我好幾次想託故回去，終覺得不再能在他那裏作客了。

現在我想起一件事來，對於兩位先生偵探上也許有些幫助，但當時我却絕不在意。當晚餐將近完時，那個僕人便送一張字條進來。我的主人讀了以後，看見他的狀態越顯得詭異。他已不再假意和我敷衍，祇靜坐着吸煙，分明深思出神。但那字條中說些什麼，他絕口沒有提，到將近十一點鐘，我便回房去睡，過了好一回。加而休忽到我的臥房門口來窺探。那時室中完全黑暗，他閉



我是否掣鈴，我回答他道：沒有，他因向我道歉，聲言不應在這樣深夜來擾我清夢。因說那時已有一點鐘了。接著我也就合眼入夢，直到天明。現在我應該說到我故事中最奇特的一部分了。當我在醒來的時候，天已大亮，取表瞧視，已近九點鐘。我本曾知照僕人，叫他在八點鐘時進來叫醒我，私下詫異他怎樣竟會忘記呢。起床後按鈴呼僕，竟沒有回音，按了幾次，仍舊沒有效驗，我以為那電鈴已壞，所以就穿了衣裳，忽忽的下樓，預備親自喚僕人去取熱水上來，你可以想到當我發見了屋中沒有一個人時，我會怎樣的驚奇，我先在廣廳中呼叫然而沒有應聲，隨即往各室裏去瞧視，却也完全空虛。上晚加而休曾經指示我看他的卧房，這時我走過去敲門。也沒有什麼回音，推門進去，室中也絕對是空虛的，床上也顯見沒有人睡過。我才知那個外國的主人，外國的僕人，和那外國的廚子，已經一古腦兒乘夜逃走。這就是我往惠司的拉寓裏去的始末了。福爾摩斯且聽且搓他的兩手，又不時乾咳，似很注意那來客的奇特故事。他道：據我看來，你這一次經歷，的確可算是奇怪的。但你當時又怎樣處置的呢？哀格爾道：我起先非常地暴怒，以為他們設了這個圈套，故意戲弄

我的。故而我忽忽把攜帶的東西裝好，提了皮篋從那間屋中走出來時，直向歐軒村進行。我先到村裏的房屋經租人愛倫那裏，知道那屋子果真是向愛倫所租的。我當時又想這不像和我開玩笑，也許他欠了房租，是借此脫身的。因為這時已三月向盡，收租的時期快要近了。可是這理想也沒有成立，那經租人老實的告訴我，他們的房金是預先付的。第二步我又到那西班牙公使那裏去問過，據說并不和那個加而休認識。接著我又趕去見梅未耳，因為我在他的家裏才和加而休相遇的。但梅未耳也說加而休是他的初交，正像我一般的不知他的底細。最後我想起了你是一個善於解決難題的人，所以就發電報來求見等，到接了你的回電，我就直接到這裏來了。稽查先生，我聽了你剛才跟我說的話，知道你可以把這件故事接下去講。你不是說這裏面已發生了慘劇麼？至於我的說話，句句都是實在的。除此之外，我竟完全的不知道。我唯一的志願，很願盡我自己的能力，扶助法律，使這件事早日水落石出。

克萊生聽完以後，便很和婉的答道：密司脫哀格爾，現在我很相信你所說的話，因你所說的一切情形，和我們所發見的完全符合。譬如你說當晚餐時

有一張紙條送來，這些都是實在的。但你當時可曾見他把那一張紙放在那裏呢？哀格爾道：我瞧見的。加而休把那紙搓成一個小團，丟在壁爐裏面。克萊生道：密司脫皮納司，你以為如何？那皮納司的體格，高大而又壯健，臉色紅紅的，兩隻銳厲的眼睛，却深藏在顴骨和眉毛中間。他緩緩地笑了一笑，就從衣袋中摸出一張摺着的變色紙條來。他道：密司脫福爾摩斯，那裏有一隻闊口的壁爐，他把那紙團丟在爐角，恰巧沒有燒去，故而被我拾起來了。福爾摩斯點頭微笑，表示他在讚許着。又道：這可見你已在那屋中察驗得非常仔細了。皮納司道：正是，這是我的名分。密司脫克萊生，我現在可要把那上面的話念出來麼？克萊生點點頭。於是皮納司便道：

這紙是尋常沒有水印的淡綠紙，我知道曾經用短鋒的剪刀裁剪過，剪成了四分之一。而且那紙摺疊過三摺，外面有着紫色的火漆封固，封蠟時似很急促的樣子，並似有平圓的東西壓過。上面寫著惠司的拉寓屋，密司脫加而休等字樣，信中寫著道：我們的顏色，綠和白。綠是開着的，白是閉攏的。大樓梯上面第一層，右邊第七個綠色門帘。火速D。這是女人的筆迹。完全是用尖筆

頭寫的。但外面的姓名住址，筆畫比較的粗闊，如果不是換過了一支筆，那就一定是另外一個人寫的。

福爾摩斯在紙條上瞧了一週，說道：這真是一張很奇怪的字條。密司脫皮納司，我很欽佩你，你竟能觀察的這樣仔細。但還有遺漏的兩點，我可以給你補說出來；即是火漆印的平面圓形，就是袖口上的鈕子，還有那剪紙的剪刀，乃是灣頭的。你看了一節節短距離的剪痕，便證明那剪刀的鋒很短，這原不錯，但每一節的頭上，都略有同樣的灣曲，你再仔細瞧瞧，不是也很清楚的嗎？那鄉村稽查員咳了一聲乾嗽。接着又道；我以為我的觀察已經很周密了，誰知還有這兩個漏點。但我除去了知道這一事和一個女子有關係之外，還不知道裏面的真相怎樣。當福爾摩斯和皮納司交談的時候，密司脫哀格爾很覺得怔忡不安。這時忽然地接口道：你發見這張紙，雖很可喜，因為這事和我的說話拾正相合。但加而休和他的僕人後來的所遇，究竟是怎樣呢，我現在還是完全沒有知道。克萊生道：那是很容易回答的。今天早晨，有人在離他屋子一哩路的沃斯吸地方，就發見加而休的屍身。他的頭顱已經破碎，好似被什麼沙囊或

重器擊碎似的。那裏非常的僻靜，附近絕對沒有屋子，他似乎起先被人在後面打了一下，打死以後，那個兇手還繼續猛擊過幾下。這是一種兇殘的謀殺，但兇手並不留足印和別的線索。哀格爾道：可曾有東西被劫麼？克萊生道：沒有，絕不見有什麼盜劫的迹象。哀格爾喃喃自語道：這實在是可痛可怖的；并且很不利於我。我不知道加而休爲什麼要半夜三更跑出去，更不知他怎麼會遇着這慘痛的結局。你們何以要尋到我的身上來呢？皮納司答道：這是非常簡明的。我在死人身上搜得了你給他的一封信，聲言你意定昨天夜裏往他家裏去。就從那信的封面上，才知道你的姓名地址。我尋到惠司的拉屋子裏去時，九點鐘已經敲過，你既沒有在，也無他的人。我就一面打電報給密司忒克萊生，叫他在倫敦偵查你的蹤跡，一面又重新往屋子裏去搜查。後來我到了倫敦，會見了密司忒克萊生，就一同追蹤到這裏來了。克萊生立起身來，說道：我想這件事我們應當照公事手續辦的。密司忒哀格爾，請你跟我們往警察局裏去走一走。我們還要把你的說話錄下來。哀格爾道：很好，我立刻就來了。密司忒福爾摩斯，這事仍舊要麻煩你相助。請你盡力的偵查，不要推却呀！

我的朋友向休雷州的稽查員瞧瞧。他道：密司脫皮納司，我很想和你合作的，你不會反對罷？皮納司道：先生，那最榮幸也沒有了。福爾摩斯道：我瞧你辦事的成績，的確是非常敏捷而且又很老練的。但你可知道這裏面有沒有迹象，足以證明那人被殺的時間麼？皮納司道：他在昨晚一點鐘時，必已倒在那裏。因那個時候曾經落過雨的，他的致死的形狀，一定在下雨以前。我們的委託人哀格爾插口道：密司脫皮納司，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敢宣誓他在昨夜一點鐘時，還在我臥室的門口，和我交談過幾句話。我親聽得他的聲音決不會錯誤。福爾摩斯微笑着說道：這可以說是奇怪的，却不是不可能的。克萊生忙問道：難道你已有了一個綫索麼？福爾摩斯道：從表面上觀察，這案子雖然有幾個很奇怪的可疑點，然而也並不見得內容怎樣複雜。但我在沒有仔細調查以前，還不敢肯定的發表我最後的意見。密司脫皮納司，當你在屋內察勘的時候，除了那一張紙條以外，其餘還有別的奇怪的東西麼？那皮納司把詫異的神氣，瞧着我的朋友，他道：有一兩種東西，當真非常奇怪。等我先到警察局裏去把公事料理好了以後，你不妨和我一同去瞧瞧。我還想請教你呢！那很好。

福爾摩斯說着，按了一下電鈴又道：密昔司黑真請你引這幾位客人出去。並把這張電紙叫那孩子送往電報局裏去。他應先付五先令的回電費，我是要等回音的。我們的客人去後，我們倆靜坐了好久。福爾摩斯吸煙很多，他的眉毛也慢慢地壓了下來，單在他的銳利的眼睛上面，他的頭也略略向前。這就是他構思時一種特殊的狀態。他突的回過頭來，問我道：華生，你以為這案子怎麼樣呢？我道：對不起關於哀格爾所說的那個神密的故事。我實在解釋不出。福爾摩斯又道：但那件兇案呢？我道：若瞧那人的同伴已經完全失蹤，似乎他們同這件兇案就有着連帶關係，故而已畏罪逃走。福爾摩斯道：這當然是一種應有的理想。但你試再想一想，那兩個僕人如果萬一要串通了謀殺他們的主人，在無論什麼時候主人單身獨居，他們儘有下手機會，為什麼偏偏要揀那主人留客的晚上才動手呢。我又問道：那麼，他們為什麼逃呢，福爾摩斯道：不錯，他們何以要逃走，實在是一個重大的疑點。還有我們的委託人哀格爾所經歷的事，也是不能輕易解說的一點。華生，你想吧！憑着人類的智力，可能在同一時間內想出一種一舉兩得的理想，又可以解釋這兩個重大的疑點麼？因此假使

我們如果有一種理想，先足以解釋一個疑點，同時也可以把那秘密信的疑問須要包含進去，這種理想暫時總可以成立。倘然那新發見的事實，能夠和這理想合符，那麼不用說這暫時的假定，也許可以漸漸兒變成固定的解釋方法了。我又問道：但我們假定的理想，又是什麼呢？福爾摩斯把背心靠著椅背，眼睛也半開半闔。停了一會才說道：華生，你諒必也承認哀格爾說戲弄的理想是不可解的。不過我們瞧那後來的結局，便可以知道哀格爾被誘到惠司的拉屋裏去，這實在出於預先計劃的。我反抗地說：那又是什麼樣的計劃呢？福爾摩斯道：我們姑且一節一節的推想。第一步，那西班牙少年和史高脫哀格爾相交未久，但於突然間忽便變成很親密的樣子，這不消說是不自然的。但思他和哀格爾一見面後，便很注意，接着又很接近的，頻頻往來，不久便接他到歐軒村的寓裏去，這明明是那個加而休故意預先安排好的一種計劃，但他為什麼要引誘哀格爾到他的寓所裏去呢？那哀格爾有什麼可以供他利用呢？我們祇要瞧哀格爾那模樣，不像是十二分智慧的，若憑智力和那西班牙少年相較，一定敵不過他。他雖然如此，他的品性堅毅而謹愿，就足以代表不列顛民族的特性。若使有人



利用他做一個證人，他的言語狀態，却很足以感動人的。我道但那加而休要利用他去證明什麼呢？他說道：這很容易知道的。你如果在各件事上逐步推想，當然使不難知道這件事的內容。我忽然說道：我明白了，那個人也許要利用他做一個時間的證人。福爾摩斯跳起來道：着啊，華生，他當真是需要一個時間證人。現在就姑且假定那惠司的拉屋中所謂的主僕三人，實在都是同黨。他們蓄意要謀成一件事，並且必須要在昨天晚上一點鐘以前動手的，他們就預先把那鐘的針撥快了，所以哀格爾歸睡的時候，他還自以為已十一點鐘，其實却很早呢？因此推想，可見加而休到他的房門口去告訴他，現在已經一點鐘了，實際上却至多還沒有過十二點鐘呢。假使說加而休趁那個當口，出去幹了些什麼事的話，祇要在一點鐘前完成回來。那麼，事後即使發作了，却有那個哀格爾替他宣誓作證，證明他當一點鐘以前實在屋中，那不是一種強力的保障麼？我道：不錯，不錯，我也明白的。但別的兩個人又爲什麼而失蹤的呢？福爾摩斯道：我還沒有明白全部的事實，故還不能去逐節解說，不過我也不能相信這案中有什麼特殊的難點。現在我們所得的事實有限，因此我們的理想，自然也應

當有一個限度了。假使你硬把事實牽引進去，勉強湊合你的理想，那你就不要走到迷途上去了。我點點頭，繼續又問道：那麼。你剛才說那祕信也包含在你的理解中的。那怎樣解說呢？他道：那信上說我們的顏色是錄和白，這很像賽馬場中的說話。錄開，白合，這分明是一種暗記號。大樓梯上第一層，右邊第七個綠布門帘，這分明就是一種男女的祕密約會。我以為這事情的內幕，或者有着一個嫉妬的丈夫，並且這事還含着些冒險性質，但臨末後的火速字樣使就可以知道的。至於那個D字，不消說就是那個引綫的人了。我又發問道：那男子既是西班牙人，那女子也許是同種吧！我以為西班牙婦女的名字，有D字起頭的，要算投洛而地方最普通了。我的朋友笑着說，華生，你的推想很是，但和事實未必能相合吧！你想一個西班牙的女子；如果寫信給一個西班牙的男子，當然要用西班牙文了。但那封信却是英文的。可見寫信的是一個英國人了。現在我們姑且耐一下性子，等那個皮納司回來了再說吧！但在我們空閑無聊的當兒，忽然發生了這件事實，使我們有幾小時的消磨，那也不能不算是我們的幸運！華生，你以為如何。

雷皮納司回來以前，福爾摩斯已得到了一個回電。福爾摩斯拆開來，讀了一遍，正要把電紙藏進日記冊裏去，忽見我渴望著要瞧的臉色，便笑了一笑，於是就將電報授給我。那回電上面是一張許多姓名住址的單子。

哈林白貴族，住定克兒。

弗立德爵士，住沃斯吸塔。

密司脫海納史住盤代衛。

密司脫衛立姆，住福墩老廳。

密司脫亨特生，住三角屋。

教士斯東住華士林街。

我看完了，福爾摩斯便道：這一種調查，可以使我們的探索，有三個範圍。我以爲皮納司的頭腦很清楚，他大概也已想到這一着了。我道我却還不很明瞭。福爾摩斯道：我來告訴你。我們起先已擬定加而休在晚餐時接得的那張紙條，是一種很秘密的約會，或者甚致於是一種男女的幽會。現在試讀那張字條中大樓梯第一層，第七扇門的句子，可見那幽會的地點，一定是一宅很廣大

的屋子。通信的人恐怕赴約會人走錯路，所以寫得這樣清楚。據勢推想，那屋子一定就在歐軒境內，相距至多也不過一二哩路吧了。因為加而休既然預先安排了時間的證人，準備在一點鐘前要料理完畢，回到惠司的拉屋中，以免事後的嫌疑，便可知地點的距離，決不會絕對過遠。但在歐軒境內的大屋，沒有幾宅，所以打電報去給哀格爾告訴我的那個房產經理人，請他把附近大屋中的住戶開一張單子來給我。這就是他的回電。我已經能料定這案中的那個不知誰何的關係人，大概就是這幾個姓名中的一個吧！

那天相近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同着稽查員皮納司一同到了休雷州的歐軒村裏。福爾摩斯和我都帶了宿夜的東西，就在一家叫做波而的小客寓中住下。佈置完畢後，我就和皮納司一同往惠司的拉屋。那是一個寒冷而又黑暗的黃昏，尖風細雨。一路送着我們向那悲慘的空屋進行。我們走了約摸有兩哩光景，就到一扇高大的木門面前，門裏面有着一條暗朦的曲徑，我們循徑而進，直達一宅黑暗的低屋。那屋的左面的窗中露出一絲的微光。皮納司道：這裏已經派有一個警士守着，讓我來敲他的窗。他走過了草地，就伸手去玻璃上彈了兩下。

我從霧氣迷濛的玻璃上瞧去，見一個坐在火爐旁邊的男子，從椅子上面直跳了起來，同時室中發出一個銳利的呼聲，便見一個臉色灰白而呼吸急促的警士開門出來，在他顫動的手中，還執着一枝蠟燭。皮納司忙問道：華而脫，什麼事呀？那警士將手巾抹着他的額角，又呼了一口長氣，好像表示他這時才稍稍的安心了。他道：先生，你們來了很好！這是一個很長的黃昏，我怕我的神經再支撐不住了。皮納司道：什麼？你爲什麼竟如此的恐怖？他道：先生，須知這裏很是冷靜，那廚房中又有那奇怪的東西，故而當你在外面敲窗的時候，我以爲那東西又重新的出來了，皮納司道：什麼東西重新來了呀？他道：先生，那是一個鬼，就在這扇窗外。皮納司道：什麼樣的鬼？並且在什麼時候呢？他答道：約摸有兩個鐘頭以前。那時天色正漸漸兒的暗了，我坐在椅中閱書，不覺有什麼東西，竟使我抑起來瞧視。忽見那下面的一塊玻璃上，顯出了一個面孔。唉！先生，這是一個怎樣可怖的面孔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夢哩。皮納司道：哦！哦！華而脫這樣的話，可是當警士的說得出的麼？他答道：先生，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但那東西實在很使我吃驚，我也不用諱祕。那東西的顏

色，非黑非白，我簡直的形容不出來。正像一塊黑色的爛泥，攪和了些牛乳在裏面。至於面孔的大小，足有你的兩倍。那兩隻眼睛大而圓黑，兩行白色的牙齒，又像一隻飢餓的野獸。先生！我老實說，當我瞧見這面孔的時候，身體都不能動彈了，呼吸也差不多停止，直到那東西霎時不見，我才走出門口來瞧。謝謝上帝，他已經完全沒有了影蹤了！皮納司道：華而脫我若不知道你平素的品行不錯，在這一件事上，少不得要定你的處分。那東西即使是一個鬼怪；但心警士的既沒有將他捉住，怎麼還說得出謝謝上帝呢？我想這件事不一定是你行經上的幻覺罷？福爾摩斯插嘴道：這一點不必多問，很容易解決的。說着，他取出懷中的電筒，在草上照了一回，便道：不錯，這裏當真有一個人來過的。那人穿一雙十二號的大皮鞋，若從這腳的大小上推想，那人的身體，也一定也是很偉大的。皮納司道：那麼，他後來又往那裏去的呢？福爾摩斯道：他似乎從那曲徑旁邊的小樹中，穿到官道上去的。皮納司沉吟了一下，便道：無論這個人是誰，和他到這裏來有什麼目的，此刻既已逃去，我們不妨就先把更緊要的東西來察勘一下。密司忒福爾摩斯，我來引導罷。

那屋中的臥室和坐室中，似都沒有仔細察驗的必要。瞧那室中的各種器具和零星的東西，顯見那住戶逃走的時候，並沒有帶着什麼東西。室中留着許多的衣服，衣上都附着麥克司公司的商標。皮納司已經發電問過，據衣公司裏的人說，祇知他是一個不計價格的闊客，此外却不知他的底細，那零星東西中，有幾隻烟斗，幾本小說，內中兩本是西班牙文的，還有一枝古式的手槍，和一隻手琴，一隻六弦琴。皮納司執着蠟燭，一間一間的領我們察勘，說道：這些都是沒有關係的。密司忒福爾摩斯，現在請你注意這一間廚房罷。那廚房的正屋後面，非常的幽暗，一角有一條草席，分明是那廚子的臥處。伙食檯上堆滿了殘餘的食物和用過的盆碟，這就是上夜晚餐的成績。皮納司道：請瞧瞧這一個，你以為是什麼東西？他把臘燭照在那伙食檯的後面，便發見了一個奇怪的東西。那東西縮縮而枯萎，一時竟瞧不出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初看好像是一種黑革製成的人形，以為是黑種人用香料保存的嬰孩；但仔細地一瞧却又像一隻古代的猴子，末後我到底懷疑，這究竟是人類還是獸類。那怪物的中部，還繞着一串白色的介壳。福爾摩斯在那怪物上瞧了一回，連聲道：這真是很有趣

的，——很有趣的！還有別的東西麼？皮納司又領我們到一隻污水桶前。他的蠟燭再一照，便見桶中有着一隻白鳥的骨骼和翅翼，骨骼上還附着羽毛，似在活的時候撕殺的。福爾摩斯把鳥嘴下面的垂肉察驗了一下。他道：這是一隻白磁雞，真是怪有趣的。這的確是一件奇異的案子；但皮納司又舉示出幾種更奇怪的東西。他從污水桶的低下，取出一隻鉛桶，桶中却盛了許多的血液，又從罌子下面，取出一隻瓷盆，盆裏另有一堆小塊的焦骨。皮納司道：這可見有什麼東西已經被殺，又有什麼東西被人燒過。這焦骨是我們從火裏取來的，今天早晨，已經一個醫生驗過，據說不是人類的骨殖。福爾摩斯含着笑容，又搓着他的兩手。他道：密司脫皮納司，我向你道喜，你竟能經手這一件有趣味的案子。

皮納司的眼光閃了一閃，似很快樂的一般。他道：密司脫福爾摩斯，你的話很是。這樣的案子，固然是一種難得的機會，我很希望我能夠勝任；但這些焦骨，又怎樣的解說呢？福爾摩斯道：我以為這是小羊的骨。皮納司道：那白雄雞呢？福爾摩斯道：這是非常奇怪的，我還不能回答。皮納司道：正是，



先生，這實在再奇怪沒有了；但瞧這屋子裏幾個人的種種舉動，也可以把他們稱做怪人。現在四人之中一人已死，可就是那兩個同伴殺死他的麼？如果如此，各處的海口上都已派人守候，他們也決計逃不出我們的掌握。不過據我的意見，很不以為然。福爾摩斯道：那麼，你可有什麼理想麼？皮納斯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果然有一種意見的，但這一着我準備自己動手，此刻還不便宣布。須知你的名譽已經成立了，我也很想利用這一次的機會，揚揚我的微名。故而我以為必須要等我獨立辦成以後，才能夠把這裏面的真相宣布出來。福爾摩斯縱聲大笑。說道：稽查先生，很好，很好。我們儘可分道揚鑣。你走你的路，我幹我的事；但我的偵查的結果，決不自秘的，你假使願意來問我，我仍可竭力的奉告。現在這屋中的情形，我已不必再瞧。我的時間，別處尚有需用。祝你成功。再見罷！

我從各方面留意觀察，覺得福爾摩斯對於這件奇怪的案子，偵索不遺餘力。他那時仍舊保守着老脾氣，絕口不提這事。我祇從他舉動狀態上揣測，知道他正全神貫注。我也並不發問，因為知道他如果要需用我的助力，到了適當

的時期，自然會和我說明的。我若在他運恩的當兒發什麼無爲的問句，那祇是打擾他的思緒，與案事無益，我當然不敢冒昧嘗試的。因此之故，我祇得耐着性子的等待他，可是我們在村中過了幾天，却又不見他有着什麼顯着的進行，不禁使我發生了失望的感想。有一天的早晨，我知道他到過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院裏去過的。除此以外，他祇是一個人在外面閒行，有時或談論些村中的野話。他說道：華生，你確信你如果在鄉村中住上一個星期，那一定與你是很有益處的。你見了那樹上的嫩枝，和圃中的新蔬，發出了嫩綠的顏色，想必覺得非常的有趣。你若隨身帶了一把鐵鍬，一隻鉛匣，和一本初步的植物學書，那就儘夠你消磨幾天了。他說着，就把他自己所搜集的植物標本，取出來給我賞鑒。其實他所搜集的，祇是有限的幾種，並不足以做人的。我們在村中閒行的時候，有時也順便去瞧瞧稽查員皮納司。他見我們時，他的肥大紅色的面孔，和小而銳厲的眼睛，時時顯出了一種笑容；但對於那件案子，他也絕不講，從他的口氣度猜，似乎他的進行是非常的順利。誰知在五天以後，我無意中得到了一件的消息，使我吃驚不小；因為那天的晨報上，登着大號字的標題道：歐

軒兇案的破獲，一個嫌疑兇手已經捉住。福爾摩斯一聽我讀出了這個題目，忽從椅子上直跳了起來，好似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他驚呼道：「哎喲，你可是說這案子已被皮納司破獲了麼？我答道：「當然是他。接着就念下面紀載：

昨天的晚上，那加而休兇案的嫌疑兇手被捕的消息一經傳開，很引起了附近的居民的驚喜。讀者諒必記得自從密司脫加而休的屍首在沃斯吸的地方發現以後，大家都很盼望那案子的迅速解決；但他的僕人和廚子既已連夜的逃走了，一時也實在無從的着手。當時據一般人的料想，死者也許藏着重價的東西，那兩個僕人因財起意，就將他謀殺了。據稽查員皮納司他對於偵探此案，人不遺餘力。據他的意料，那二人逃走，不會遠颺的，必在他們事前預備着的附近地方。因此，當時便預料這案子是不難破獲；因為那逃走的廚子，曾經有見他特殊的面貌，臉闊而色黃，眼睛圓大，正和黑種人相像。並且事情發生以後，他冒險到過屋中，也曾被華而脫警士瞧見。稽查員皮納司料定那人所以重來，一定有某種緣故；但一次既沒有如願，第二次也許他為再來。他特地把看守屋子的警士撤去了，另外叫一個人伏在樹叢中間。昨天的晚上，那廚子果真

自己投進網來，就被那守伏的警士唐梟捉住；但當捕捉他的時候，那警士被廚子咬傷了好幾處，也顯得那人的兇殘了。現在這犯人因着警察的要求，暫時還拘押候審；但因他的捕獲，案事上必有重大的發展，那是可以預料的。

福爾摩斯等我讀完，疾忙取了帽子，叫我道：華生，我們應立刻去見見皮納司。快一些兒，他此刻大概還沒有出門呢。接着，我們就從客寓中急急出外，走過了幾條村路，奔到皮納司的寓屋門前，果見他剛要出來。他先問道：密司脫福爾摩斯，你已見過今天的報紙麼？說着，把手中的報紙舉示我們。福爾摩斯道：皮納司，我已見過了；但我此刻如果進一句友誼的忠告，請你不要見怪。皮納司道：密司脫福爾摩斯，你有什麼忠告我？福爾摩斯道：我在這件案上，曾經下過了一番的研究，覺得你所進行的路，並不是一條正路。所以你如果還沒有確信，我勸你不要固執着這一個成見。皮納司道：密司脫福爾摩斯，這是你的好意。福爾摩斯道：我老實說，我說這話，祇爲着你的利益起見。我這時默察皮納司的容色，似乎很不以爲然的一般。他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們曾經說過，我們倆各走各路。這就是我走的路啊！福爾摩斯道：那很

好；但你以後不要抱怨我。皮納司道：先生，我決不會怨你。我也相信你是好意；但我們各有各的方法，你有你自己的路線，我也許有我的方針。福爾摩斯道：那麼，我們不必再說了。皮納司道：但你如果要知道我捉到那僕人的消息，我也很是歡迎的。這個人真是一個蠻子，兇猛得像魔鬼一般，當動手的時候，警士唐梟大姆指幾乎被他咬落。他不會說英國語，並且除了呻吟以外，不作一聲。福爾摩斯道：那麼，你想你已有了證據，可以證實他謀殺他的主人麼？皮納司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沒有這樣說過。我們彼此各有見解。你照着你的理想進行，我也照着我自己的理想，這是我們當初所約定的。於是我們就和他分離。福爾摩斯聳着肩膀說道：我真勸他不醒，他此刻真像在懸崖上馳馬。現在我祇能照着他的話，各走各路，等待那最後的結局；皮納司究竟抱着什麼成見，我還不能完全的了解。

我們回到客寓以後，福爾摩斯又向我道：華生。你坐下來。我要把這件事和你討論一下。因為今天晚上，我也許要借你的助力。現在我姑且依着這案子進行程序來說給你聽。第一步，應當着眼在加而休臨死前得到那張字條，却決

不可信從皮納司的意見，以為那兩個僕人和這兇案是有關係的，我們起先既已假定那史高脫哀格爾所以往惠司的拉屋裏去，本是加而休誘騙他去的。並且所以騙他的緣故，就是要想叫他做一個時間的證人。那麼，可知加而休實在是一個主動的人。至於他主動的計劃，不消說是含犯罪性質的，否則也用不到時間的證人了；但就在實施他的計劃的晚上，他自己却竟送了性命。他是被什麼人殺死的呢？就情勢而論，大概就是加而休計劃中所欲甘心的那個人了。現在我們再推想加而休的僕人，為什麼要想逃走呢？因為他們起先本是通同着幹那件秘密勾當的。如果那計劃能夠成功，加而休也能安然的回去，這樣事後的嫌疑，既然有那英國人哀格爾替他作證，他們自然都可以高枕無憂了；但那計劃明明是冒險的，假使加而休到了某時候還不曾回去，那便可知他自己的性命反因此喪失了。為着這一層理由，他們一定預備了一種的地方，以便萬一失敗了，那兩個僕人也可以暫時的藏匿一下，不為警探們所得，等那時機一到，重新再進行他們的計劃。華生，你想這一種計劃可近情的麼？這一件複雜祕幻的案子，這時果然已頭頭是道。我因私的詫異，早些兒我自己怎麼弄不清楚。

我問道：但是那個廚子爲什麼再回去呢？福爾摩斯道：這大概因着他們忽促逃遁的當兒，遺留了什麼重價或不能捨棄的東西。故而重新的回去。你以爲對麼？我道：唉！第二步又怎麼樣呢？他道：第二步再從那字條的本身來着想。那人寫了一張字條給加而休，顯見是加而休的同黨，並且從那字條上的語氣來推測，那同黨就和加而休的敵手是同在一處的，我們起先已料定敵手的地點，一定就在那幾宅的大屋之中。我前幾天在村中閒行，一面收集植物的標本，一面順便探聽這許多大屋中的住戶的歷史。內中有一宅三角屋，和發案的地點沃爾吸塔相距不過半哩路。那屋中的主人，名叫亨特生，他的歷史比較別的大屋中的住戶古怪而祕密得多。有了這一種的怪人，自然可以發生怪事了，所以我特別注意他一家的情形。華生，那個人實在很奇怪的。我曾經託故和他見過面。他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人，頭髮已帶些灰色，但仍矯健活潑，走路時像屍，談話的氣慨却又像專制國的皇帝。總而言之，他的一切狀態，都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非常凶暴的人。他的深陷的眼睛。也精於觀察，因我和他一見而後，他似乎已瞧破我有了什麼的用意。他是一個外國人，或是久居於熱帶地方的，

因爲他的肌膚粗黑而厚，和尋常的人不同。他有一個兼做書記的朋友，名叫羅凱司，也明明不是英國人，皮膚像巧克力色，說話時很善於假意殷勤，顯得他是非常的狡黠伶俐。華生，你想那惠司的拉的屋中主僕三人，既然都是外國人，這兩個也是別國的僑民，這裏面的關節，不是又接近一步了麼？

這兩個男子，彼此很是莫逆的，也就是那三角屋中的中心人物。此外還有一個人，對於這件事的關係，也許更加的重要。原來亨特生有兩個女兒，一個是十三歲，一個是十一歲，這兩個女孩子有一個保姆，名叫密司鮑尼姐。伊是一個英國女子，年紀約摸有四十歲，還有一個心腹的男僕，也時常追隨着亨特生的左右。這幾個人組成了一個家庭，每逢亨特生遊行各處，他們總是合隊同行的。那亨特生可稱是個大旅行家，一年前他本住在別處，直到前幾個星期，方才回來的。他很富有；故而他不論有什麼的意念，憑着他的金錢能力，都可以使他滿足。除此以外，他還有許多男僕女僕和看門人等，也足以證明他的富豪。這些事我一半從村人們嘴裏探聽出來的，一半靠自己的觀察。你當知若從一個因失歡而被辭歇的僕人口中探聽真相，那是一種最簡捷的方法。皮納司



說過，我們各有各的方法，這話着實不錯。我依着我的計劃，果真尋得了一個被辭退的園丁。他名叫奎納。爲了觸了亨特生的怒而被逐的，因此他非常恨他的舊主。他有幾個同事，雖然至今仍在三角屋中服役着，但對於他們的主人，却個個是畏懼而怨恨的，我利用着奎納，才探得了種種的祕聞，那實在是僥倖的。他們屋中的情形，也奇怪得很。那三角屋是分開做兩部分的。然剛才所說的那幾個人，住在一宅，其餘的僕人，都住在別宅。除了亨特生的那個親信僕人，每天往來送飯以外，兩方面差不多是彼此隔絕的。在兩宅屋子的中間，有一扇門爲界，各種事情，都在這門口裏交授接洽。那兩個女孩子和保姆，平日也祇在園中閒步，輕易是不出大門的。亨特生也絕對不一個人獨行，那黑臉的書記，好像是他的影子，時常的跟來跟去。據奎納說，亨特生所以如此，分明是怕什麼人。他道：他的金錢的來源，一定不是正當的，所以他刻刻怕有什麼債主來和他算帳；但他們倆究竟是什麼樣人，又從那裏來的，却沒有一個人知道，祇知道他們委實是兩個惡魔。因爲亨特生曾好幾次把狗的鞭子鞭打那鄉人，雖因着他金錢的勢力，到底沒有涉過訟；但這也足以他的蠻橫了。

學生，現在我們先把這種情形和那案情來參證一下罷。我以為那張字條，一定是從那三角屋中發出來的，暗通消息給加而休，以便他實施他預定的計劃。這條是誰寫的呢？那字的筆跡是一個女子，但屋中除了那保姆密司鮑尼坦外，還有那一個女子呢？所以從現狀來推測，我們不得不假定寫信的就是這個女子。不過我起先料想這裏面或有戀愛關係。現在從密司鮑尼坦的年齡和品行上着想，這當然已不成問題的了。

我們再進一步推想，假使寫信的果真是伊，那不清說伊一定和加而休有交誼的了。那麼，伊既聽得了加而休的死耗，又將怎麼樣呢？伊雖然知道加而休必因計劃失敗而被害，伊為本身的利害計，一時也不敢聲張；但伊對於那殺死加而休的人，一定有銜恨和報復的心思，我們如果和這女子接近，不是也很足利用麼？我當初本有這個思想，誰知竟使我失望了。原來從那發案一夜以後，沒有一個人見過密司鮑尼坦，伊是否還活着麼？或是伊在加而休被殺的晚上，也遭了同樣的結果麼？或是伊此刻祇是被人拘禁着，還沒有性命的危險麼？華生，你現在應當明白我們所處的地位了。我們的理想，雖然自問很是切合，但

在法律上，還沒有充分的根據，勢不能就去請求逮捕狀。這女子的不見，雖有喪失生命的可能，但像這樣的人家，屋中人離去了一二星期，原是常有的事，也不能就此證明他們有犯罪的行爲。故而這幾天來，我不能有什麼具體的進行，祇派了那園丁奎納，悄悄在那三角屋的門外守候着，靜待發展的時機。不過這種情景，不能再繼續下去，如果法律上還不能有正式的舉動，我們祇能冒一冒險了。我道：你有什麼方法呢？福爾摩斯道：我已知道了伊的臥室的部份。若使上了那外屋的屋頂，便可以通達進去。我正想今天晚上，和你二人親身的去偵探一下子，或者就可以解決這一件的祕案。這種計劃我不能不承認是冒險的。那大屋中既然住着這樣奇怪的住戶，差不多隨處伏着危機，空氣中也似充滿了謀殺的意味。沒有確切的證據，却要憑空去冒險，一經回想，不能不使我的勇氣減退了幾分。可是福爾摩斯的意志非常的堅決，他既定意要幹，又需求我的助力。無論如何，我勢不能夠畏難退縮。因據他的料想，祇有這一條路可以解決。我們自然不能不冒險的嘗試一下了；但我們倆雖已商量妥當，忽而臨時發生了一件事情，竟使我們預定的計劃完全的變更。當那天傍晚在五點

鐘光景，蒼蒼的暮色，正自籠罩天空，忽見有一個鄉人，慌慌忙忙的走進了我們的寓室裏來。那人道：密司脫福爾摩斯，他們走了，他們都趁末班車走的。那位姑娘在中途逃脫，我將伊接到車中，此刻已在樓下哩。福爾摩斯驚喜道，奎納，好啊！華生，我們的理想，一部分已經證實了，去全部的結束，也更近一步了。

那客寓外面的一部馬車中，果真有一個女子，但因着受驚過度而已昏過去了。一瞧伊灰敗而暗淡的顏色，便知伊已飽受了驚恐。伊的頭沒生氣似的垂在胸口，等到仰起來時，張着呆木的眼睛，向我們瞧視着。我見伊的眼球上有幾粒黑點，知道伊已中了鴉片烟毒。那園丁奎納解說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依着你的說話，守在門外，今天午後，忽見有一部馬車出來，我就跟在後面，直到了車站，伊那時本似醒非醒，但到了車站以後，他們硬將伊送進火車裏去，伊忽似回復了神志，竭力的掙扎着，便從他們的手中逃了出來，我急急的迎上去接伊，將伊送進了我的車子，接着就一直的送到這裏，但當我接引伊的時候，那裏面可怖的魔星，明明是瞧見我的。他此後如果得志，我的性命，就再

沒有幾年活了。我們將伊扶到了樓上，先使伊坐在一隻沙發上，又灌了兩杯濃咖啡，解除伊醉麻的藥力。皮納司因着福爾摩斯的通知，這時也已到場。我們就把經過的情形說給他聽。皮納司很熱誠的和我的朋友握了一握手，說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恭喜你，你竟已先得到了我所要的證據。須知我和你本走在一條路上啊！福爾摩斯驚道：什麼！你也着跟在亨特生身上麼？皮納司道：原是啊。當你匍伏在三角屋門前的小樹中時，我却就伏在距離較遠的一棵大樹上。我們倆的目的既然相同，所爭的祇在誰先得到證據罷了。福爾摩斯道：那麼，你又爲着什麼把那個廚子捉住呢？皮納司咳了一聲乾嗽。他道：我確信那個自稱亨特生的，已知道他自已處於嫌疑的地位。所以他若不確信他本身的安全，決不敢輕意有什麼舉動的。我所以捉錯那個廚子。無非想借此使他信我們已走了錯路。那時他必以爲險境已過，也許要脫身遠颺。我們也可以乘機得到這一位密司脫鮑尼坦了。福爾摩斯舉手拍着那偵探的肩膊。說道：你真是一個有腦子的人，我道：你的地位，不久就可以升高的。皮納司漲紅了臉，似很得意。他又道：我派了一個便衣偵探在火車站上守候，已經有一星期了。我曾囑

吩咐他如果看三角屋中的人們出去了，他便應悄悄的跟蹤。但當密司鮑尼姐在車站上脫身的當兒，他一定是分身不開的，故而被你所派守的人接進了車子去。現在伊既到了這裏，我們的工作，一部分總算完成了。此刻不要耽擱，快叫伊直供出來，以便我們進行第二步的計劃。須知我們若沒有伊的證實，還不能夠動手逮捕呢！

福爾摩斯瞧着那保姆說道：伊漸漸兒在那裏醒轉來了。皮納司，但那個亨特生究竟是誰，你可知道麼？皮納司答道：他從前本名牟列拉，人家却稱他聖比得路的虎。福爾摩斯道：唉！聖比得路的虎！我一聽了這個名字，他的歷史便立時的在我腦室中湧現了出來。他是一個賢比得路的專制的魔王。當他執政的時候，種種暴政虐迹，在別的號稱文明的國中，從來是沒有見過的。他盤踞了高位，約摸十年或十二年之久，他的名字竟成了美洲中部的唯一的恐怖。後來別國都協力的反對他，他又非常的狡猾，一得了風聲，便悄悄把他的所有，交給他的心腹們運到了船上。等到第二天，那反對軍隊進宮的時候，他和他的書記兒女們和所有的財寶，早已逃避一空。從那時以後，他就隱伏不露，不過

歐洲的新聞紙上，有時還引用他的名字做評論上的例證。皮納司道：他既然在聖比得路握過政權，那聖比得路的旗色，就是綠和白，那字條中所說的相同。他雖變名叫做亨特生，我却追究他的歷史，從巴黎，羅馬，曼特列特，排司陸那等地方偵查了一回，才知在那一八八六的一年，他的私逃的船，就在排司陸那進口的。有許許多人都恨他刺骨，故而四處找尋他的下落，預備復仇。直到這時，他才被他們尋着了。這時密司鮑尼坦已完全的清醒。聽了皮納司的說話，便接嘴道：他們在一年前已尋到他了。他已被人們暗殺過一次；但他似有什麼魔鬼掩護着的一般，竟沒有命中。這一回又有那勇敢的加而休第二次的嘗試，又不幸反而送了性命，這魔王却仍逍遙自在；但死了一個，一定還有人繼續而來，我敢說無論如何，他總有受公道裁判的一天。伊且說且把兩隻瘦弱的手握着拳頭，憔悴的臉上，也顯出怨恨的顏色。福爾摩斯問道：密司鮑尼坦：但你怎麼會牽涉進去的呢？你是一個英國人，為什麼竟也預分這件謀殺勾當呢？伊道：我爲着那人實在太殘忍了，除非我從中幫助一臂，再沒有方法可以使他受公道的裁判。你想他在許多年前，曾流過人家無量的血，又搜刮了許多

民脂民膏，供他一人的享用，英國的法律，可能奈何他麼？你們雖也知道他是一個作惡的暴徒，但好比隔岸觀火，比不得我們身受目擊的深切銜惡。所以照我想來，這個殺人的魔王牟列拉，一天不伏天誅，那些受害的人的怨氣，一天也不出，我覺得我的生活，也就一天的不能平安。

福爾摩斯道：「他果真是一個萬惡的暴徒，但你怎麼會到他家裏去服務的呢？伊答道：我來告訴你們，他是一個天性好殺的人，凡見了優越的人才，深恐將來和他作對，他必設計將那人殺死，方才安心。我的丈夫都來奴——那也就是我的真姓名——本是出使倫敦的聖比特路使臣。我在倫敦和他相見以後，不久便即結婚，他是一個正直有道的男子，不料這正直的名聲，傳進了牟列拉的耳朵，便託故召他回去，頓時將他殺死。當我丈夫應召以前，似已預知他的命運，所以他不肯帶我一同回去。接着，他的家庭也被那魔王吞沒了，我就成了一個零丁傷心的寡婦。後來那魔王的地位傾覆，私下逃走出去；但那些被害的人，身受了殺父滅親的慘痛，還不願就此甘休。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約定不把那魔王撲滅，決不能散。我也是團體中的一分子，後來查出了他已變名叫



做亨特生，我就故意投身到他的家裏，預備給黨人們暗通消息，做一個內應。我做了他家的保姆，天天和他共桌而食，他却完全不知道我就是他所害死的人的妻子，我外貌上並不顯露，對於他的兩個女兒，也很小心服伺。當我們在巴黎的時候，得到了一個機會，黨人們就第一次動手。雖不幸失敗，他却仍不疑我。接着，我又跟他在歐洲兜了一個圈子，想借此避去黨人們的跟蹤。末後，就逃到了這裏，原來當他第一次到英國的時候，就購買了這一宅屋子，以備隨時藏身的用；但在這個地方，也早有那公道裁判的執行人等候着他。加而休本是一個聖比特路貴顯的兒子。另外還有兩個同伴，同樣抱着報復的思想。他們在這裏等候了好久，那牟列拉果然回來了。但他日間並不出外，即使閑步。也必有那個羅凱司跟隨在旁。夜裏他是獨宿的，比較容易下手。後來我們選定了一個日期，知道他在某天晚上，要宿在某一室中，因他平時息息防備，他的臥室也不時的更換。我一面準備通一個消息給加而休，一面又預備把大門開了，再在窗口裏裝設一種綠或白的燈光，以便暗示加而休是否可以動手。不幸這計劃忽而中變。那時我的舉動不無有些兒驚惶不定，竟因此引起了羅凱司的

疑心。當我正得寫那張字條的當兒，他掩到我的背後，把我捉住。接着那牟列拉和他的書記二人，將我嚴刑拷打。起先要將我處死，後來覺得不妥，就強制我說出加而休的地址。那時羅凱司扭着我的手臂，我痛澈心肺，就據實的說明。然假使我知道他們要這樣殘害加而休，那我寧願聽我的手臂扭斷了。羅凱司就在那字條外面開了住址，又把他的袖口鈕子，在火漆上印了一下，隨即叫一個僕人送出。他們後來怎樣將加而休處死，我也不知道；但這一定是牟列拉親自動手的，因自從寄信以後，那羅凱司始終監守着我，沒有離開。我記得他起初曾商量讓加而休自己進去，然後把他當做一個盜賊，當場殺死。後來他們又覺得不妥，深恐發案以後，不得不到公堂上去對質，這樣，他們姓名一經公布，對於他們的本身，越發危險了。所以就定意伏在屋外的樹叢中，等加而休走過的時候，乘間落手。這樣一來。他們以為可以殺一做百，他們此後的性命，也可以比較的安全了。

他們種種的設備，固然是十二分周密的，不過還有我一個活口，明明知道他們的真相。他們雖不敢直接把我處死；但把種種恐嚇和慘酷的舉動來對待

我，似乎要借此使我的神經發生變象，成功一個瘋人。你們試瞧我身上的各處的刀傷。嘴裏也痛得厲害，因我曾在窗口裏呼喊過一次曾被他們強塞過東西。我被他們拘禁了五天，不但受苦，還沒有吃飽，委實是再不能支持了。可是今天午膳的時分，他們忽給我一頓豐盛的午餐。等到吃過飯後，我才知已中了他們的蒙藥。我的神志既昏，便聽他們擺佈。等到上火車的當兒，我忽而驚醒，從他們手中脫逃，但我若沒有這位好人幫助，我的體力既不能使我遠逃，不消說仍舊要被他們捉住的。唉！謝謝上帝，我此刻已永遠脫了他們的掌握了！我們聽伊說的故事，大家都很出神。等到伊說完，福爾摩斯首先從靜寂中發話。他搖頭道。如此看來，我們的難問題還沒有解決呢。我們的偵探手續，雖已完畢；但法律的問題，還不容易解釋。我道：是啊！他雖然犯了種種的罪案，但除了這一件事外，在法律上都不能成罪。就論這一件案子，他若使請一個狡猾而不德的律師，也可以把自衛而殺人的理由替他辯護過去。皮納司却很滿意的說道：我以爲我們的法律，決不會使他漏網的。須知他明明是設計誘騙而殺人的。不能和自衛的舉動一例而論。我深信我們祇須把他捉住，斷不會再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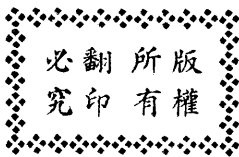
自由的。

那車列拉的機詐，果然迥異尋常，這一次當真沒有伏罪。他和同伴在半路上進了一所屋子，同時從後門逃走。竟把那跟蹤的人賣掉。從此以後，他就不再在英國露面了。六個月後，有一個芒忒爾佛侯爵和他的書記羅里，忽然在曼特列特一個大旅館中被人謀殺了。大家以為這案子是虛無黨的成績，兇手却始終沒有捉住。獮查員皮納司曾經把這個消息帶到我們倍克街的寓裏。他有一張被殺人的照片。那書記的面龐是黑色的，主人也濃眉深目，這明明就是那兩個惡魔。於是我們才知道他們到底受着了公道裁判了。有一天晚上，福爾摩斯啣着烟斗，和我閒談。他道：華生，這真是一件最繁複不過的案子。你如果要記載下來，實在也不容易落筆的。你想這裏面關涉着兩大洲的地方，牽連了兩組，秘密的人物，並且還有我們的忠直的朋友史高脫哀格爾，夾雜在裏面，真可以算得複雜已極了；但這樣彎曲的路徑，因着那皮納司的助力，到底被我們達到了目的地，那也不能不說是僥倖的。現在你對於全案的情節，可還有什麼不明瞭的地方麼？我道：那黑種的廚子爲什麼還要回去呢？福爾摩斯道：我想

他就爲了廚房中的那個怪物。他本是一個聖比特路森林中的一個野蠻人，那怪物或者就是他的崇拜物。當他們從屋中逃到一個預先佈置的地方去匿伏的時候，他的同伴一定勸他不要把那奇怪的東西帶着同逃，所以就留在屋裏；但黑人的迷信心是很深的，他既不忍捨棄，第二次就再冒險回到屋子裏去。那時他見有醫士守着，就重新逃出來了，隔了三天，他又被迷信心所驅使，第三次再去，於是就投進了皮納司的圈套。此外你還有別的疑問麼？我道：那廚房中還有幾件奇怪的東西，例如那撕碎的白雞，鉛桶中的血，和瓷盆中的焦骨等等，又怎樣解釋呢？福爾摩斯却笑了一笑，取出他的記事簿來。他道。一天早晨，我曾經往不列顛博物院中去過，檢查了一回，就在歐格門所著的無屠主義和黑種人的宗教一部書裏，查出了一節記載：那些信從無屠教的人，在顯祭的時候，有種種奇怪的禮節，都是我們所不經見的。最虔敬的禮節，他們竟把人體當作犧牲，祭後便大家分食人肉。但是尋常的祭禮，大概用活撕的白雞和黑羊等物，那羊殺死以後，須把羊骨燒焦，才能供獻。華生，你瞧了這位野心朋友迷信的禮節，你諒必也要用 *profane* 一字來形容他了。福爾摩斯且說且把

日記合攏，又緩緩說道：「我早說過的，這 *protesque* 一字，不但解作奇異，並且和恐怖的意義，也很相近的。」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付印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 特約經售處

福爾摩斯新  
探案大集成

偽幣機關

全二冊 特價國幣四角

選輯者	滄江何可人
校訂者	曲江徐逸如
出版者	梁溪黃俊
發行者	上海偵探小說社
印刷者	上海千頃堂小楷印書館
總代發行所	杭州武林書店 上海新文化書社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大文書局 新書林 廣記書局 經緯書局  
大方書局 東亞書局 教育書局 春明書局  
惜陰書局 國華書局 益新書局 龍虎書店  
合衆書局 啓智書局 百新公司 校經山房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719B





上海书店



1616960